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月世界獵聞

巴特利・摩爾著／林壽祿譯

國語注音

月世界獵聞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1

CAPTIVES OF THE MOON

P. MOOR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譯者：林壽祿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67. 7初版

特價 八十元

1984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第一輯◇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船醫生
4 星際獵奇

◇第二輯◇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第三輯◇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11 鋼鐵都市
12 火星人之謎

◇第四輯◇

13 28000年後的世界
14 從宇宙來的少年
15 四度空間的秘密
16 兩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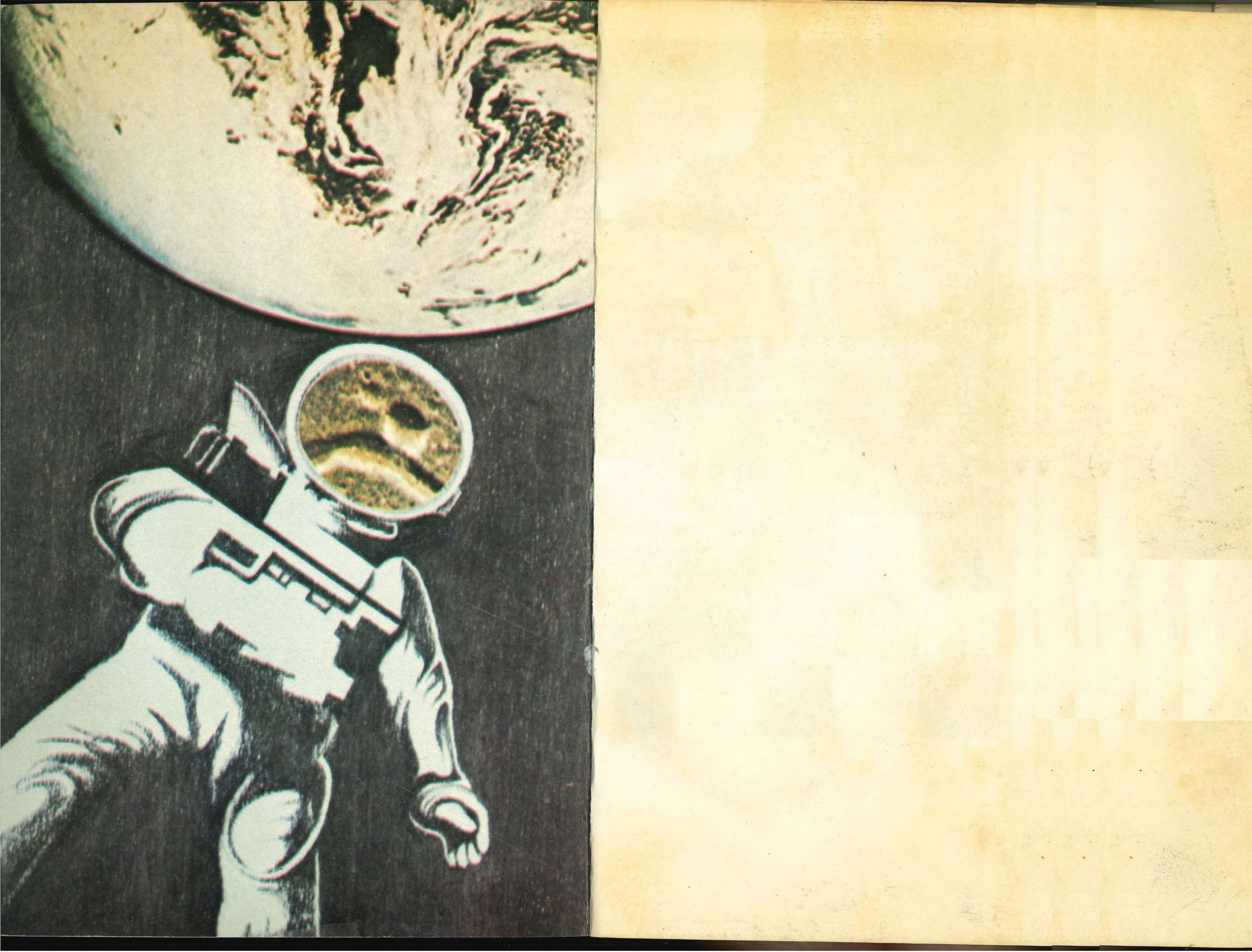
◇第五輯◇

17 恐怖的販賣組織
18 機械人爭奪戰
19 月世界獵聞
20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

二十五開本/道林紙精印

特價[redacted]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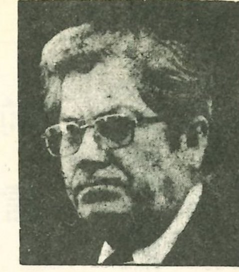
前言

人類幾度成功登陸月球，極想征服月球。可是，不可忘記的是，月球是顆隱藏着幾種秘密的地球衞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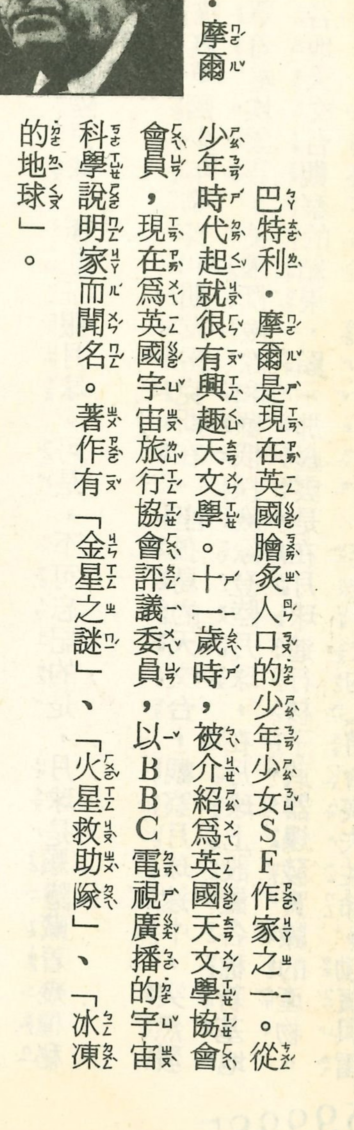
這本故事描寫英國少年勒賓和朋友雷克斯在一座孤島的天文台，觀察月球途中，突然發現月球表面籠罩着塵埃雲彩。美國探險隊和蘇俄探險隊登陸月球，在月球上設置各種新基地，而且在地球各地天文台觀察的結果，顯示那塵雲是在月球進行核子武器爆發實驗的產物。

月球上的塵雲含有多量放射能，若是置之不理，登陸月球的人將會喪失生命。勒賓與雷克斯搭着原子能太空船向月球前進，最後能夠解救他們嗎？

原作者 Patrick Mo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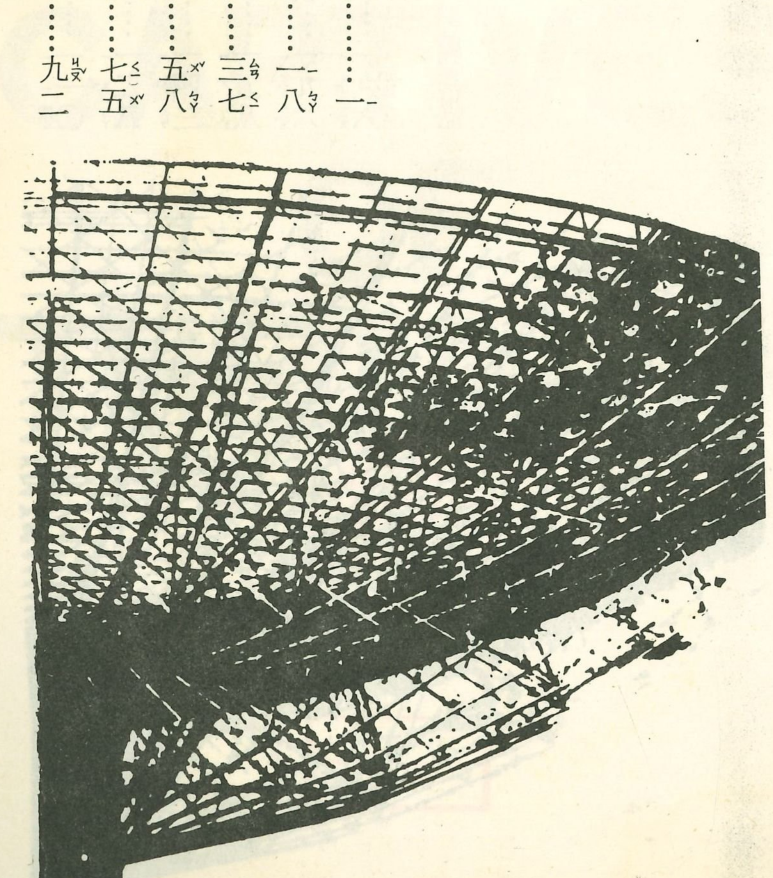


巴特利・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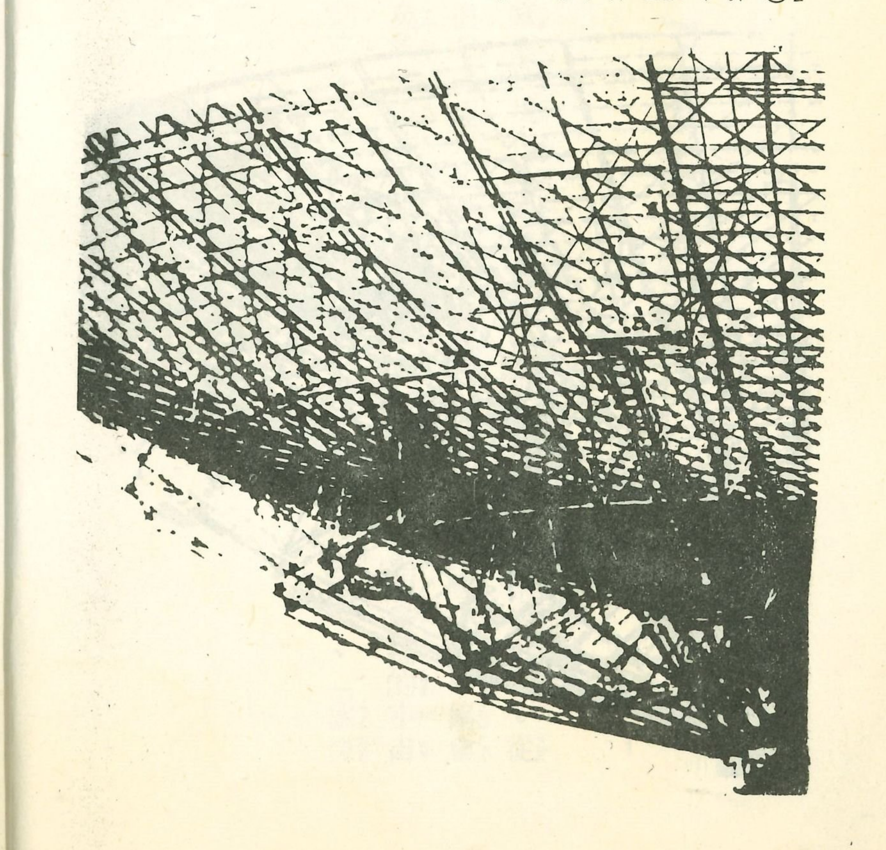
巴特利・摩爾是現在英國膾炙人口的少年少女SF作家之一。從少年時代起就很有興趣天文學。十一歲時，被介紹為英國天文學協會會員，現在為英國宇宙旅行協會評議委員，以BBC電視廣播的宇宙科學說明家而聞名。著作有「金星之謎」、「火星救助隊」、「冰凍的地球」。

目錄



月世界獵聞

CAPTIVES OF THE MOON



孤島的秘密

勒賓・諾斯重新戴好飛行鏡，從駕駛席俯視下方，在三千呎的下方，大西洋海面夕陽普照，尚可遙見英國西南部康瓦爾海岸。勒賓略微看着航空地圖，自言自語道：

「大槽裡尚有足夠燃料，稍爲繞行也無妨。」

勒賓十七歲，個子高，平常很沈着，跟年齡很不相配。

現在已不在學了，一年前，父親因意外事故死亡，他突然長成大人氣息。沒有母親，也沒有兄弟、親戚只有一位年長耳聾的伯父，那伯父也不關心他的事，對他將來前途也不放在心上。

勒賓也不介意，目前也沒有金錢煩惱，政府火箭工學局父親的同事們對他備加照顧。

火箭是將來非常重要的東西。

勒賓決心從事父親所參與的有關火箭的工作，因爲他具有駕駛普通飛機飛行的興趣。

他有如教我駕駛的教官所說：「生來要駕駛雙翼的」男人，非常適合駕駛的工作。他很快就取得了一級執照。

勒賓擁有一架摩斯號輕型飛機，這年夏天可自由飛行。

言歸正傳，勒賓再度查明燃料槽的錶，重新向海上飛去，漸漸地昇高，達到四千呎的高空，大約繞行了二十分鐘，就在英國的海岸線上空消失了。

飛機的情況非常好，他想要是有位跟自己同齡的朋友同乘摩斯號，不知該多好。

勒賓擰細眼睛，用手摸着航空地圖前方不遠，似乎有個島，直徑約一、二哩，呈菱形。

「究竟是甚麼島？」

平常海圖上，這附近是沒有島的，勒賓拿出海圖，再詳細地查看。

確實有了，不過沒有名稱。如此一想，也許是岩石突出海面吧！再降低，好好查查。」

勒賓將摩斯號機頭往下飛行，快速下降，飛機保持水平位置時，已在千呎下，現在已確定是個海島。

海島上到處岩石滿地，岸邊波浪平靜，似乎有人居住。可看到幾間建築物，也可以看到

飛機場和廣濶的平地。

勒賓凝視着，發現一間建築物閃出一道光線。

「甚麼樣的人居住呢？」勒賓呆呆地想着，「到處都分開—想必是最適合畫家或小說家的場所。」

摩斯號沒有無線裝置，勒賓再往下飛，想要看看有沒有人。

不過，他立即打消了念頭，他想島上所居住的人，就像自己的事不讓人知道一樣而在這裡居住。每次降低高度，沒有讓他們驚駭的意思，當然也不是有意的。

勒賓打開調節瓣，想要飛離島上，機頭似乎轉向康瓦爾海岸的飛機場。

那時，飛機引擎突然發出怪音，接着突然停止。

勒賓感到驚訝，不由得大叫起來，出發前，飛機已好好檢查過，該不會發生故障。飛機場的整備員，明明檢查過，勒賓本人也非常明白引擎的事。

燃料還很足夠，像引擎如此突然停止的原因，眞是找不出一個來。但是，現在引擎停了，如此只好被迫降落。被迫在海上降落，必會失掉所喜愛珍貴的飛機。海上平靜，且有橡皮船，應該可安全降落，不過眼看着愛機沈沒，實在不敢忍睹。

勒賓下了決心，只有在島上被迫降落……。

他沈着地計算距離，慢慢下降，飛機場是平滑的平地。勒賓一心一意地採取着陸態勢。轉瞬間，他急劇地下降認爲該可安全地登陸。

「啊！」

勒賓不由得叫着，提心吊膽緊張屏息。他想這島是很緩而且窄小。突然氣流上下震動飛機。

飛行鏡的視線模糊了，費了幾秒寶貴的時間擦拭，比較能夠看清楚些，一看，已經迫近島了。

摩斯號慢慢下降，地面也漸漸接近，輪子觸地時，有種大衝擊的感覺。

咚……。

勒賓屏住氣息，飛機安全停住，他也放下心。

「好了」突然聽到冷諷的聲音，勒賓一靠近，發覺到有位留軍隊式鬍鬚，身體魁偉男人。那男人說：

「出來，好好見個面。」



勒賓離開駕駛室，瞪着大眼睛望着四周，他注意到在飛機場的一端有座建築物，眼前他也注意到三位男人。

現在，那位打招呼的男人隔壁，站着一位獅子鼻，滿是蕎麥皮臉孔的少年，那位少年的紅色頭髮是勒賓有生以來未曾見過的。第三位是具有滑稽眼神，容易親近的男人。

不久，大家都沈默不言，最後勒賓開口說：

「對不起，引擎壞了，本來無意降落這兒的——。」

個子矮壯的男人，粗野地說：

「我們知道你的飛機引擎不行，那是有意的，決不是偶然的。我們不允許鬼鬼祟祟的人在這兒查看，也知道如何處置那種人。不過，你的名字叫甚麼？」

「諾斯。」

勒賓回答後，向前走了一步。

「故意讓我在這兒着陸，多麼可恨，不如讓我落下海上好些！」

「那不是你所關心的，我是陸軍技術局巴勒特上校。你小心些爲善。」

那男人向旁邊的人問道：

「你認爲如何？查達斯。」

「是查達斯先生。」

勒賓驚訝地脫口而出，找着那位男人。

「嗯，那不是諾爾·查達斯博士嗎？父親常常跟我說那人及其事業。」

「這，這……。」

查達斯結結巴巴支吾着。低下頭。

「我的名字比我想像得更爲名聞遐邇。我跟查爾茲·諾斯這位火箭技術家，工作幾個月是事實。不過，我們未曾深談過，也不曾聽說他有兒子。只知道你的父親名字是查爾茲。」

勒賓搖着頭，說道：

「不！是羅連斯。那麼必是其他的人吧？」

查達斯博士莞爾一笑，向着巴勒特上校

「上校，放下手槍吧！那少年沒有說謊，不會上當的。

羅連斯·諾斯是正確的，他眞有男孩子，事實你跟你父親長得一模一樣。」

巴勒特上校，還生氣地說：

「蘇俄人為了偵探這島嶼，派用少年人也有可能的。將他帶進牢房，使他供出罪狀。」

「甚麼！」

蕎麥皮臉的少年說着，梗直地走上前來，注視着勒賓的臉。

「你，不用擔心─上校滿腦子間諜事。我叫雷克斯．雷特梅因。家父是這兒老闆，一點兒也別掛慮。我們大家對間諜的騷擾，業已感到厭煩。」

巴勒特上校吐了唾沫說道：

「別吹牛，我要是父親，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謝謝！還好你不是，去叫家父來。」

蕎麥皮臉的少年，頭也不回地走開，在附近的建築物消失形蹤。還留下的上校，邊吐唾沫邊叫着。

查達斯博士摘下眼鏡，用手帕擦着，另一方面，勒賓也無計可施，只好呆呆地站着。

（間諜？蘇俄人？究竟這是甚麼……。）

勒賓想着大概碰到重大的事了，不過那是甚麼事情呢？使他丈二金剛，摸不着頭緒。那時，查達斯博士開口道：

「依─你所想，我們不是瘋子吧！」

查達斯說着，吃吃地竊笑着，然後繼續說道：

「呀！這兒看起來像是馬戲院的小屋，不過這是我們鄭重其事的。諾斯，你非常像令尊羅連斯。年紀呢？」

「十七歲──十七歲半，打擾你們，對不起。」

勒賓說着，望着肚子還餓的上校。

「你剛才說蘇俄人會送少年人到這島上當間諜，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很不明白。」

於是查達斯博士回答：

「我不相信蘇俄間諜的事，也沒有守秘密的必要。你要是不迷糊的話，當然，我如此相信─你該好好查查。不過，你知道多少令尊的事呢？」

勒賓聳着肩，說道：

「知道一點點，家父通常讓我從事計算或核對的工作，而且經常教我接辦他自己的工作

，不過—他已經死了……。」

勒賓談到這兒，停止不語。

現在，勒賓不希望憶起過去可怕日子的往事。那天，有位悲傷着臉的科學家跑到勒賓的學校，告訴他火箭實驗場爆發，父親猝世的惡耗。

「我在家父的遺物中，找到許多筆記簿和日記帳，而且看完全部，準備牢記在腦中，完成家父想用原子能引擎製造飛翔火箭的終身目標——。」

「確實如此。」

查達斯博士說着，帶着雷克斯和勒賓，走向附近的建築物。巴勒特上校在最後面響着喀喀的皮鞋聲，查達斯博士繼續說道：

「爲和平的原子能開放—是你父親所希望的。相信這決不會徒勞無功，坦白說，你在這特別的時期裡突然由空而降，我並不認爲有何不好。啊！對了，你想見見我們同伴馬克．雷特梅因吧！」

雷特梅因在門口出現，查達斯博士說着：

「馬克，這位是對我們有用的少年。」

教授伸出手與勒賓握了手，他是位個子頗高的人，至少有六呎，在他旁邊的雷克斯，看

起來像小鬼一般，教授說道：

「我不知說甚麼好，不過這突然的訪問，該怎麼想呢？」

勒賓一直站在討厭的巴勒特上校旁，心情逐漸好轉。

「一點也想不到竟會降落這島上，想要飛離時，引擎突然停止不動，究竟該怎麼辦呢？」

巴勒特上校突然開口道：

「你必定沒有好好檢查發動機，一定如此。」

勒賓生氣道：

「那樣糊塗事—。我的飛機引擎是最好的。你剛才不是說有意讓我引擎停止的嗎？當然你們似乎隱藏着什麼，不希望我飛離這島嶼。」

巴勒特上校，瞪着勒賓，表現出冷酷的、寂寞的眼神。

「這地方不該有傲慢自大的傢伙。雷特梅因教授，這少年交給你，不過有個條件。在我沒答應前，不允許他離開這島嶼。這是爲安全着想的，不是科學的。爲了你，我有了忠告，必須要更加小心才對。需要我時，我在無室。」

巴勒特上校離開房間。查達斯博士在其消失後，微微一笑。

「照巴勒特（鸚鵡）這名字，是令人討厭的男人。」





查達斯博士說着，點燃了烟斗。

「我雖然不生氣，但有時帶着那男人─至少他不是很粗暴的人，但有種很想將他從懸崖上推出去的感覺。

是的，不過馬克我認為這少年正直，該可勝任。我跟這少年的父親諾斯君一起工作一段時間，知道得很清楚。我要問問這少年幾個問題，可以吧？」

雷特梅因教授點了頭，因此雷達斯博士約有十五分鐘時鐘不斷地質問勒賓，其餘兩人靜

靜地聽着。

問題及於各種範圍，如父親羅連斯．諾斯的經歷或個性或工作，也問到工作上失敗或成功等問題。

質問進行中，雷特梅因教授，看起來感到駭異，那濃眉毛幾次上下跳動着，查達斯博士更加露出深思的表情。勒賓不僅知道父親的計畫，眞使人難以相信，以一個十七歲的少年竟然知道火箭工學或電子學。

查達斯博士質問完畢，任何人靜默不語，房間裡又告鴉雀無聲。

勒賓微微一笑。

「合格嗎？」

「當然。可得一百二十分。」

查達斯博士說着，注視着雷特梅因教授。

「馬克，希望兩人談談吧！你們兩人留在這兒好嗎？雷克斯，你不讓勒賓看看你喜歡的東西嗎？你要是想讓他看，那里亞（音譯）也無妨。」

查達斯博士與雷特梅因教授離開了房間，勒賓坐在附近的椅子，不可思議地望着坐在前

面的雷克斯。

沒有整理而零亂的紅髮，藍眼睛以及望着天花板的獅子鼻，怎麼看也只不過是十四歲左右的少年。可是實際上年紀比此大，大概是十六歲左右。

「你，多大？」勒賓問着。

「比你小一歲，剛剛畢業。」

雷克斯說着，慢慢地伸出手腳。

「好熱……不過，你是位科學家。我專攻原子物理學—若是通過全部考試，才成為科學家，必須累積相當的實際經驗。我想你該明白了我們在這兒所為何事？」

「多少知道一些，從在那兒的機具來判斷，我想你們將在這島上製作秘密機械，像剛才你所說的里基，是甚麼呢？」

「所謂里基，是我們頗為重要東西的第一號，我們所定名的愛稱，想看的話，就帶你去看。對面有座建築物，看到嗎？就是放在那兒。」

勒賓望着那寶貴般的建築物，然後跟着雷克斯後面出去，太陽已西下，康瓦爾州的海岸，遠離不見。

島嶼非常小，從頭到尾也只不過半哩遠，只飛機場是平地。建有幾棟建築物，大部份是平房建築，零散建立，也可以看到奇形怪狀的無線天線。

我們兩人抵達某棟建築物，雷克斯進入裡面，打開開關，點亮；四周明亮，勒賓不由得眨着眼，轉瞬間，驚叫聲四起。

「這—這！」

「是里基喲。極其微小的東西。」

雷克斯吃吃地笑着。

勒賓一時難以回答，他盯着看眼前的宇宙船。高約三十呎，在明亮的灯光下，矮胖的翅膀和胴體銀色般閃閃發亮。

勒賓到目前為止看了幾次宇宙船，也有幾次月世界探險的發射，又有美國和蘇俄發射到火星、金星的宇宙船計畫，這些都是公然的秘密。

不過，目前出現的太空船—雷克斯所謂的里基，完全是新型的東西。到目前為止宇宙太空人所搭乘的那樣大且幾節的太空船比較，真是小巫見大巫，形狀也不一樣。

勒賓立即明白了那秘密。

「使用原子能引擎的。」

雷克斯點頭道：

「是的。到目前為止，每個人都使用液體燃料。根據液體燃料的使用，也有好處。不過不太方便的地方也多，必要的力量也使不出，而且費用龐大，分開幾節不能第二度使用。就因如此，英國一直沒有太空船。」

「可是——。」

勒賓前進一步，摸摸里基的胴體。

「在這島上僅用人力製造太空船似乎是不可能的。很像古時的幻想科學小說……。費用大，政府不支持，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

「當然，政府有支援的。」

「這兒有政府的研究所嗎？」

「是的，只由巴勒特上校就可明瞭吧！上校是火箭專家，而且監視蘇俄人、美國人，不讓他們知道我們的秘密。

我當然在內，包括父親、查達斯博士都無法忍受那傢伙，不過，英國連普通太空船一宇

宙船都無法製造，無可否認的，這要莫大的費用和設備，可是我們如此進行能夠明白強力原子能引擎的開發過程，因此以家父為首，大家來到這兒。」

「明白了。這里基是你們研究完成的結果。」

「是的。這里基的底部填滿液體燃料，在地上附近，開動原子能引擎是極其危險的。改換離地上百浬的地方進行原子能研究計畫，據家父計算，只要一個月多三十個鐘頭就可以了。」

「了不起！空前未有的太空船已來到我們的時代了。」

「當然！想看看裡面嗎？」

「好的，我也想看看火箭裡面。不過，我想這與那東西完全不同吧——」勒賓突然不語。

雷克斯回頭一看，有隻大手伸出，抓住少年們的頸子。兩位少年，一直想要掙開那隻手，巴勒特上校紅頭脹臉地大叫着：

「你們究竟說什麼？」

雷克斯站好身子說：

「那沒有關係的，我僅讓勒賓看看太空船，如果不允許的話，我們就到那邊去好了，人的忍耐是有限的。」

「你似乎是不明白。這不僅是太空船，也是軍事上的秘密。假如你告訴了別人，那將犯了滔天大罪。

呀！兩位一同來，要是不聽從命令，那將不好看的！」

月面上的閃光

雷克斯握緊拳頭，勒賓緊張地抓住他的手，而且沈着地說：

「吵架是不行的，去看看你父親，他不是第一嗎？」

「嗯！知道了……。」

雷克斯釘着巴勒特上校，怒氣塡膺，儘量地忍耐着。

巴勒特上校向右走近最大建築物，兩位少年生氣地跟着他，勒賓走着，突然停止，看看周遭。

太陽已西沈，月亮昇出，圓圓的月，發出朦朧的月光。（月球現在會發生甚麼）勒賓想着。美國探險隊將到月球建立堅固的基地，之後幾乎斷絕連絡，這秘密只有關係者知道。

突然傳來雷特梅因教授的聲音，勒賓突然醒悟過來，不知不覺間回到建築物，進入房間

「究竟怎麼一回事？」雷特梅因教授問着。

查達斯博士穩穩地坐在安樂椅上，吸着香烟，烟圈裊裊上昇。

「上校，剛剛不是血管破裂嗎？里基儲藏庫附近，不希望讓我發現到有留鬍鬚的一大群間諜潛入。」

巴勒特上校，喘着大氣：

「那種幽默現在已行不通了。不是笑話吧！我剛剛在儲藏庫附近抓到這兩位傢伙，正在太空船裡面低語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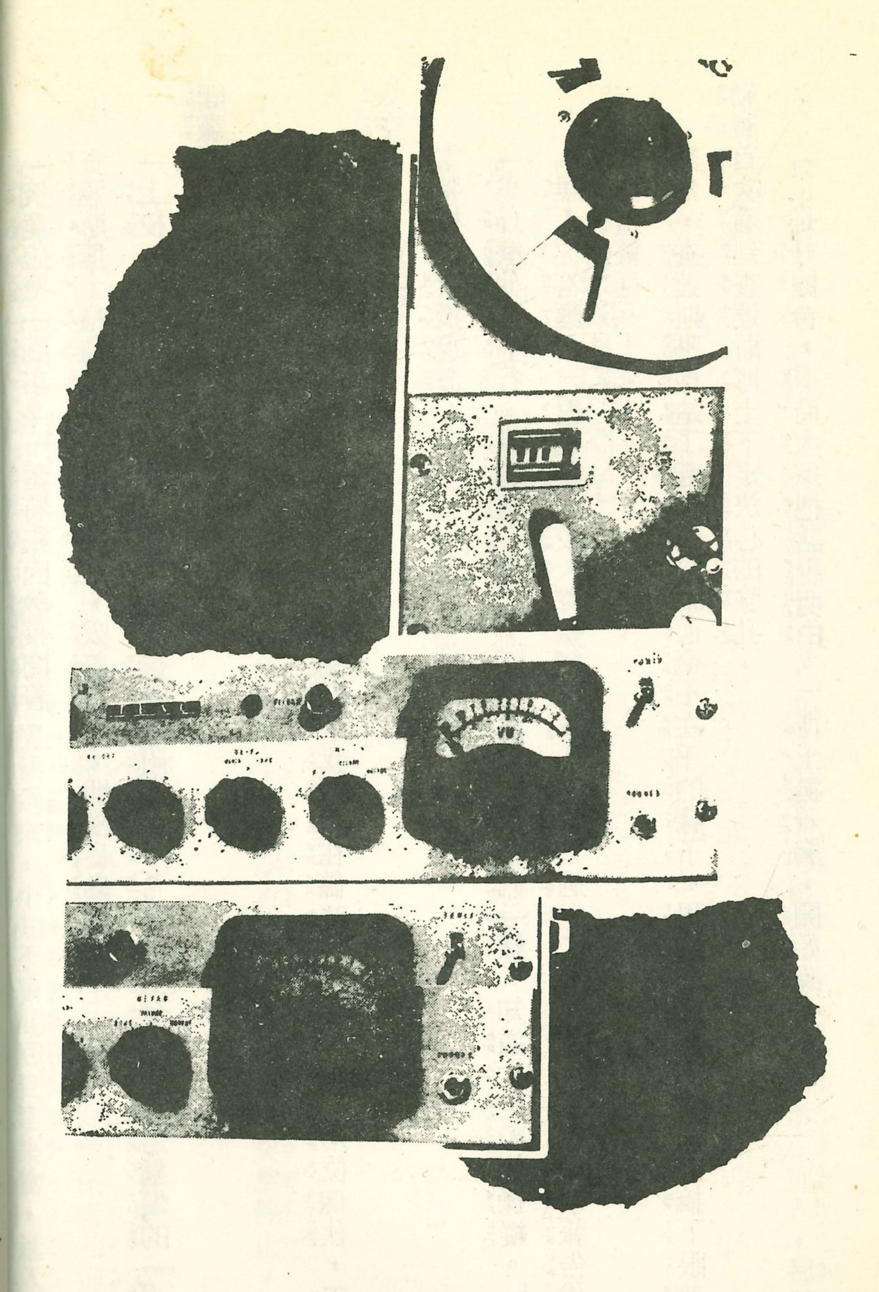
雷特梅因教授說道：

「爲什麼他們不行。我答應了兩位，而且雷克斯跟我們一樣，知道太空船的操縱。」

「嘿！你答應！」巴勒特上校大聲繼續說着：「那太過份了—眞的，我將此事報告倫敦方面，派遣警衞兵士來—。」

突然，查達斯博士咻地站了起來，平常他毫不在乎的樣子，現在業已全消。博士摘下眼鏡，勒賓首次看到查達斯博士下定決心的臉孔。

「正是好機會，這時大家把話說明白。」博士挺着胸，開始說。



「上校，我明白地說，當然也是雷特梅因先生同意的話。第一，你過去六個月來專找麻煩，也許對安全有所幫助，但是在你自已腦中，只想間諜的事。

我站在國際立場說這是不必多留意的。核子爆彈的實驗是各國所禁止的，我認爲我們沒有干涉的理由。第二——」

「不過—。」巴勒特上校說着。

「靜靜地聽。第二，你可以想到製造里基的工作差不多由雷特梅因與我合作製造，這是不可爭的事實。

我對這次工作的貢獻不會比你少，又起初奠定你是數學家的基礎也是我。可是你只負責某部份，有關全體的計畫你都沒有關係的。換句話說，里基沒有我就不會完成的。」

巴勒特上校，盯着查達斯博士說道：

「你想威脅我，如此就是反叛行爲，這是國家的嚴重事件。」

查達斯博士似是焦急地說：

「別說傻話。假使我們從軍事目的來做此事，話就全然不同。雷特梅因，我也都不會一起參與此事。」

雷特梅因說：

「完全如此。上校，你一直不了解，這計畫是科學上的東西。我們跟核子彈、軍事用火箭全沒關連。

我們想做的，就是要開拓太空旅行的新方法，這新方法開拓成功，對我們來說，不管是美國人、蘇俄人或任何國家的國民，均歡迎備至。」

連續一段長時間的沈默。

不久，巴勒特上校，撫摸着鬍子說道：

「結果如何──簡單地說，我負責監視你們而且禁止任何人交談英國的秘密，你們會辭掉目前的地位而停止火箭研究的工作嗎？」

雷特梅因聳着肩，說道：

「愈解釋愈無濟於事，就是你所知道的，我們對這次的工作純粹是科學的，決不是軍事的，獲得此保證才着手研究的。

而且這事實也是你所知道的。要是有使用核子爆彈的事態，將會破壞文明的根，這地球的生命必會結束。這種事情即使糊塗透頂的人也知道，當然就是政府也知道得很清楚。因此

剛才你所謂的「安全」、「保密」完全沒有必要。」

巴勒特上校走向門口

「不管怎樣，我希望你答應我向倫敦報告。」

「隨你怎樣報告。」查達斯博士以平常嘲諷的口氣繼續說道：

「今天早上我在桌子上發現到長腿蜘蛛，要是你也許會認為是蘇俄人。」

上校不加回答，粗暴地開了門，咚地一大聲關上。他的皮鞋聲在無線室消失。勒賓兩手插在口袋說道：

「對不起，都是我……。」

查達斯博士搖着頭

「也許你不知道，這種爭辯已有一段長時間。你只不過是個導火線而已。我想倫敦政府的人們不會眞接受的。」

「不！政府似乎還擔心，秘密的洩露。」

「那該如何說是好。明白核子爆彈是種極其危險的實驗後，就不會想應用在戰爭方面。

」

查達斯博士說着，再度戴上眼鏡，繼續說：

「馬克，給我想起一件事來了，法國與西班牙人發射放射能的結果，開始死亡。那就是在撒哈拉沙漠進行核子爆彈的實驗所導致的。」

「那不是三年前的事嗎？」勒賓說著。

「是的。我是調查團員之一。之後，聯合國禁止核子爆彈的實驗，設置不准任何國家進行那種糊塗事的觀測所。對世界和平我認為是種適當的措施。

不過，勒賓，你認為如何？想要再留在這兒嗎？或是想要離開？」

「這是我未曾想過的事，只要你們大家在這兒事情就好說了，我倒希望一直在這兒，何況我的摩斯號也發生了故障……。」

「不是故障。你的飛機引擎之所以不動，就是上校按下了我所發明的裝置鈕。只要按下鈕，任何引擎都不會動的。

想看看嗎？任何時候去看工場和天文台都無妨的，雷克斯可當嚮導。」查達斯博士說着。

「可以嗎？」

勒賓問着，雷特梅因點頭道：

「當然可以。我們不拒絕來訪客，就跟雷克斯在一起的房間也無妨，以後我也想去天文台看看。」

周遭已暗，寒冷的月亮照射小島，到處充滿着奇妙的美。可聽到的物聲碎擊岸邊，微微的浪音——。

似乎感覺到離英國本土甚遠，在英國本土西南部的康瓦爾海岸，怎麼想也都想不到那只是在兩、三哩之處。

「這兒是觀測星星的地方。」

雷克斯說着，打開圓屋頂木造建築物的門。

「你曾用望遠鏡看過嗎？」

「小時候看過兩、三次，好像看到甚麼？月亮？」

「嗯，從月球看起，想必看到圈圈的土星。」

雷克斯按下開關，點亮電燈，看到金屬製的管狀大望遠鏡，按裝在台上。

「如何？好棒吧！這是我可驕傲的東西，無可否認，這是一人完成的東西。」

「嘿！你一人做成的？」

「是的。擦擦鏡子也不費勁。這是直徑十二吋，費了兩個月時間做成的。」

雷克斯摘下望遠鏡帽，打開天文台圓圓屋頂，姣好的月光照射進來。

勒賓立即明白，不過那是反射望遠鏡，光替代透鏡收在鏡子的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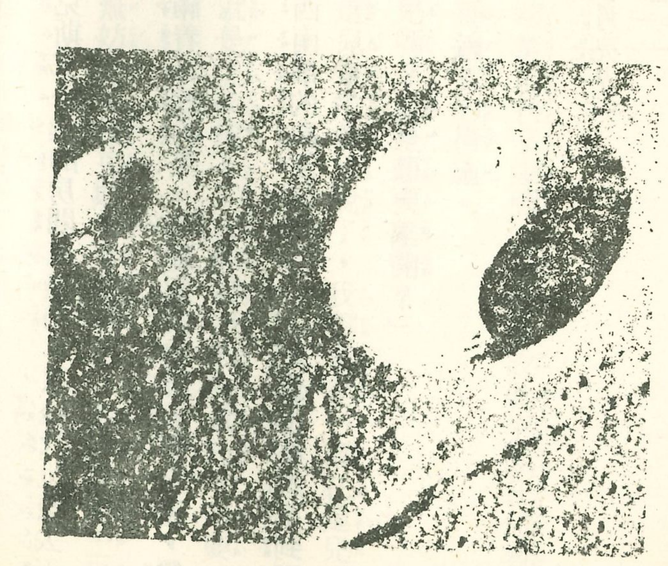
勒賓看着，雷克斯到處調節。然後上了台階，移動身體重新放在接眼鏡的位置。

「好好看喲！不上來嗎？」

勒賓走上去，與雷克斯並列。

「能看到甚麼？」

「你看，看到『晴海』的月面—多奇異的名稱。月球上一滴水也沒有，就是空氣也沒有。



眞不知道爲何會取這古老的名稱。你不看看嗎？」

勒賓，將眼睛貼近接眼鏡看着，不由得驚叫起來。月球看起來非常近，似乎伸手可及。月球右側山巒成列，投下長長的黑影。另一面，左側開展着一片灰色土地，看起來到處平坦如夷。

「那山脈叫甚麼？」

「亞貝寧山脈。二萬呎高，不過蘇俄在月球裡面發現的山脈，更高得多。右側下方，看起來一大片平坦地，取名爲阿爾基美蒂斯。直徑約五十哩，約有英國幾個州合起來之大。」

「啊！看到了，我看着望遠鏡，已看了很久，也忘了怎麼看的。現在，好像有幾個人似的。聽說是美國探險隊人員。」

「是的。美國爲了調查月球的磁場，派遣探險隊去。稍微移動些望遠鏡，告訴他探險隊的所在位置。」

雷克斯緩緩地移動望遠鏡，於是新的山脈映入眼簾。

「阿爾卑斯山脈。有個大大地、黑黑地打着口的布拉特台地。美國探險隊進入那台地的

平地中央。」

「嘿！在平地裡嗎？不危險嗎？」

「你似乎不懂得月球的事。平地外表是不深的，你縱使站在台地的平地中央，我想也不會看到全長約六十哩的布拉特台地的土壁。

我想美國探險隊現在正在設營根據地。沒有非常詳細的發表。」

「能看得到嗎？」

「這望遠鏡看不到的。蘇俄能看得到，要是有更大的反射望遠鏡也許能看到，可是，那會是如何呢？」

勒賓貼近接眼鏡，再認眞地看着。

「喂！看起來像是盛在盤子裡的稀飯，似乎凝固着。不過，你知道蘇俄那一位天文學家嗎？」

「遇見過一位或是兩位，那是很好的人，達雷斯基博士曾經一度留在我家裡，我很喜歡他。」

「略微移動望遠鏡，不能看到月球南部嗎？」

勒賓移動反射鏡，於是阿爾卑斯山山脈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各種形狀的台地，出現凹凹凸凸的月面。

晴海再度映入眼簾，一片平坦，不過到處可見洞坑。上面，橫貫着另一個山脈。這山脈比亞貝寧山脈低，可是長度大致一樣。

勒賓望着這光景，浮出各種想法。在這遙遠的另一個世界，能有地球人，眞是不可思議。

那時，勒賓突然緊張起來，不由得叫出聲了。

「雷克斯君！」

「甚麼？」

勒賓屏住氣。

「我認爲有些奇怪……你看那個！我的眼睛若是沒有毛病的話，那似乎發生了不簡單的事。」

雷克斯推開勒賓，迅速地看着望遠鏡。

「誠如你所說的，到處瀰漫着塵埃。…你還看到別的嗎？」

「看到了。令人異想不到的大光閃爍着，眼睛昏眩，在那山脈附近的月面，好像有你父親在那兒似的。」

「好的，叫叫吧！你繼續看着。」

勒賓想着，那是無可懷疑的，在那地域佈滿着灰塵。勒賓計算了一會，那大平地—叫甚麼名字呢？直徑五十哩，那灰塵到處散佈着，似乎有三百哩廣。

也許噴火，可是勒賓立即想到月球的火山都是死火山。於是想到這灰塵必定是人手所造成的。

也許是想像吧！不過，勒賓似乎看到灰塵一端的地勢略爲改變着。就是山脈的地方也都七零八落。況且十分鐘前，用望遠鏡看時，裂縫甚麼的都沒有，現在很清楚了。

那時，雷特梅因教授從門跑進來，查達斯博士與雷克斯緊隨其後，教授大聲叫着：

「發生了甚麼？灰塵還瀰漫着嗎？啊！換我來。」

勒賓蹣跚地走下階梯。

「漸漸擴大，請看！」

雷特梅因教授眼睛貼近接眼鏡，仔細地注視着，立即驚叫起來。

「一定發生了甚麼。諾斯，你看看，雨海的大裂縫擴大到阿爾基梅蒂附近……沒有想到自然如此。」

雷特梅因教授換了查達斯博士，看着望遠鏡。

「是甚麼呢？我看不清楚，似乎是紅色般，高溫的東西，若有更大望遠鏡，也許看的更加清楚—。」

「短期間能做好大的天文台嗎？現在發生了甚麼呢？」雷克斯問着，查達斯博士聳着肩換雷特梅因教授看望遠鏡。

「雖然不清楚，但能看得到塵埃漸漸擴大。這種情況繼續擴大，到黎明時，將會籠罩著半個月面。正中央附近似乎開始微薄了。可是，將會變成怎樣呢？」

「不太清楚哪—。」

正看着望遠鏡的雷特梅因教授，繼續說道：

「混蛋！這次發生甚麼呢？一點兒也不知道。」

到目前爲止，從圓屋頂的裂縫一直月光普照進來，可是突然消失了，小小的天文台邊卽一片漆黑。

勒賓不知不覺叫了起來，立即明白了原因。

「雲覆蓋了月球吧？」

「是的。」查達斯博士說着，望着天空。非常濃厚的雲，整晚將會籠罩夜空。天文學家們將會發瘋的，那個人到外面去，好好看。」

雷克斯跑向門口說：

「雲從南邊漸漸擴大，非常濃密，沒有一處有裂口。我想現在快要下雨了，關掉圓屋頂吧？」

雷特梅因教授端正起身，低聲說：

「我想如此好。這完全是人手造成的。月面這種現象我認爲世界各地方必會觀測的，詳細的情形很快會知道的。打電話到劍橋天文台問問看吧。」

大家聽了雷克斯的建議，他與勒賓關掉圓屋頂。雷特梅因教授和查達斯博士一起回到本部建築物去，雨下來了。

風也開始吹了，有時雜吹轉瞬即息的風，勒賓看到飛機場的自己的愛機摩斯號，沒有受

到影響，心情稍微輕鬆下來。

漆黑一片連近在鼻前的景物也看不清楚的黑暗，他們摸索到建築物時，兩人才放下心。進入居室，兩人注意到房間的火暴氣氛，嚇了一大跳。先回來的雷特梅因教授和巴勒特上校面對面激烈爭吵着，查達斯博士吸着烟斗，突然想說甚麼似的。

「啊！啊！肅靜肅靜，你們兩人。」博士勸解地說。

「肅靜。首先讓我解說一下。大家也知道，我並不是領會特別快的人。你跟倫敦方面說到月面有核子爆發嗎？」

「有那種傻事，這是令人受不了的。」雷特梅因教授大聲叫嚷着說：

「核子爆發的實驗已在這兒禁止了一大段時間，反而在月球上開始那種實驗，那不眞是發瘋了嗎？聯合國——。」

「聯合國與此無關的。」上校嘶啞地繼續說道：

「不找我麻煩的話，我可以好好地說明那件事。我跟陸軍省洽商了五分鐘，關於月面的爆發，世界各處—至少有十二觀測所予以報告。從那些報告判斷，得悉在月球的爆發比在地球實驗的任何核子爆發更加强烈，這是沒有錯的，這是我們尚未知的核子武器。

從現在這件事情來看，有關我們在這兒的實驗工作不保密的話，該會如何從我平常的主張就可明白吧。」

查達斯博士面孔嚴肅地瞪着上校

「你保證那是核子爆發，不是噴火造成的自然作用？」

「要是腦筋稍微運動的話就知道結果如何？月球是人人知道的死世界。不管怎樣，巴黎觀測所在閃光後約兩分鐘就測定了月面的溫度，蘇俄方面，當然一點兒消息也沒有。」

「當然，這是什麼意思呢？」

「有關，現在這件事不是要負責任嗎？美國人在很遠的地方設置基地，但放射能波及月球全體，所以不能保證他們的安全。」

「到我們起飛的準備，須費多久時間？」

「起飛？這是甚麼意思？」雷特梅因教授瞪大眼睛問着。

「我所說的是如此。美國現在沒有飛在月球的太空船。調查在月面實驗的蘇俄這種新核子武器不是我們的義務嗎？假使他們新核子武器實驗成功，一聲不響地攻擊我們——。」

「攻擊我們？」



查達斯博士靠在椅背嘟喃着

「巴勒特上校，別說無聊的話。你就是沒有一鳴驚人的結論。不是沒有蘇俄人進行那爆發的證據嗎？」

總之，我們盡其所能。我們的里基就是負責美國人遇危險狀態中，帶離他們的大型太空船，不是嗎？」

巴勒特上校不滿地說：

「在這兒沒有議論的餘地，給我們的命令必須迅速着手進行。各位，去吧！還是要選擇當國家的背叛者被逮捕呢？」

雷特梅因教授微微一笑

「太空船的準備你也知道，不是嗎？不過須要等到更清楚明白。只要條件許可，就可實

行，你的準備計劃的。」

「那麼？」

「我與諾斯君意見一致，那灰塵的核子武器爆發，不是騙小孩子的玩意兒。我認爲是種奇異的科學實驗。那種地方我認爲我們也希望去的。援救美國人是另外一回事。從外面的判斷只認爲出發就好，不過必須精選乘員。」

巴勒特上校點頭道：

「關於這一點並不艱難。不過誰要去呢？打電話到倫敦去好吧—。」

「沒有打電話到倫敦的必要。」

雷特梅因教授說着，望着四周。

「乘員要有五個，查達斯君與我是太空船的設計家，你是一流數學家，我的孩子不差於普通科學家，獨自一人留在這兒，我一天也不會放下心的。」

接着，雷特梅因教授視線移到勒賓。

「我想你到月球去也無妨吧？」

不可登陸

勒賓不由得深呼吸，到月球去！眞是想不到，一會兒，雷特梅因教授不是開玩笑說吧！

「我，我，」勒賓結結巴巴地說着

「我，我—知道不詳細。」

「怎麼樣，現在我們已經刻不容緩了，勒賓你是有基礎的，具有達成任務的充分知識。而且年紀輕，身體最爲健壯。諾斯，你認爲如何？」

「我百分之百贊成。」

查達斯博士摸索找烟斗，悠然自得地說。

「我們相信必能擔負起這項艱巨的任務。從我的預感來談，這兩位精神充沛的年輕人，對你或我之老兄將有很大的幫助。」

雷克斯吃吃地笑，惡作劇地望着巴勒特上校

「怎麼樣？同意嗎？」

於是巴勒特上校不和氣地說：

「同意？那是雷特梅因決定的，當然沒有講話的餘地。究竟，何時起飛呢？」

「八個鐘頭或九個鐘頭後，我想必能一切準備就緒。無可否認這是很緊急的事。不過，我想大概沒有眞正的困難了。當然，搭乘新型的太空船也許會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這一點可以覺悟到的。

雷克斯不要說令人討厭的話，勒賓是首次太空旅行，我想須要跟我們正經地商量。啊！給他工作。」雷特梅因教授說。

雷克斯站了起來。

「首先到無線室去，教勒賓操縱機械，呀，去吧！」

勒賓跟隨雷克斯後走了出去。他一直想着。雨沙沙地下着，勒賓似乎沒注意到似的。進入無線室，看到各種裝置，感到駭異。勒賓繼續沈着，似乎自己在夢中似的。

雷克斯咚咚地敲着勒賓的背

「振作起來！慌慌張張是不行的。」

勒賓眨眨眼，說：

「還不能想出這是眞的。無論如何，我一直想搭摩斯號飛去看看，飛到那想像不到的月

球去，啊！這次有此機會眞令人興奮，不過那兒究竟怎麼樣？」

「去偵探，我們去阻止蘇俄人爆破月球的計畫。太令人興奮！」雷克斯跳過附近的長椅，坐在對邊的樹下椅子。蘇俄人太過份了吧？」

「你要去阻止那傻事，像是十歲小孩一般—。」勒賓生氣道。

「就像跳過長椅一般不是嗎？我還是個少年，你只不過是想得太認眞罷了。」

「知道了，知道了。可是，在月球的人不是有眞正的困難狀況嗎？明白了吧？不是開玩笑的。要是斷了空氣的供給，將會如何？」

雷克斯伸長雙手，道：

「那種事，我不知道嗎？」

「當然。不會有那種問題的。」

「明白了就好。不過，你要好好記住。」雷克斯正經地說。

「不過，我可以知道月球發生了甚麼嗎？」

「不知道。」

「在我想像中，似乎有個人—不管是蘇俄人或美國人，想要停止那過份的事，我想停止

不了的，在地球進行核子武器的實驗，因爲帶來了放射能而有危險。現在除了在月球實驗外，就沒有場所了。因此，我想任何國家都想要捷足先登，把握機會。所謂月球的科學探險只不過是冠冕堂皇的掩飾。我想任何地方的瘋子都想把月球作爲核子武器的實驗場。」

「我不能相信。」

「不能相信？好好想吧！

假使在這地球進行新核子武器的實驗，會發生怎樣的事呢？會因放射能而致百人於死。因此在地球強行的話，任何國家必會遭到世界各國的大反對。

在月面上所看到的雲，要是眞正的核子爆發的產物，不去好好實驗—就不能想到其他的事了。家父是位純粹的科學家，不希望有此想法。這次，上校所說的想必是正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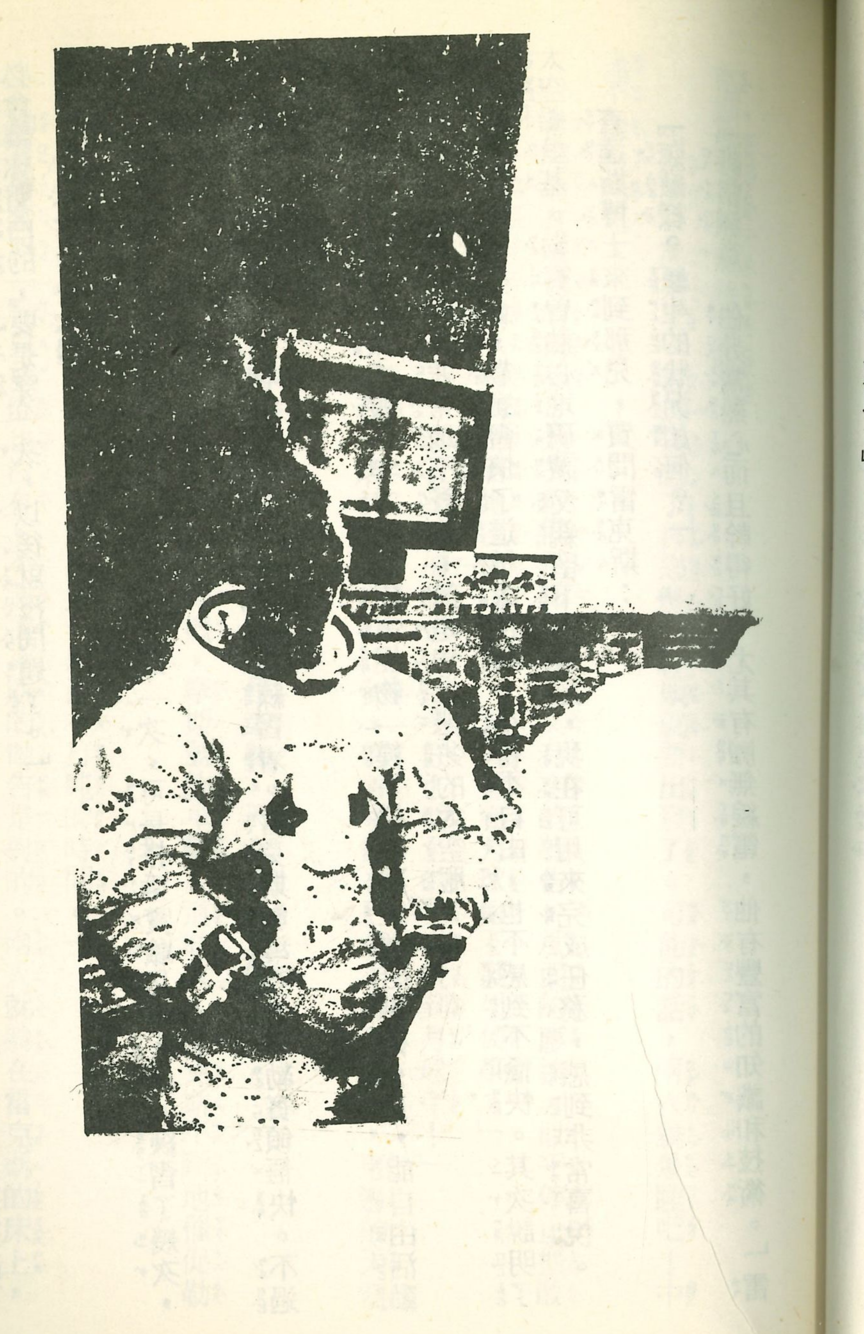
「知道了。因此認爲是蘇俄人？」

「大概是吧！要是美國人不會在自己基地附近實驗。啊！我們去看看將會明白的。」

雷克斯從椅子站起來，走到駕駛盤：

「首先說明這裝置。你能讀摩爾斯號碼嗎？」

「當然能讀，爲何如此？」



「到達月球時必要的。你的任務之一就是操縱無線電。然後，穿上太空服，怎麼穿呢？必會讓你明白的，要是穿一次，以後就沒問題了。」

「你爲甚麼知道呢？」

「我已有多次經驗。我雖然未曾去過月球一次，可是搭乘實驗用的火箭，練習了幾次，啊！去吧。」

然後三個鐘頭到四個鐘頭間，兩人認眞地練習着。雷克斯教導有方，勒賓領悟快。不過有如山一般壓着。

很快地練習穿着太空服，穿了它與宇宙怪物一模一樣。跟經常出現在SF，能自由活動的漂亮太空服不一樣。非常地不舒服，眞是情況惡劣的太空服。

可是，過了一會，勒賓習慣了這種太空服，不會不自由，也不感到不愉快。其次說明了太空船里基。勒賓曾熱心地研讀父親留下的筆記，現在可用來完成任務，感到非常喜悅。

查達斯博士來到那兒，質問雷克斯：

「怎麼樣？學生的狀況如何？」

「非常滿意。他非常熱心而且幹得好。尤其有關無線電，他有豐富的知識和技術。」雷

克斯裝模作樣痛快地說着。

「那麼，高興了。可是別忘了再過幾個鐘頭就要出發了。可能的話，兩人盡量睡吧！中途不准打盹兒。

有時會有這樣的情報—是從蘇俄哈爾哥夫天文台來的報告，月面的塵埃，似乎停止擴散，可是已包圍了美國人所在的台地克雷達附近。想知道在月球地下發生何事。」

「大家都認爲如此。」勒賓進一層說道：「多好！明天的現在就到月球了！」

勒賓習慣了穿着太空服，雷克斯也認爲不錯，看看手錶。已是早晨四點了，東邊的天空開始發亮了。

兩人走出建築物，來到存放太空船的高大建築物，天空雲彩又低下來。

勒賓費了幾分鐘固定似乎不能動的愛機，摩斯號的車輪。這時候，雷克斯不斷地催促勒賓。

「啊！只能睡兩個鐘頭。一旦飛出去，就沒有打盹的時間。」

勒賓興奮得一點兒疲倦也沒有。不過雷克斯的勸告是對的。兩人就躺在雷克斯的床上，一會兒，勒賓未能睡着，腦中混亂非常，又以爲不是夢吧！太空船……到月球的太空旅行……

核子武器的爆發……。

雷克斯忽忽地睡得很香，不一會兒勒賓也睡着了。接着發覺到有人搖動自己的肩膀，醒了過來，勒賓睜開眼睛，眨眼了兩、三次

「甚麼事？」

「說甚麼？」

雷克斯吃吃地笑，傳給勒賓火腿蛋。

「我們大家都起來了，嚐嚐我料理的本領吧！」

「很好吃吧！」

勒賓起來，狼吞虎嚥地吃着火腿蛋。由於肚子餓得很，貪婪地吃着。

「有何情報嗎？」

「好多喔。據上校說月球的通信一切斷絕。美國人沒有完成自己太空船的準備，我們太空船一刻也不能早起飛。啊！你不必急吧！」

「等一會兒吧！」

「何時才能出發呢？父親、博士和上校，整晚認眞地工作着而且準備就緒。」

兩人橫過飛機場，到存放太空船的建築物，事實上現在已不是建築物了。到昨天爲止存放太空船的柵欄，現在也都被退走了，閃閃發光的巨大太空船，船頭向着陰暗的天空高聳着。

勒賓走上鐵階梯，走向太空船的氣密室，途中停住了腳，望着四周，島上又告寂靜，非常和平似的，他想着能夠再度看見這島嶼吧！

在太空船里基的船艙，極其無聊，看起來似是舒服床舖準備了五張長椅，查達斯博士與巴勒特上校身體已用皮帶繫在長椅。雷特梅因教授，在最大駕駛盤旁，雷克斯與勒賓一進來，回頭說着：

「勒賓，下定決心了吧？就等候前途不可預料的危險來臨吧！只要有些微畏怯就下去好些。一旦出發，你們就要聽從我們的命令，而且我們也要依靠你們。」

「我已下定盡力的決心。」勒賓平靜地說。

「好的。那麼裝上皮帶。三分鐘後出發。」

勒賓躺在無線電裝置旁的長椅，雷克斯幫他繫緊皮帶，能自由自在的只有雙手了。

那時，勒賓、雷克斯注意到可懼的事，手微微戰慄，冒出冷汗。可是雷克斯一聲不響，

勒賓有些不沈着似的。

接着，雷克斯躺在自己的長椅，將皮帶繫緊身體，然後雷特梅因教授用皮帶繫緊身體，簡直像搭乘回轉木馬一般。

「準備好了嗎？全員點檢！」

勒賓遵照幾小時前的預備訓練，點檢無線電裝置，弄緊頭邊的耳機，調節撥號盤，各情況良好，關掉開關。

「無線電裝置，點檢完畢。」

「燃料點檢完畢。」巴勒特嘶啞地說。

「電子管狀況良好！」查達斯博士像平常一樣緩慢地說着。

雷特梅因教授伸出手，看着勒賓。

「之後，大概知道會發生甚麼吧？首先會有壓迫感，出發時，使用液體燃料，但是不須一分半鐘。然後改變原子能引擎，壓迫感就會減少。那時才會有眞正的危險狀態。明白吧？那就準備吧！」

教授隨即打開引擎開關，開始響起微弱的聲音。隨即變爲轟隆聲。勒賓耳朵轟轟響，眼

花撩亂。

過了約三十秒鐘，甚麼也沒發生似的，之後，太空船開始轉動了。勒賓屏息，望着仰睡的雷克斯。

轉瞬間，有些被頂上去的休克，平靠在長椅。太空船離開地面，向月球開始漫長的飛行。現在已經不能折回來了……。

勒賓看書時知道出發時心情會不好。太空船加速前進，予乘員的壓力更大起來，最後，就是經過怎樣訓練的太空人也會一時昏眩。因此，離陸時，該有一切自動操作的計畫。言歸正傳，勒賓預想到最惡劣的事態而有準備着。不過，令人駭異的，如想像般的惡劣情況竟然沒有發生。只是呼吸確實困難，想擧起手來，也擧不起來。像是被綁着一樣。不過，頭腦還清醒着，勒賓望着繫在控電盤的手錶，四十秒，五十秒……。

太空船里基號離開地面後，過了一分鐘。又加緊了壓力，心情漸漸地不暢起來……一分二十秒……一分三十秒……。

「第一階段離去。」

查達斯博士嘶啞地嘟喃着，太空船就像折斷般震動着。突然，壓迫力感鬆弛，勒賓能夠

舉起雙手，雷克斯動着身體，睜開眼睛問着：

「改變原子能引擎嗎？」

雷特梅因教授喘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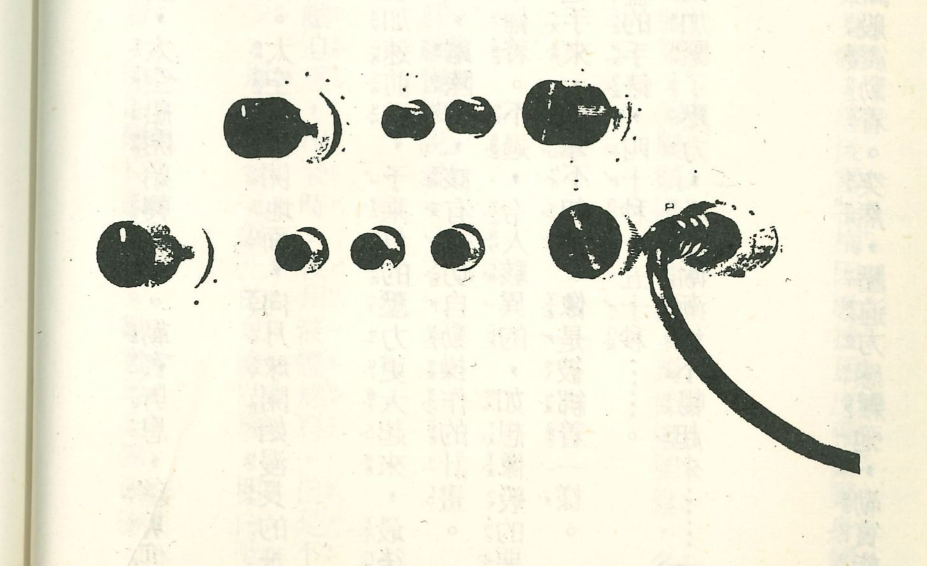
「現在改變了！準備！」

現在開始聽到曾經聽過的呻吟聲和不同的物聲。勒賓記起剛才的壓迫感，這次較爲不厲害。雷特梅因教授和查達斯博士低聲交談甚麼。雷克斯露出無謂的笑容。

「如何？」勒賓問着。

「不很厲害……不過將會更厲害嗎？」他忍耐着說。

「不！如果如此地前進就不會有那事了，已經換了原子能引擎。正過了十六分鐘，繼續加速前進。十六分鐘後，正以秒速七哩截斷引



力前進。啊！安靜了，今後有所幹的了。」

勒賓悠哉悠哉地伸長手腳，閉上眼睛，可聽到雷克斯的呼吸聲。有時，聽到查達斯博士與雷特梅因教授的商量聲以外，也聽到原子能引擎有節奏般的聲音。

勒賓想睡，拼命地與睡神爭戰，可是，經過幾分鐘，聽到查達斯博士突叫聲

「停止原子能引擎。」

查達斯博士的果斷聲下後，突然停止了引擎的吼聲，迅即來到室內。

「搭乘軌道！」

雷特梅因教授滿足地說，摘下眼鏡，用衣袖擦後，

「離陸階段已平安無事，眞令人興奮。這之前都不知道會遭遇甚麼事情。」

「有可能碰撞大流星嗎？」勒賓問着。

「起來無妨了，不過，要非常小心。因爲沒有重力之故。即使快速動着身體，也會受傷的。要靠在支柱，任何人都不希望太空旅行，眞奇怪！打盹兒是宇宙性的睡病。」查達斯博士說着，打了呵欠。

勒賓望着雷克斯解開皮帶，在長椅上伸長手腳。突然注意到雷克斯輕飄飄地浮在空中，

距長椅約有一呎高。

「頗像魔術師在舞台變魔術似的。」勒賓心裡想着，問道：

「感到奇異吧？」

「沒有甚麼異樣喲。」

雷克斯微笑答着。而且又輕飄飄昇上。簡直像薊的冠毛，輕飄地浮到艙室。

「看看吧！我能游泳喲。」

雷克斯像游泳般撥動着雙手。

「你也試看吧！」

巴勒特上校想從長椅下來，勒賓就停止跳出來。

雷克斯很高興似的，不過巴勒特上校就像特大的風船飄浮着，非常滑稽。查達斯博士嚴肅地說着：

「帶來電影攝影機，該是多好的光景。」

「也許是吧。不過，現在與其描述相互的樣子，不如大家更要珍重，喂！大家注意喲。」

「你，你也下來好吧。」

「多麼有趣呀！」

雷克斯離開天花板似的，說

「看看我游泳吧！啊！危險！」

勒賓驚奇地站起來，立即明白雷克斯的不對勁。因爲沒有重力，他忘記了應該動作的事，他現在吧嗒吧嗒弄着脚，開始繞着艙室。

不幸地，巴勒特上校也控制不了地前來，被雷克斯的長鞋一擊，擊中胃部。

轉瞬間，起了大吵嚷。上校就像脚踏車爆胎聲一般響起，兩個人又回到天花板碰着了，上校下來了。

雷特梅因教授和查達斯博士站了起來，教授拉下雷克斯。

「幹甚麼的。你應該很知道那種事。巴勒特上校，沒有受傷吧？」

「不太清楚，我想大概沒有吧。」

上校嘀咕着，瞪着雷克斯。

「可惡的小伙子！是故意幹的。被我逮到的話，痛打一頓。」

「不是有意的。眞的不是有意的，是偶然的。」雷克斯說着。

巴勒特上校抓住長椅，滑下來。

「別說謊，要是不實說的話，會讓你好看的。」

於是，查達斯博士再也耐不住地說：

「巴勒特君，不是說過嗎？我們目前處於無重力狀態，是沒辦法的，雷克斯剛才那樣說，已是道歉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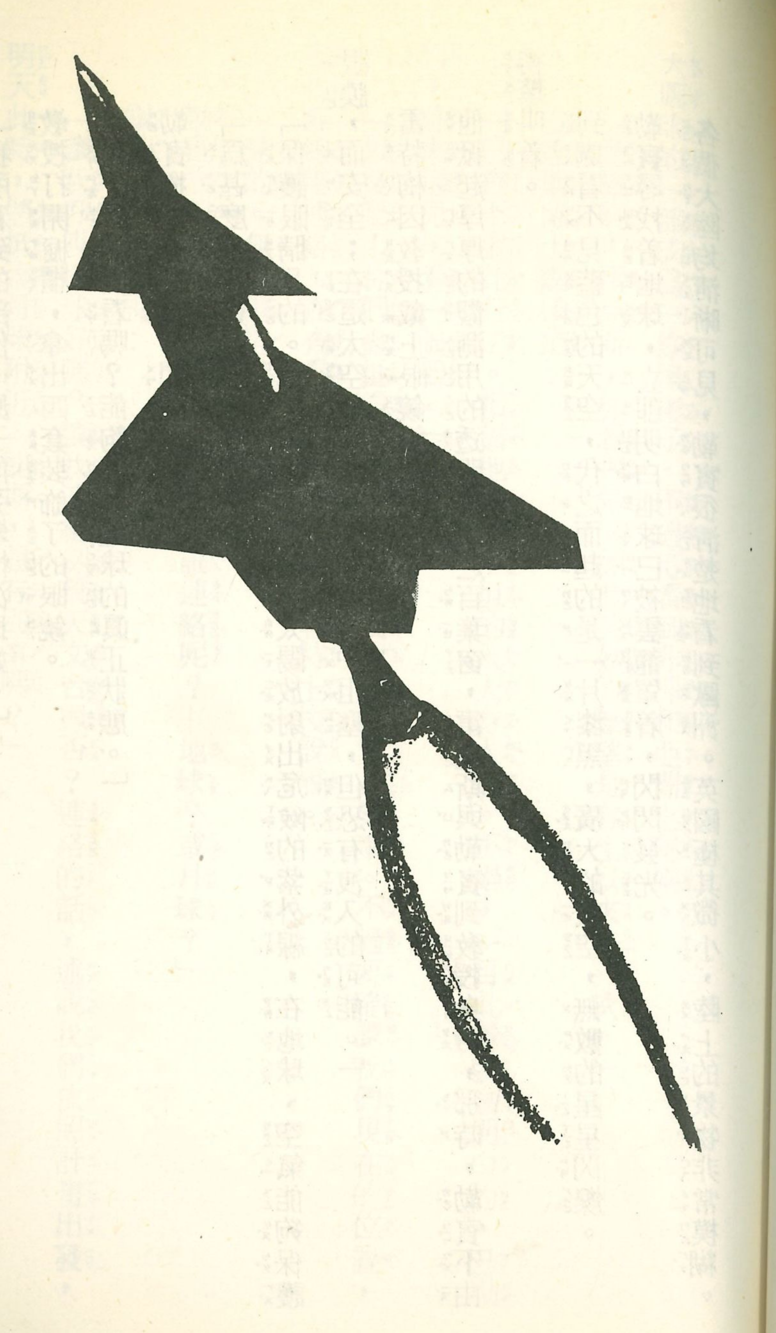
巴勒特上校沈默不語，可是看他表情，非常明顯還沒有原諒他似的。勒賓擔心着。像這次如此的大冒險，乘員中有與大家合不攏的人，實感遺憾。事到如今，甚麼都不能做了。

勒賓鬆弛最後一條皮帶，讓身體浮上，輕飄飄地浮上來，轉瞬間，眼睛昏眩，那兒在上，那兒在下，都不知道了。雷克斯伸長了手，把我拉下來。

「眼睛昏眩嗎？不用害怕，現在沒事了吧。」

「沒問題了。我處於無重量的狀態，作夢也想像不到。現在有多高了？」

雷特梅因教授望着控電盤說：



「距地球二千哩的上空，我們當然順着軌道飛行。」

「我所看到的部份，原子能引擎情況良好。」

教授打開櫥櫃，拿出四套裝飾了的眼鏡。

「戴上這個看看嗎？能夠看到地球的眞正狀態。」

勒賓擺弄着眼鏡，問着：

「爲甚麼？要戴這付眼鏡呢？」

「保護眼睛用的。像你們所知道的，太陽放射出危險的紫外線，在地球、空氣能夠保護眼膜，而安全；在這太空船雖然有特殊的窗戶阻塞，但恐有洩入的可能。」

雷特梅因教授戴上眼鏡說着。

他掀起厚厚的觀測用的透明窗戶之百葉窗，雷克斯與勒賓到教授身旁，那時，勒賓不由得驚叫着。

到處看不見藍色的天空，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漆黑，廣大的夜空，無數的星星閃爍。

勒賓尋找着地球，立即明白地球已被雲籠罩着，閃閃發光。

各個大陸均清晰可見，勒賓很清楚地看到歐洲。英國極其微小，陸上的景物非常模糊。

大圓球的一部成爲一條黑影子，不過可看到非洲和亞洲之尾端。

「多棒啊！雷克斯，你看那兒。如此美妙的瞭望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查達斯博士點頭道：

「已經不虛此行了。相信地球是平坦的人大有人在。不過，一目此景就會明白的，巴勒君，你來這兒，看一眼吧。」

「以後吧！你們盡量看吧！不願意打擾你們的賞心樂事。不過要確認我們現在的位置，有否無線電連絡，查查看遠爲有利。」巴勒特上校說着。

「是的。無線電是我的任務。」

勒賓立即從窗邊折回來「首先跟誰連絡呢？—地球？或月球？」

雷特梅因教授說：

「讓我呼叫地球好嗎？讓我連絡劍橋天文台與否？連絡的話，述說我們依照計畫出發，明天此時，將抵達月球附近。諾斯，還有別事嗎？」

「幫我說好了。」查達斯博士乾脆地說：

「是的—給忘了。我將在英國天文學會下次會議發表。勒賓，對不起，幫我轉達幹事吧

—我總之不能出席了。就說布朗替代我發表，謝謝！其他怎麼說都無妨，唯有最前排的人聽得到。」

勒賓莞爾一笑，查達斯博士是位甚麼人都不怕的人。

勒賓愈認識博士愈喜歡他。

勒賓首先要連絡了，平穩地坐在長椅，繫緊皮帶，將聽筒貼近耳際。

他調節頻率，響起吧吧的聲響。不過，很快打出摩爾斯符號，等待回音，咚地來了符號，勒賓開始通信。

「這是太空船—請叫劍橋天文台。」

「知道了，請。」

「請通信。」

勒賓打了兩、三分鐘回答道：「請回答。」

「知道了。飛行中請定期連絡，祝幸運。」對方連絡道。

勒賓發覺到大家掛了耳機，雷特梅因教授說：

「好棒。你是位有才幹的無線電士。下次，請改變月球的頻率，連絡看看。」

勒賓遵命，打信號到月球。不過沒有得到任何反應，他不斷地發報，最後頭暈目眩，天電妨碍音震耳欲聾，而且也想睡了。

時間的經過確實緩慢，雷克斯與上校發生衝突後，還不到兩個鐘頭。勒賓又打着地球的頻率，呼叫劍橋天文台。立即獲得回應，但比前次更不明瞭，隔了一會兒，互相通信。「跟月球連絡嗎？」勒賓問着雷特梅因教授。

「連絡看看吧？」

勒賓又與月球連絡，但仍然得不到反應。月球上，究竟如何呢？灰塵又籠罩了布拉特·克雷達嗎？那兒有美國探險隊的基地之故。蘇俄的科學家又如何呢？

勒賓突然緊張地說：

「來自月球的！」

「嘿，與月球連絡上了！」

雷特梅因教授迅即貼着耳機，查達斯博士與雷克斯也掛上。

「謝謝！摩爾斯信號……很清楚。好好聽着！」

勒賓來不及回話，手拿着鉛筆，立即在準備好了的紙開始書寫摩爾斯信號，書寫完畢，

瞪大眼睛

「明白了嗎？」雷特梅因教授問着。

「明白了。不過請讀讀看好嗎？我也許有錯。」

勒賓駭異地搖着頭。

「我想沒錯吧！——讀。『從布拉特基地，到英國的太空船。從布拉特基地到英國的太空船。危險警告。若希望生命安全，停止靠近月球。禁止登陸月球！』——如此說着。」

唯一的宇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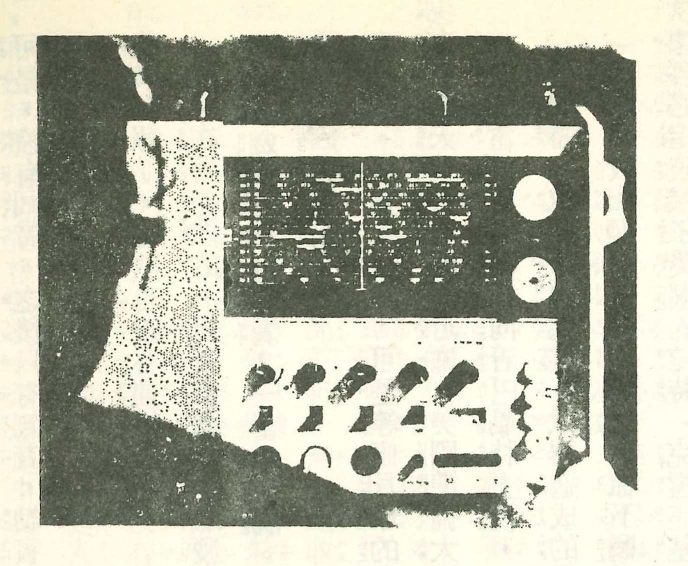
雷特梅因教授提心吊膽嘟喃着甚麼。然後望着似乎在商量的查達斯博士，說：

「不可登陸月球。嗯，諾斯，你認爲如何？」

「甚麼也沒想到，全然不知道這事兒，再問一次好吧！誰發報呢？」

勒賓敲着無線電裝置的鑰匙，調節發報機，進來天線的雜音，耳朵嗡嗡地響。雷克斯坐在勒賓身旁，臉色緊張蒼白，傾聽着回音，查達斯博士亦復如此。

送信來了，聲音極其微弱，雖然發了報，也白費了。



「——這是布拉特基地的奧拉夫遜。危險……。」

摩爾斯信號突然斷掉，經過幾秒鐘又開始了。

「……電源故障。天線修理中。放射能在阿爾基美蒂斯附近，最爲危險，避開……。」

說到這兒又斷掉了。勒賓傾聽着，不過，之後就聽不到了，隔了一會又模糊聽到了。

「給莫斯科海的蘇俄回信……。」

勒賓揚起了臉

「說甚麼呢？」

「希望回覆……。大緊急。」

查達斯博士着急地說：

勒賓又繼續通信。

「不能收到全部，請再說一遍。」

可是，沒有回音。之後只有雜音，勒賓搖着頭，嘟喃着。

「想必是電源斷掉。」

他又發報了，這次也沒有連絡上。

「我現在所能做的，只是傾聽和不斷發報而已。」

「呼叫劍橋天文台看看？」雷克斯說。

雷特梅因聳着肩

「當然。那是能通的。可是等候月球的信息想必是最爲重要。就是一個鐘頭也要等等看。現在劍橋天文台也無計可施。美國準備太空船最爲迅速，現在也來不及了。」

接着，雷特梅因教授向着巴勒特上校，

「巴勒特，你還是認爲核子武器造成的災害吧！」

「當然。我出發前就提出警告，你不聽。蘇俄人在月球對邊設立基地，那是很明顯的。這次事件必定破壞了美國布拉特·克雷達基地。到現在才明白吧！你看，蘇俄的科學家們—雷金與達雷斯基，對我們的實驗非常關心的

理由所在。」

雷克斯端坐起姿勢

「那一種不足以信。任何國家有想破壞基地的人嗎？而且，那位達雷斯基君，據說是很好的人，另外一位，我不認識。」

「雷金？他不會說英文。不過，他來到我們這島上，似乎受命要從我們這兒獲得情報，那是很明顯的。我完全不相信他。

如此，雷特梅因教授準備登陸月球嗎？」

「尚未決定，因爲情況不明。無線電收信機應該愈接近月球愈好才行。如此也較爲知道危險的情況，我們儘可能希望登陸。」雷特梅因教授說着。

勒賓再度送出呼叫信號，仍然沒有得到回音。雷克斯與勒賓在一塊，將聽筒掛在頭上，相互交談。大約經過三十多分鐘，仍然沒有任何反應。因此開始失望了。

月球上的災害是自然發生的呢？或是人力所造成的呢？一點兒也不知道。不過可得一結果，布拉特基地的發報裝置不理想是事實。因此只有等待一途了。

那時，突然響起隆隆聲響，大家不由得悲叫起來。太空船震動得很厲害。勒賓抓緊聽筒

，附近像陀螺一般旋轉着，忘記了沒有重力，慌張起來。

「怎麼呢？—現在的聲音？雷克斯，已經沒問題吧？」

「嗯！耳朵震聾喲。」雷克斯還是驚叫着。

「眼睛昏眩得很，不過父親怎樣呢？」

雷特梅因教授在管制室的控電盤處，與查達斯博士一起慌張地點檢。

「我也昏眩了，但是已經沒問題了。想必是慧星。室內的氣壓一點兒也沒降下……可是，也許到處有脫落的地方。現在大家分頭查查看吧！」

勒賓知道慧星的種種事兒。從地球到月球間，將有遭遇流星的機會，盡量不遭遇為善。可是，要是小流星，到處都有的，但不會構成問題的小流星，每小時將以幾千哩的速度飛行一若是碰到太空船，將被挖個洞。

一會兒，五位乘員每人均忙碌起來，到處檢查。可是到處沒有受害的痕跡，雷特梅因教授放下了心，說：

「我第一次經驗到太空船遇到流星事，不是碰撞而是掠過。回到地球，別忘了在英國天文學會報告。」

雷克斯聽了，笑了起來

「爸爸，馬馬虎虎吧！我們還不知道何時可回到地球哪！勒賓你想無線電不會有故障吧！收報機聲音大得很哪。」

「我也認為不是吧。」

勒賓回到自己的長椅，現在已經習慣了無重力狀態。

「收報機完全沒有反應，也聽不到雜音。」

查達斯博士來到勒賓身旁，仔細地查看無線電裝置。

「誠如我所想的，流星碰到船外的天線，如此就麻煩了，唯有到船外查看了。」

勒賓瞪大眼睛，大感駭異

「到船外？」

「當然。不會落下去，太空船防護了各種危險，很安全的。誰去呢？」

雷克斯與勒賓，同時表示想去，所以查達斯博士吃吃地笑着：

「我也想去。那麼去吧！好好散步。」

巴勒特上校，想說甚麼，但沒說出來。勒賓跟着查達斯博士後面，走向氣密室。

查達斯博士給勒賓一條長繩子。博士將繩子的一端繫在勒賓金屬製的皮帶，另一端綁在壁角。

「要是飛行了一次太空，我們就不能有機會再來。可是擔心也沒用，這繩子就像象一般拉着，不會斷掉。你的太空服裝有小型馬達，大概不至於用到，那麼，去嗎？」

查達斯博士點檢自己圓筒形氧容器，然後點檢雷克斯氧筒。

「好了，戴上盔形帽，打開氧栓，降低氣壓。」

博士按下鈕，氣密室的空氣，因強力唧筒之故而排出船外，不到一分鐘功夫，儀錶的針下到零的地方，查達斯博士的聲音來自勒賓盔形帽內部的小型，精巧耳機。

「打開到外部的門。」

勒賓興奮地等待着，慢慢地打開通往氣密室外面的門，勒賓不由得驚叫着。眼前他看到漆黑一片的空間，無邊無際。地球看起來小得可憐，不過其他的星群就像鋼一般閃閃發光。

查達斯博士將兩人推向前方，說道：

「那個人想在前呢？」雷克斯望着勒賓道：

「啊！不去嗎？」

勒賓點了頭，粗笨地到氣密室的出入口，轉瞬間，氣氛惡劣，飛到無際無物的空間，有如發瘋似的。可是，突然注意到他已在空間了，離開太空船，輕飄飄地浮着。

勒賓直冒汗，眨眼兩、三次後望着四周。大體上他所做的事已不感駭異了。可是呈現在眼前的光景，那麼地雄大，他完全忘了歸途。

太空船的體積幾乎看不到了，只看到太空船的黑影。對面太陽閃閃發光—可是不是平常已看慣的那種黃色圓形狀。盔形帽不僅有特殊的防禦裝置，又閃光強烈，眼睛疼痛。

看了各處，星星閃爍，地球似乎是有色的球體，表面海、陸清晰可見。另一方面，月球非常大，跟幾小時前用望遠鏡所見時一樣，肉眼可見到月球上的黑色高地。

勒賓深刻地感覺到現在已一人獨自在太空了，雷克斯與查達斯博士雖近在咫尺，但總覺得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不會躊躇吧？」自盔形帽的收報機傳來雷克斯的聲音，勒賓放下了心折回來。

「嗯，東晃西晃得很厲害，你呢？」

勒賓抓住查達斯博士所按裝的命繩，慢慢地轉動身體，重向太空船的漆黑船體方向去。

「不知道哪！我們是以〃時速幾千哩的速度飛行呢！想不到呀！簡直沒動一般。」

「當然，是的。因爲太空船與我們以同速度運動。」查達斯博士說著。博士一離開氣密室，勒賓與雷克斯尾隨其後出來，博士繼續說道：

「只要有時間，就幫你們講解運動法則。不過，我們當前急務要檢查無線電設施的受損程度。盡可能讓身體舒服，不要嘗試冒險的事。」

查達斯博士滑行空間，兩手支在太空船船體。勒賓接著滑下，望著陽光普照的太空船周遭，歪著臉斜看。太空船里基閃閃發光，眼睛眨個不休。他目視船體，（被幹掉了）想著，一旦離開地球大氣圈，所建立的天線，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太空船船頭有個奇妙的傷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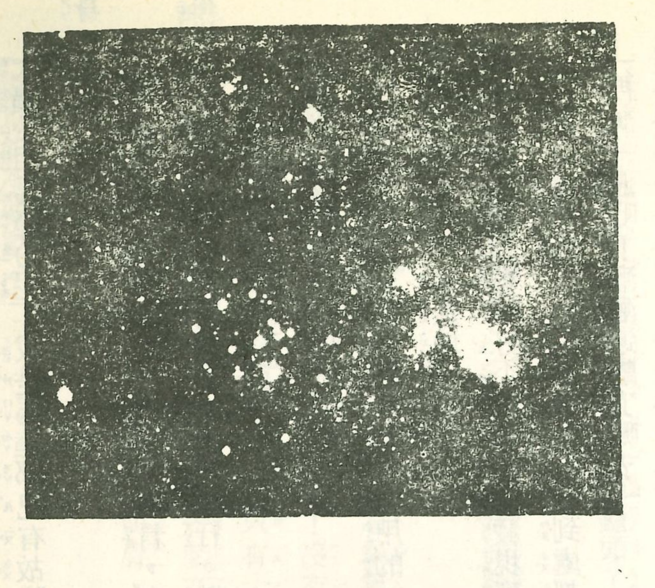
「也許是流星！」就在後面的雷克斯說著。

「一定是。無線電天線的確確被幹了，一旦着陸後須要立即安裝，現在在這兒也是沒有辦法的。因爲沒有工具。那流星沒有傷到船體，還是不幸中之大幸……。」

「啊！上去吧！在這兒也無計可施，勒賓，回去吧！」查達斯博士說著。

勒賓勉勉强强地拉著命繩上氣密室，途中想再看看庥臉般的月面，轉著身體，看到了亞貝寧山脈，不過有部份朦朧不清，勒賓奇怪地想著。

「雷克斯，那是月球的塵埃？」



「也許，是。啊！回去吧！如果想再看清楚，以後再來吧！」雷克斯說着。

雷克斯已進氣密室。勒賓緊接其後，突然拉緊命繩，不由得「啊！」叫了一聲。命繩完全脫落，綁着命繩一端的掛鈎脫落。勒賓發呆地盯視拿在手中的命繩，此其間，勒賓離開太船約十哩遠……。勒賓緊張了，有可助的地方就攀登，能拉上雷克斯就拉。

相反的，勒賓也認爲自己多麼疏忽而自責，而且自己的太空服，裝有力强的馬達。查達斯博士似乎沒有關掉馬達開關。不過，不管怎樣總得用用了。勒賓決定決心，將手伸到太空服胸部的扣子。

他慢慢地按下扣子。

於是，產生了完全想像不到的事情。勒賓慌了神，發呆了一會兒。

太過於用馬達力呢，或是馬達那兒有故障？—尤其過用力被震開了。簡直像巨錘擊中全身一般。

現在又看不見太空船了。折回來看看，自己的身體像陀螺一般旋轉着。周遭所能看的星星，似乎在自己身體四周滴溜滴溜地繞行。勒賓眼花撩亂，發出慘叫的聲響。

「救命呀！身體停不下了—。」

盔形帽的收報裝置叮噹叮噹地響。

「勒賓使用馬達。呼哧呼哧地叫沒用的，因爲離得太遠了，立卽着手——。」

查達斯博士慌慌張張地尖叫着。

滴溜滴溜旋轉的勒賓好不容易地又發現到鈕釦，用力一按，甚麼也不起，他一再按着。

「一點兒也不動。」勒賓哭着：「到處都看不見太空船了……。」

「再試一遍吧！漸漸遠離了嗎？」

勒賓用力按下釦子，這次也無濟於事。他拚命地忍耐悲叫。

四周的天空還是滴溜滴溜旋轉，他略微看到太空船閃爍的船體，現在太空船已沒有三十

吋大了。

究竟怎麼辦才好呢？決對不能改變太空船的路線——那是勒賓極其熟悉的。

而且氧氣筒中的氧已維持不到一個鐘頭了，之後，該怎麼辦？勒賓感到害怕，頭像是麻痺了。

時間一刻一刻地過去……。勒賓還是滴溜滴溜地旋轉。他已沒有時間念頭了，不斷地叫着，沒有回答。

現在太空船到處也看不見了，他看看氧氣儀錶。

「只剩一半了……雷克斯！雷克斯！雷克斯！沒有聽到嗎？」

還是沒有回答。勒賓嘴一張一合，只有十五分鐘的氧了。氧氣筒的儀錶，漸漸地接近零，那是眼睛所能看得見的。勒賓用力按着裝在太空服的馬達鈕，只有孤注一擲了。

突然，收報裝置響起「勒賓！」的叫聲，勒賓不由得大叫着：

「我在這兒！」

「盡可能不要動。」

不斷地聽到雷克斯的聲音，而且被用力地拉着肩膀，那時不再滴溜滴溜旋轉，星群也不

再回轉。

「已經沒事了。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馬達有故障嗎？」

「很像吧！脫離了命繩，——。」

「知道的，請以後慢慢說吧——。」雷克斯沈着地說，他用短繩綁在自己與勒賓的皮帶上。

「縱使發生了甚麼事，也不能緊張胡鬧。現在我要拉你回去。」

勒賓甚麼也不說，靜靜地讓雷克斯發動自己馬達開始向遠離的太空船回去。

所發生的事着實令人難以想像。勒賓頭還麻痺着。不過，漂流在太空時的驚險是此生此世難以忘懷的。

兩人不久抵達太空船，雷克斯把勒賓推進氣密室，按下喞筒鈕，空氣咚咚地進來，儀錶已出現了「平常的氣壓」雷克斯便解開皮帶。然後幫忙勒賓解開。

「沒有問題了吧？」勒賓精疲力竭地落下。

「氣氛不好，可是要不是你來幫忙——。」

「現在還說那種事。當你漸漸離去而不能回來時，我想只有追趕一途。我一點兒也沒遭

遇危險，封我英雄沒錯吧！」雷克斯邊說邊笑。

勒賓心情不好地說：

「我非常恐懼，不知道該如何說是好。沒有聽到我喊救命嗎？」

「聽到了。可是找你不容易呀！當我知道你在那兒，你已在很遠的地方了。」雷克斯脫下勒賓的太空服，輕敲着他的肩膀。

「沒有地方受傷吧？忘不了過去的事吧？」

勒賓點了頭而且跟在雷克斯後頭，進入船室。查達斯博士與雷特梅因教授認眞地計算着，巴勒特上校坐在無線電裝置旁。

查達斯博士看到他們兩人進來，抬起頭來說着：

「有趣嗎？」

「萬沒想到。對不起。全是我疏忽所致。」

「眞的，是我疏忽，我剛好來不及阻住命繩。今後，必要小心，你應該感激雷克斯。我本來想去追趕你，但是雷克斯搶先了一步，去了。沒有兩個人去的必要。」

「你破壞了這次探險計畫。」巴勒特上校向勒賓皺緊眉頭，道：

「混蛋！不坐大人帶來這小伙子，你沒想到大家替你多擔心？」

雷克斯想開口，但勒賓緊張地阻止：

「上校所說的不錯，雷克斯，我是迷糊蛋。」勒賓沈着地繼續說道：

「眞是不該。那樣可怕的事，不會再發生的，我非常明白我比想像遠爲膽小得多。」

巴勒特上校聽了勒賓的話，感到很駭異。

「是嗎？自己認爲很害怕又說是膽小，可見你也有很大的勇氣，與其說你虛張聲勢，不如說是位多麼優秀的人。

啊！忘了剛才的事吧！今後小心些！嗯，慢慢休息吧！因爲無線電不通，這兒也沒有你的事。」

巴勒特上校如此地關心他算是第一次，勒賓雖然感到喜悅，但對雷克斯救之危險眼神，還是感到難爲情。

有如上校所說，躺在長椅睡覺看看，雖然沒有睡意，但不知何時睡着了，醒來一看，已過了幾個鐘頭。

勒賓拆下皮帶，擦擦眼睛後，問着雷克斯。

「有什麼事嗎？」

勒賓感到駭異，沒有看到查達斯博士和巴勒特上校。

「多得很呢！」

「肚子不餓嗎？」雷克斯說着。

「餓得很。給我做了火腿蛋了嗎？」

「嗯！不過，先吃這個。」

雷克斯遞來像是毫無味道的乾燥板之東西。

「像是腐爛味道的東西，裡面東西與其說是頂好的牛肉排，不如說是含有更豐富的維他命—嗯，爸爸，你說如何？」

「當然是。不過眞的說，我喜歡吃牛肉排。」

雷特梅因教授說着，從計算紙上抬起頭來，道：

「不過萬事如意最好。蘇俄人若在莫斯科海有基地，我們應該很容易發現到那基地才對。」

勒賓抬起陌生的臉說：

「是在那兒！」

於是雷克斯莞爾揷嘴道：

「是莫斯科海喲。要是心情好的話，我就詳細地說明。一九五九年的事了，蘇俄人首次發射火箭繞行月球在月球裡側攝影成功。每個人都知道，那兒是地球觀測不到的地方。不過，蘇俄人將裡側一處平原命名爲莫斯科海，而且如果來自布拉特·克雷達的通信可靠的話，他們已在那兒設立根據地。」

「不太清楚喲。我們要是從地球不能看到的話，就是從這太空船也不能看見。」

「我們在你睡覺期間，飛行了很長很長的距離，而且在布拉特·克雷達附近登陸前，繞行月球周遭時看到了，只是現在要看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現在，正在裡側上飛行—距離地表約千哩的上空。月球現在正處於地球與太空船之間，太陽正在莫斯科海頂端，我們一到太空船外，就會看得很清楚，啊！出去看看吧？」

勒賓提心吊膽說：

「到太空船外？」

「是的。出去看看。不用擔心。不會再度發生事故。啊！吃吃像鋸末子的東西吧，一起

出去看看？」

災難

勒賓此次專心地穿好太空服，雷克斯幫忙他點檢氧氣筒管或命繩，約大約準備了十分鐘。雷克斯打開盔形帽中的無線電裝置的開關，說道：

「好嗎？」勒賓點了頭。

「嗯！不過我太空服的馬達沒問題吧？」

「壞的地方修理好了。可是只要不被流星碰撞，就沒有使用的餘地。呀！那特別製的雙眼鏡帶去吧！非常良好，用那個看看，可看到月球天邊近在眼前，伸手可及。」

勒賓接過雙眼鏡繫在皮帶

「會落下去嗎？」

「不使用原子能引擎就不會落下去，爸爸，你想不是嗎？」

雷克斯說着，按下空氣唧筒的鈕，氣壓儀錶開始移動。

「太空船順着軌道繞行月球，約距月面千哩遠，我們通過月球的內側，蘇俄山脈呈現眼

前。然後移到從地球所能看見的月球面，經過幾小時，我們抵達布拉特．克雷達上空。在那兒登陸呢？或停止呢？須要下決定了。」

「無線電有何問題嗎？」

「甚麼也沒問題，不用修理了。」

雷克斯說着，打開外門說「啊！出去吧！」

雷克斯飛在空間，勒賓緊接其後，短時間，還是提心吊膽般，但現在也別去想了，只好聽天由命，爲了看這美好的光景，已沒有害怕的空兒，這次地球又看不到了，約距二十五萬哩遠的地方，而且在月球的後面。

月球一般人說是圓的，但我起初看時，像是平坦的。陽光照射山脈，投下長長的黑影。到處是高峰、台地和高原，夾有黑暗部分和明亮部分的平原，右側，勒賓發現到遠處連綿的山脈。

他拿出雙眼鏡瞭望，「啊！」地大叫一聲，那山脈非常大，鋸齒狀的山脈，陽光照得閃閃發亮，勒賓看到了這似乎不太好的荒涼風景，說道：

「這就是月世界。」

查達斯博士走近，將雙眼鏡貼近眼睛

「是的─這就是月世界。勒賓你對月球有何感覺？到處均是岩石的世界，不像是乾酪般的東西嗎？」

勒賓吸了一口氣

「眞是令人駭異。像是死世界，那塊台地是全部火山的痕跡嗎？」

「大部份是。不過並沒有全部停止活動，一個、兩個偶爾也噴出瓦斯，像是流星所幹的。現在只祈禱不再與我們太空船碰撞而打開了另一個洞，前方，看到漆黑的平原吧─你看，那圓形狀的漆黑一片。」

勒賓再看着雙眼鏡

「在山脈左邊的上空嗎？」

「是的。那山脈是蘇俄山脈的一部份，那平原就是莫斯科海。更下方─右邊，可看到四塊台地，其中最大的叫做洛莫諾索夫台地，看到了嗎？」

「嘿。可是爲甚麼取蘇俄的名字呢？」

於是雷克斯無聊地說着：

「我也剛剛想起來，那是蘇俄首次登陸月球這地域所作的地圖不是嗎？因此取了自己所喜愛的名字。」

巴勒特上校突然生氣地說：

「查達斯，注意！我們兩、三分鐘內，抵達那平原一端部分的中央，已沒有說話的空兒了。」

查達斯博士對上校大聲笑着：

「上校，不用擔心。瞪大如山貓眼看看吧！假使蘇俄在那平原設立根據地，就在地下也必能看到的。

你們兩人也好好地看，透過雙眼鏡，要是發現有何變化，大聲說，讓我知道。」

雷克斯與勒賓遵照查達斯博士的指示，用雙眼鏡認眞地看着荒涼的月面。月球上的平原與山脈均映入眼簾，而且，現在勒賓發現到幾處黑影般的大裂縫。

「雷克斯看那兒，那大台地叫甚麼？」

「洛莫諾索夫台地，直徑約據說有十哩以上，在幾年前地球沒有人知道，愈想愈奇怪，

哦！那是甚麼？」

「在那兒？」

「在那丘陵的山麓—洛莫諾索夫台地與平原一端之間的丘陵山麓。看起來總覺得在地面劃了一條圓線似的，我想不是自然所造成的吧！」

「查達斯看到嗎？」

「當然看到，在那平原的一端有個甚麼！你看，從右側邊緣進來。假使那不是人為的地，我們上去被砍了頭也無妨，巴勒特上校，你認為如何？」

「看不很清楚。雷特梅因教授你聽到嗎？我們發現了甚麼？想用望遠鏡看看嗎？」

立即聽到教授的回音：

「趕快準備望遠鏡，你們也看看。」

不到兩、三分鐘，教授穿上太空服，拿着細長的望遠鏡出來。教授同大家一樣來到空間，將望遠鏡對準莫斯科海方向。

「不錯。那是氣密室，旁邊另外有一個，呀，你們看。」

查達斯博士與巴勒特上校，接過望遠鏡，輪流看着此其間，兩位少年迫切地等着

輪到他們時，雷克斯先拿望遠鏡看着，立即大聲叫着：

「洛莫諾索夫台地附近可看到一隻火箭船，啊！非常清楚，確實是火箭，好像是蘇俄的。」

輪到勒賓看望遠鏡時，巴勒特似是吼叫道：

「當然。必定是蘇俄的。據我的看法，在那兒所看到的氣密室。一定是蘇俄的，而且在洛莫諾索夫台地的建築物，不是總部，而是他們的住處。我們希望早點知道他們用甚麼方法在布拉特基地引爆。」

「你是位頑固的人。蘇俄人引爆——不！總覺得不太明白。可是，尤其使發生塵埃的責任證據，到處都沒有的。

或許是地震吧！到處看不到人影嗎？勒賓你的眼睛比我們好得多了。」查達斯博士說着。

「甚麼也看不見。距這兒太遠了，我想看不到人的。火箭有兩、三部，可是從這兒看，那火箭船像針頭一般大。不能使用無線電，實在可惜。使用的話，可以對他們說「哈囉。」」

巴勒特上校，像是生氣快說着：

「你有奇怪的想法。在那兒的同伴也許殺掉了在布拉特台地的我們同盟者。你想會跟你說「哈囉。」你好好想吧！如何？」

查達斯博士慢慢地轉動身體，向着太空船

「客觀地說，我認為像勒賓那種年齡的少年比大人更會思考，他們喜歡製作望遠鏡，不製造原子彈。」

查達斯博士乾脆地說：

「馬克，我們來決定今後的事情吧！要是準備登陸布拉特台地，必須要有着陸的準備。因為不受到地上雷達的引導，所以是很難的。」

雷特梅因教授緊接博士後，進入船內。經過幾分鐘，上校也進入船內消失了。雷克斯沒

有立即回到船內的心，勒賓也完全克服了上次的懼怕。不久，兩人再度出船外，用雙眼鏡觀測月面。

雷克斯指出了幾個地點，教導勒賓

「那是蘇俄山脈，中央有個丘陵的大台地，叫做茲歐爾哥夫斯基台地是蘇俄多數的太空科學家首次提倡使用火箭太空旅行的人，大約是一九〇〇年的時候。」

沒有水的莫斯科海，消失在地平線的對方，前方出現了另一個灰色的平原，所謂「南海」的地域。當然是沒有水，一片荒涼，到處有台地和丘陵。

現在，月面變為地球所能看到的部份，地球突然再度出現。陽光半照，浮出漆黑的空間，現出奇妙的美。那時，突然聽到雷特梅因的聲音。

「你們沒問題吧？」

雷克斯回答：

「不用擔心喲。爸爸，美不勝收噢。我們着陸嗎？還是再繞一周呢？」

「着陸。如果有何事件發生，必須再度進入裡面，若遲了必須發動原子能引擎，那時間是很急迫的。」

經過幾分鐘，雷克斯與勒賓進入氣密室，脫下太空服，回到船室。那時，查達斯博士和巴勒特上校兩人已冥冥倚在長椅，綁着皮帶。

雷特梅因教授面對他們兩人皺眉。

「看到月面的塵埃嗎？」

「不！沒有看到，因此——。」

查達斯博士，回答着。

「我們已知道其危險，決定在布拉特台地登陸，盡可能靠近美國基地。我們也許會碰到怪事，但是不允許使用無線電的現在也是無可奈何的。

當然，跟平常的作法一樣，使其繞行太空船一周，馬達面對月面，然後加減速度，希望不衝突，平安登陸。」

「我做嗎？」雷克斯問着。

「有許多事噢，你的父親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上校與我也一樣。你們眼睛相當好，負責看守的任務。裝上眼睛防禦裝置，打開觀測窗的罩子。好好地看着。如果怪物揮起幾隻觸手，說道：『地球人，回去！』就立刻通知我。」

勒賓吃吃地笑着。

「那時，該會如何呢？我們早已沒有回頭的餘地。」

「那兒是很重要的地方。一旦有任何東西在月球，我們能夠平安登陸，那眞是謝天謝地。我們的雷達將會有多大的恐怖，現在都不知道，而高度計也會發瘋似的，着陸時，將會受到很大的休克。」

勒賓知道了查達斯博士給大家說明的事，如果計算錯誤，太空船碰到月球將會粉身碎骨的。

不過，事到如今唯有登陸一途了。——即使折回地球，着陸時的危險也是一樣的。勒賓用皮帶繫緊身體，略微打開觀測窗的罩子。

「還有幾分鐘。一旦發動原子能馬達，須費很大的壓力，不過，從地球出發時並不很嚴重。」雷特梅因教授沈着地說着。

教授，博士和上校三人進行最行的點檢。雷克斯與勒賓瞪大眼睛，從觀測窗空兒注視着。

勒賓現在瞭望着下方巨大的三處台地，最大的叫布特雷麥歐斯台地，直徑約百哩多。

太空船急速接近……。勒賓發現了冒烟，雷克斯也看到了，不由得大聲叫着。

「爸爸，看到了烟，還籠罩着。」

查達斯嘟喃着：

「甚麼，還籠罩着？那就怪了。月球上沒有空氣，烟卽使飛揚也只不過幾分鐘而已，不會像在地球會籠罩地面上。巴勒特上校，你認爲如何？蘇俄人縱使有何新東西，那也下過功夫的？」

「不知道哪！我也非常注意那件事，但還是不知道。不過，成功登陸後就會明白的。」

「這次眞要碰好運了，爸爸，以後，該如何？」雷克斯問着。

「以後三十秒，打開馬達開關，要是沒有異樣，就不用多說了，準備！」

勒賓抓住長椅的兩端，防備了離開島嶼時所聽到的轟隆聲，可是那種聲音一點兒也不響，只聽到尖銳的聲音。（啊！裝有太空船液體燃料的船尾部分，被切開了。那部分沈入英國海岸的海底）勒賓想着。

一旦開始發動原子能馬達，現在已習慣了那種重壓。勒賓被推在長椅，可是有如教授所說的，沒有不愉快的感覺，呼吸也很舒暢。

勒賓從觀測窗望着，嘟喃道：

「雷克斯，那山脈是甚麼？相當高噢—從長影想像得。」

「亞貝寧山脈。約高一萬五千呎，烟還籠罩着，不是掩沒了台地了嗎？」雷克斯低聲地說。

勒賓認爲有如雷克斯所說的一般，太空船現在漸漸向月球下落下。已經繞了一周，船尾向下，可是到月面時，還有幾百哩，加予身體的壓力，漸漸地增加。

突然，雷特梅因教授與查達斯博士交談了一會，以後只聽到馬達回轉聲。勒賓心跳着，想到很快要登陸—究竟能看到甚麼？

突然，太空服大大地震動一下，勒賓不由得叫了一聲，月球的影子在觀測窗消失了，在黑暗的天空是閃亮的星星。勒賓沈着地問道：「是故障了嗎？」

「不是故障是故意的。」

巴勒特上校吼着：「別說話，肅靜！」

勒賓不語，往後退，靜靜地等待着以後的變化。經過幾秒，月面再度出現，可是現在已不是地圖般的東西，而是地表了。到處聳立鋸齒狀的山巒，陽光閃閃照射。

靠近一看，感到月世界更加荒涼，更不親切的世界。(要是碰到那種地方就不會浮出來了—。)勒賓想着，雷克斯說着。

「你看，是布拉特台地。能看到吧？就在那山脈附近，是頗為漆黑的台地。美國基地就設在正中央。」

烟已不見了，是消失了呢？或許是不廣及至此吧！布拉特台地看起來就在下方，隨着太空船的下降，月面愈來愈大，最後滿入觀測窗。

布拉特夫台地比想像得平坦，到處僅有少數洞穴，勒賓的眼睛還沒有看到美國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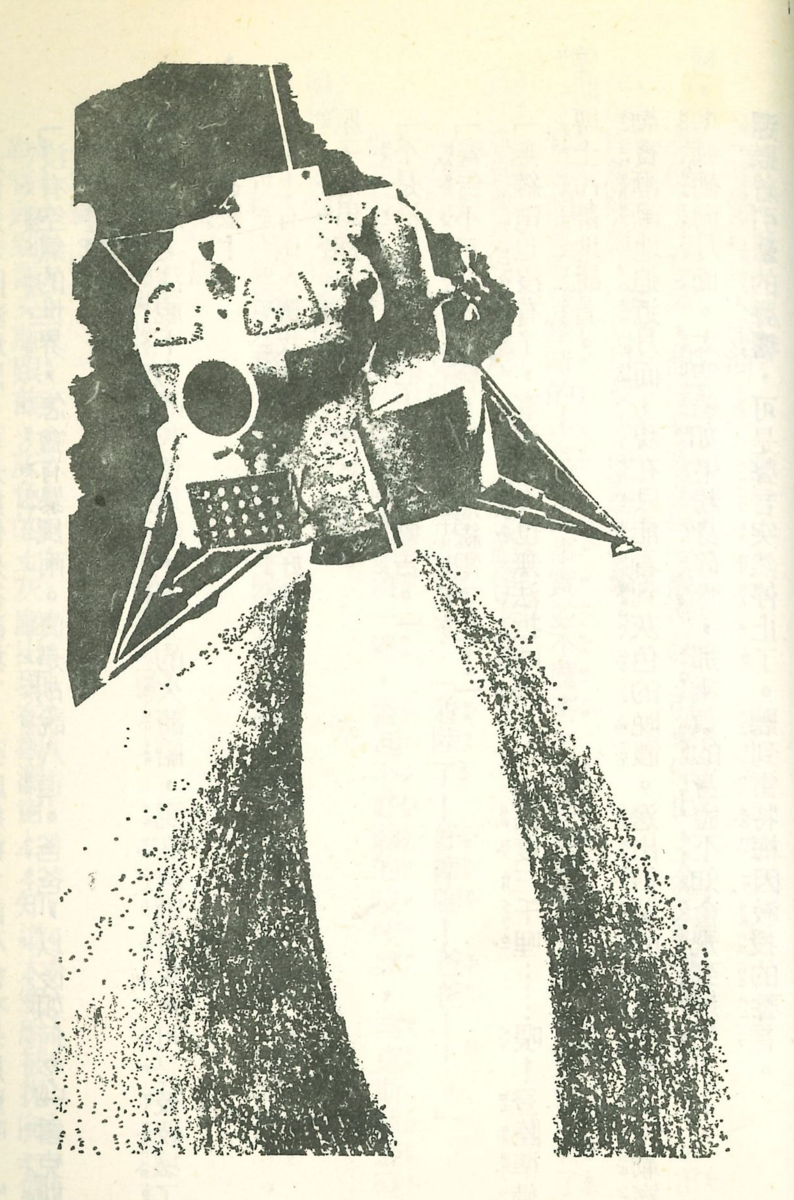
「雷克斯，有何建築物呢？圓頂型的嗎？」

「一點兒也不知道。無可否認，美國人所建的怎樣的基地，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惟恐蘇俄人知道，也許建在地下。無可否認有幾個洞窟，或許是流星所破壞的。

啊，請看那兒！那不是太空船起飛和降落的地點嗎？」

「看到甚麼沒有？」雷特梅因教授說着。「旁邊有觀測窗吧！現在駕駛席一點兒也不能動了。」

勒賓凝視着：



「是起飛和降落地點。可是好像是被破壞了，到處瘡疤，該不會有暴風雨吧！」

「沒有空氣的世界，怎會有暴風雨。眞是胡說八道。爸爸，以後如何？」雷克斯說着：

「三分鐘準備！」

勒賓屏息，注視下方的灰色景物，下方的火箭船，現在清晰可見，可是被破壞了，此外，能看到甚麼！

「啊！有個人讓我們滅息了光，好像是種信號。」

原子能馬達力强，聲息突然增高。

「不是給我們信號吧！也許是警告。」

「警告不可登陸，啊！好用無線電了吧！」

「無線電也沒有了，事到如今也無法折回去……。高度三千哩……喂！登陸準備！」查達斯博士冷靜地說着。

勒賓漸漸地迫近月面，現在只能看到灰色的晚霞。送出信號的光也消失了。勒賓伏在長椅，準備衝向月面。太空船如果粉身碎骨，那乘員的身體不知會飛到那兒……。

還聽着引擎的聲響，可是聲音突然停止了。聽到雷特梅因教授的聲音。

「準備着陸，加油！」

連續了幾秒鐘，想來有如永遠一般漫長。引擎停止，太空船漸漸下落……。雷特梅因教授操作駕駛盤，突然以反方向開動引擎。

勒賓想像着登陸時的休克，但事實並不厲害，太空船搖搖晃晃。引擎聲沒有了，突然勒賓注意到像是沒有重壓一般，太空船停下來了。

「登陸了。」雷克斯解開皮帶叱叫着：「着陸了！好棒喔！爸爸——。」

他的聲音中斷，突然太空船大傾斜一邊，響起不好聽的吱吱聲，雷克斯腦袋碰到對面的牆壁，船室的電燈也突然熄了。

雷特梅因教授大聲叫着，勒賓呼吸感到困難，爲甚麼呢？太空船又開始動了，他們似乎又被帶起來一般。

勒賓想像着那股似乎產自地下的强烈力量。

「地震。」

勒賓跑到雷克斯跟前，灰色的土灰塵出現在觀測窗上，知道太空船被拋向一端……。

突然，勒賓感覺到似是被某種東西打中腦袋一般，眼前出現了紅色的火花，以後甚麼都

不知道了。

地下基地

勒賓睜開眼睛，歪着疼痛的頭，喘氣着。究竟這兒是甚麼地方？望着朦朧的四周。於是，看到雷克斯似是擔心地彎下身，查達斯博士與雷特梅因教授跟在後頭。

電灯非常微弱，四周萬籟俱寂。

勒賓好不容易起來，坐着：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簡直碰到象一般——。」

「比碰象更危險呀！」

雷特梅因教授，查看勒賓額傷後：「還好，傷勢不重，將會頭痛一、二鐘頭，不要緊的，這種事也別放在心上。」

「這件事，是甚麼？」

於是，查達斯博士回答着：

「那也是我們所不太明白的。太空船順利登陸，不過，月球方面不希望我們登陸的—似

乎被擊退了。

以前，我還是學生時，被大家抓起來，抬起來；這次太空船也像如此。」

博士聳着肩「我們在布拉特夫台地裡面的某一處，我想確實在距離美國基地二哩內的周遭。然後會發生甚麼呢？就無人知道了。地面的震動現在停止了，走到外面還是危險的。」

勒賓注意到船室大大傾斜，到目前船室的天花板，已經不在上方，而是橫着觀測窗在下面，惟恐碰到了岩石。

「已經飛不起來了？」

「這是愉快的質問。現在要把太空船拉起，要有兩輛起重機。啊！爸爸，你看那個！快！快！」

雷特梅因教授聽了他的話，飛快地看着計器盤，

「怎麼啦？」

「船室的氣壓下降，好像那兒漏空氣……。」

雷克斯快說着，那時，太空船又大大地震動着：

「穿上太空服！」

查達斯博士大聲說着，開始爬出傾斜的船室。

「氣壓已降到危險狀態，快！」

勒賓趕快跑到存放太空服的房間，太空船又搖動着，停住脚。現在幾乎沒有空氣了，每次呼吸肺部感到困難，

勒賓好不容易上了階梯，抵達太空服房間，拿着太空服，遞給近在咫尺的雷克斯。

「不重呀！」勒賓想着。

勒賓對巴勒特上校說着甚麼，雷特梅因教授戴上盔形帽，上校的頭似是掙扎着，數秒鐘後昏迷不省人事，可是給他戴上太空帽，呼吸又順暢起來，恢復了意識。

「謝謝—。」

上校說着，擺了個姿勢，接着穿上太空服。雷特梅因教授目視氣壓錶。

「這不得了，我所害怕的狀態，請看那邊。」

太空船船體進入鋸齒狀的裂縫。空氣也漸漸逃進那裂縫。現在，幾乎是眞空狀態了。假使不穿太空服，必死無疑。

「爲甚麼會有此事？」勒賓問着。

查達斯博士向前邁出。

「我也希望明白那回事，會碰到岩石……。」

博士打斷了，皺着眉頭，說着：

「啊！那聲音。」

簡直是隻大貓撓着太空船，船體的聲音。

「爪音」勒賓口裡說着：而且注視着裂縫處。

「月球裡沒有生物，是誰？萬一—。」

勒賓止住了，其他四人也屏息望着，再度輕輕搖着太空船。雷克斯透過那裂縫朦朧中看到些甚麼。

「是甚麼？」雷克斯顫抖地說：「爸爸，有甚麼危險吧。一直注視着我們，像要進來似的。」

查達斯博士好不容易地說：

「這就麻煩了。想不到會有月球人吧！到外面去看看，該不會有普通人以外的東西吧！」

「不能出去！」雷克斯不由得大叫着。

「不是留在船內的意思，連通過氣密室的工夫也沒有了。太空船裡，不管怎樣，空氣已經空空了，跟有蓋子的罐頭罐一樣。啊！出去跟有幾個頭的怪物喝茶吧！」

博士沈着地走向氣密室，打開氣密室的門，出去外頭，雷特梅因教授立卽跟在後頭，接着巴勒特也出去，雷克斯深呼吸，

「啊！輪到我們了，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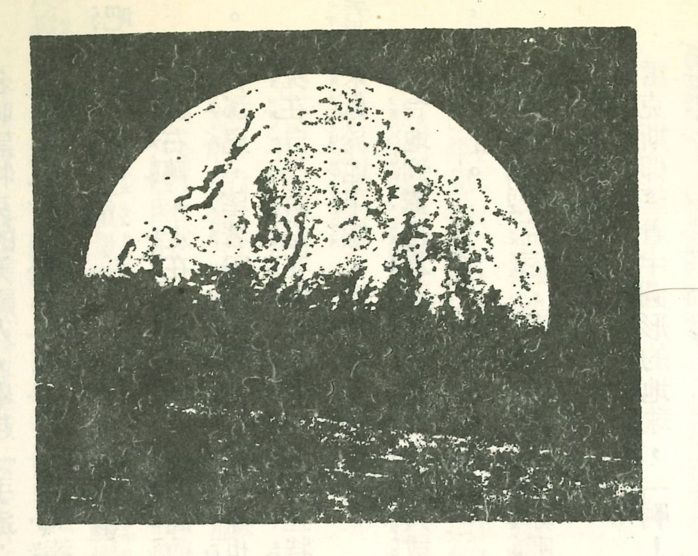
跟勒賓打個招呼，走向出口。

勒賓想起了上次漂流太空時恐懼情景。不過，那時至少知道自己所處的狀態，現在就不同了，任何情況都不詳。不知道甚麼時候所讀過的幻想科學小說，一直浮出腦際。

勒賓越過氣密室，轉瞬間浮在空中，勒賓忘了月球的重力大爲減少的事。

他吧嗒吧嗒地走着，來到月球的岩石上，響起吱地聲響，不是發生了令人駭異的事嗎？似乎脚下的地面擧起來了，而且塵雲如打漩兒般瀰漫飛揚着，覆蓋了他們身體，不久平息了。

灰塵飛進了太空服裡面，呼吸也感到困難。勒賓不由得叫着。



「雷克斯！」

「地這兒喲！那八頭怪物！」勒賓笑着。

巴勒特上校與雷特梅因教授非常擔心似的。離同行者數公尺處，站着一位與同行者穿着一樣的太空服的男人。

不是怪物。但是他並不歡迎同行者。

「擔當史克普之戰的是黑特克。」穿着太空服的男人說着。從那聲音的口調知道必是美國人。

勒賓放下心，穿着太空服男人繼續說道：

「你們背叛我們的警告——不要接近——。」

「你們的警告未到達我們。因爲流星破壞了天線……。究竟，這月世界，發生了甚麼事

？」查達斯博士問著。

名叫黑特克的美國人，舉起一手道：

「啊，請來基地。你們太空船的馬達捲起了塵雲，被我們的放射能暴露了，啊！一起來吧！」

他向右轉，走在前頭向灰色的地面前進。那時，勒賓記起了自己踏在實際月世界的實感。站在那兒，望著四周的景色。雷克斯也一樣地站着，兩位少年驚嘆地、認眞地看着四周。

現在自己所站在約六十哩大的布拉特台地的正中央，眞是想像不到的事。台地的牆壁，看起來低於地平線，簡直像低丘一般。

大台地到處也看不見，處處有洞穴或丘陵，但沒有色彩，一切景物均呈灰色，只是單調，黑影——。

「景色多麼荒涼，雷克斯看看地球吧！」

「嗯！看得很清楚。」

雷克斯仰望着半圓形的地球，「啊！現在非常想立即回去。可是，我們所搭乘的太空船，已經如此，無法回去了。」

勒賓聽了雷克斯的話，回頭看着太空船。那兒橫躺着勒賓前所發現，報告的故障火箭船。

聽到黑特克的聲音：

「諸位，快來。在我們尚未明白的地點有許多塵埃。你們太空船的引擎，再度瀰漫，捲起一時業已平息的塵埃。要是不放射放射能，就不快來嗎？」

雷克斯與勒賓開始快速前進，每前進一步，塵雲擴大。幸運地，塵埃並未積聚濃厚，不過每個人都擔心着。

「令人毛骨悚然。」

雷克斯嘟噥着，勒賓忘了穿着太空服，點頭着。

陽光痛苦般照射，天空漆黑，此種對照很是奇妙。戴上特製的眼鏡，眼睛耀眼。

而且月球上重量輕，任何東西動作緩慢。雷克斯一度往上試跳，簡直像羽毛般約跳四公尺高，落到地面。巴勒特上校見了此狀，大聲說：

「多混蛋！脚脖子會扭斷的，不要回去嗎？黑特克，還有多遠？」

黑特克指着前方丘陵。

「在那兒。那是地下洞窟的進口。到達這月世界後，就以該洞窟爲根據地。」

雷克斯與勒賓，望着那丘陵，有岩石的地點就是設門的所在，那是非常巧妙的，不注意的話就會不知道的。

黑特克打開門，六人進入氣密室，前頭有個隧洞，打開隧洞，進入高十呎，長四呎的洞窟。

那兒有各種設備，勒賓首先想到洞窟的四周由玻璃覆蓋着。可是，那與鋼鐵般一樣堅固是堅硬的塑膠圍成的。

洞窟中有兩人等候着，一位約四十歲長臉的人，雷特梅因教授和查達斯博士一眼看見那是克萊博士，是美國有名的科學家；另一位非常年輕，金髮藍眼。

「奧拉夫遜，你看，無線電所連絡的人。他是冰島人吧！爲甚麼在這兒呢？」雷克斯小聲地對勒賓說。

黑特克脫下盔形帽，同行的五個人也取下盔形帽，「在這兒商量吧！」

黑特克說着，脫下太空服。

「很久以前我就希望遇到你們兩人，想不到會在這兒相遇。」

查達斯博士摘下盔形帽，

「眞的，言歸正傳，就讓我介紹吧！這位是巴勒特上校—數學家，那兩位是雷克斯與勒賓，第一次遇見時像是個預備校的學徒，非常粗硬棒的男人。

你們同行的其他人，在那兒呢？」

黑特克仔細地望着博士，「死了。」地回答着。

「嘿，甚麼！」

「死了。」

黑特克沈甸甸地坐在簡陋的椅子上。勒賓發覺到他憔悴，不和藹的臉孔。

「十四人動身，只有克萊，奧拉夫遜和我三人，留在這兒。」

「這—這就慘了。黑特克，發生了甚麼事？跟那塵雲有關吧！」雷特梅因教授低聲地說着。

「當然，當然是。」巴勒特上校說。「這是殺人—那也是種殺人的計畫，蘇俄人甚麼都幹得出—。」

「蘇俄人？誰說是蘇俄人？」

黑特克一直聳着肩說：

「他們是安全的，他們在莫斯科海設立基地。那兒距此有幾千哩遠。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蘇俄人的事。他們沒有跟外人交涉過的。」

「那麼，核子武器—我想那是核子彈的所影響的。」勒賓說着。

「說的是。那是我們所謂的『史克普』比在地球所實驗的核子武器更強。可是不是蘇俄人幹的，是我們所做的。」

大家沈默了一大段時間

查達斯博士，低聲地說：

「教授我們好嗎？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

於是，克萊博士嘶啞地說着：

「那麼，我說吧！所謂史克普之戰，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最初的太空船到達月球時是不久以前的事，我想你們也知道的。

法國在撒哈拉沙漠實驗，犧牲了無數的人，每個人都覺悟到在地球上進行核子武器的實驗是極其危險的，輿論也大加反對——。」

「每當混蛋的政府想進行時，他們都連手抗議，所以每個國家都無法進行實驗。請繼續說。」查達斯博士說着。

「不！已經沒有太多話了，簡直像惡夢一般……。我們開始準備，在卡基台地附近的「寧靜海」進行核子武器實驗。奧拉夫遜、黑特克與我三人留在這兒，其他的人都去了。」

說到這兒暫停，然後又繼續說：

「實驗非常成功。我想你們在地球也可看到籠罩的雲。而且有可用二百吋的望遠鏡觀測的巴勒馬天文台取得協同作業。

結果比預想確實大得多，到現在還不知其故呢！似乎與月球的地表有關吧！核子爆發一結束，隨即籠罩那塵雲。在場實驗的人們遠距爆發地點二十多哩，否則會全軍覆沒。」

勒賓屏住氣

「月球的塵埃有何作用？」

「問的是。我們做了多麼愚蠢的實驗——十四人死了，只剩下我們，因為空氣缺乏在幾星期前才死的。到我們明白時，美國火箭船也來不及援救了。」黑特克說。

查達斯博士駭異似的，

「我還不太明白。我們是援助你而你們警告我們不可登陸。」

「那因爲是你們太空船的原子能馬達之故，因爲我們獲悉會發生怎樣的事。你說的對，原子能馬達的廢棄物又捲起了一度平息的灰塵。託了那之福，你們的太空船得以不動，你們的生命也得以避免。」

接着，奧拉夫遜，慢慢地說着。他雖是冰島人，但不很積極靈活。

「傳達警告的是我。我不斷地送出信號，但天線發生了故障。我們卽使接到地球的呼叫，也無法從這兒打出去。

不過，這次的實驗，全是我們的過失。我未曾有過一次認爲核子武器的爆發是正確的。可是，我只不過是一位無線電士，而且又是冰島人。」奧拉夫遜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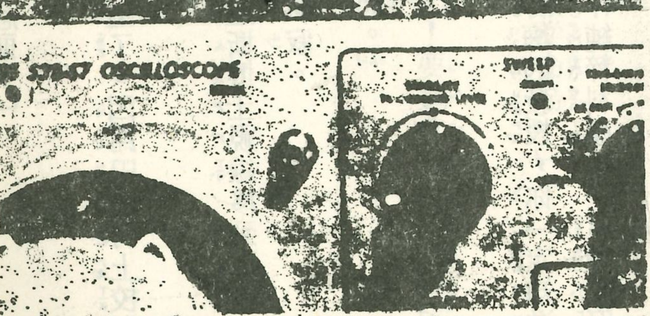
「的確如此。任何政府使用可怕的核子武器，該是多愚蠢的事，這次事件，我們應該好好牢記，謝謝！我們英國政府均與此無關。」

黑特克面對查達斯博士，露出冷笑。

「真的如此想嗎？」

雷特梅因教授皺着眉，代替博士答着：





「當然。英國政府決沒有那種計畫，就是這次的太空船是查達斯博士與我開發的，我們不僅月面就是任何地方也一點兒沒有進行核子武器爆發的念頭。」

黑特克不和藹地說：

「雷特梅因教授，你受騙了。我國秘密情報部早已知道了。因爲巴勒特上校與武器有關連的，我們就請上校說一下吧！」

勒賓表現出難以相信的表情，望着雷特梅因教授。查達斯博士視線移到上校，巴勒特上校現出未曾看過的緊張表情，撫摸着鬍子，房間又告萬籟俱寂。

雷特梅因教授打破沈靜問着：

「巴勒特上校，你不會眞的騙了我們吧？」

上校躊躇了一會兒，下定決心說：

「我一點兒也沒有說謊的心，因此我要正直地回答雷特梅因教授，你一定知道這種事的，任何國家的政府—當然包括我國，提供好幾萬磅巨資供作純粹科學用，這種政府決對沒有的。

我國政府當然也有核子武器的實驗計畫，完成原子能太空船然後想在月球進行實驗。」

查達斯博士不由得走前一步

「你說甚麼？巴勒特上校！」

上校聳着肩

「責備我也無用。我是數學家，同時是位軍人，只須服從命令。」

「是嗎？」

雷特梅因教授，失望地說，「叛徒！沒有其他的好話吧！要是有在月面進行核子武器實驗的苗頭，不管是雷特梅因，就是我也決不會完成太空船的。」

教授把臉背過去。

「我已經沒話說了，你想不到我的心吧！」

雷克斯握緊雙拳，凝視上校，像要揮出去一般說：

「可惡的傢伙！」

「雷克斯，停止。」

查達斯穩重地說：

「你所說的也不錯。可是我們現在是搭乘相同的太空船的一行人，有個人的感情，回地

球後說吧！至少要獲得保證如何回去？」

查達斯博士輕視地看着上校

「啊！滿足了吧！不過，黑特克，目前狀態如何？」

「不太清楚。空氣還須數星期才有，而且有幾千哩的路程。因爲有部桶造良好能行月面的月面車，能到蘇俄基地去。那麼事態該不會那樣慘吧！而且命令不可能接近蘇俄基地。我們負責修理火箭的艱難工作，奧拉夫遜也重新設置天線，聽到地球的通信，只是憤恨難消，無可否認的，不能從這兒通信。」

勒賓走到無線電裝置旁，在洞窟塑膠牆壁旁設有無線電裝置。

奧拉夫遜走到旁邊

「故障了，只是有外部的天線了，你是無線電士？」

勒賓點了頭。

「是的，要是教我那天線的操縱法，我想能有所幫助你——。」

「那，謝謝！」

奧拉夫遜坐在開關盤。「現在，我想地球會通信來的。巴勒馬天文台都定期發報，傳來

新的消息。附上耳機，聽聽看吧！」

勒賓依其所言附上耳機。

一方面，雷特梅因教授，查達斯博士及兩位美國人開始了議論，雷克斯注視着。巴勒特上校露出奇妙表情，站在旁邊。

「甚麼也沒發報。」

勒賓告訴奧拉夫遜。

「稍等一下，就可聽到。」

奧拉夫遜突然調節機械，於是不斷混着雜音，微微可聽到摩爾斯信號

「呼號，通信立即開始。」書寫的準備。

勒賓手拿着紙，作了書寫的準備。

「…從巴勒馬天文台到美國基地第一號。從巴勒馬天文台到美國基地第一號，收報準備……。」

那時，突有空電防害，勒賓緊張地調節耳機，由於緊張而落下去，拾起來再附在耳朵時，只聽到：

『盡可能十日之內作報告，一小時後再通信，以上。』

勒賓唯對自己生氣罷了。「我多麼迷糊，想必是重要的事。」勒賓不由得脫口而出，接着問「是重要的消息嗎？是甚麼事呢？」

奧拉夫遜摘下耳機跳起來，臉色蒼白。

「現在聽到了？」奧拉夫遜大聲說着，雷特梅因教授與黑特克，一齊回頭看着他。

「他們的情況極爲悲慘，我們也差不多……。」

「究竟，甚麼事？我們沒有聽到呀！快，快說！」

奧拉夫遜搖着頭。

「各位附上耳機，是來自巴勒馬天文台的通信。我們可確定了—蘇俄人也進行核子武器爆發。在此地，十天以內實行。結果如何，我們必會很清楚的。跟我作了同樣實驗，放射能將附在月球塵埃，塵埃雲籠罩整個月球。」

月面上的危機

雷克斯不由得跳起來，可是忘了在月球減輕重力的事，頭略微碰上天花板，他大聲說着

「讓他們核子武器爆發吧！蘇俄人未曾嚐過那種慘事，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

奧拉夫遜說着。「蘇俄人在月球裡側，這兒發生了甚麼事，一點兒也不知道，無可否認的，月球裡側是無法用無線電與地球取得連絡，只要實驗必死無疑。」

「說的是。」

黑特克嚴肅地說。「我們所能明白的事他們的實驗場所距莫斯科海他們根據地幾哩地方。他們一度舉行核子爆發，要是搗起月塵，就無可防止了，這是從我們的經驗可得知的。」

「我們若警告他們？」勒賓說着。

「怎麼做呢？無線電也無濟於事，雖能收報，但無法發報。有月面車，但到他們基地也須費多日，最後我們也無法阻止他們的核子實驗。」

黑特克繼續嚴肅地說着。

查達斯博士望着雷特梅因教授。

「我頗不贊同……。黑特克，如何是好呢？」

「我們能做甚麼呢？不關我們的事，只有置之不理了。」

黑特克閉了嘴，又開口道：

「那也不是我們應盡的義務。可是，克萊博士你也有同樣想法嗎？」

雷克斯與勒賓到此時幾乎忘記了克萊博士。



「我也如此想，奧拉夫遜你呢？」

奧拉夫遜聳着肩。

「我是冰島人，而且像我們小國的人，沒有政治的野心。我認爲現在不可再猶豫了，要去警告他們，只有使用月面車了。準備月面車吧！」

黑特克搖着頭。

「不！那不行。你的工作總須想辦法使用無線電。我們著手修理火箭船。蘇俄若是從事核子爆發，我們不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而且來自地球的太空船也靠不住……。」

那時，巴勒特上校，突然說着。

「的確如此。那是我的工作。而且我也有幫助月面車的設計……。到蘇俄基地去將會白費心機的，所以非年輕人去不可。在這兒的兩位年輕人和我三人我認爲較適任。三人能去的話，駕駛也能辦的……。」

巴勒特上校，注視着雷克斯與勒賓，「如何？可以去吧？」

勒賓與雷克斯迅即地使了眼神，他不知道該如何說是好。不過，雷克斯立即說着：

「我們到目前爲止已經幹了多次聽天由命的冒險事，再冒險一次也無傷大雅。」

然後，向着勒賓

「如何？你呢？」

勒賓點了頭，說：

「我想幹得很多很多！」

聽了他們的話，雷特梅因教授「咚」地拍擊桌子

「可是，我不允許！等於眼睜睜地看着兩個年輕人去送死一樣。巴勒特，你騙了我們，已經給我們很大的痛心。」

查達斯博士沈着地說：

「你們兩個人，好好聽着。」

他支持着教授所說的話，

「我所了解的只不過是目前的狀況而已。假使蘇俄人進行核子武器的爆發，他們全部死亡，他們的太空船也必會毀掉。

我們眼看着他們自作自受呢？還是努力勸止他們。抵達蘇俄人所在的莫斯科海。只有月面車而已。

月面車去的話，至少須費百個鐘頭，又必須通過核子武器安設的地點。他們何時實驗爆發，我們也不知道——。」

「那是我所覺悟的。」

勒賓說着：盡量露出笑容，查達斯博士接着說：

「不！要是你們去遲了些，你們的氧氣也無法保證能否回到布拉特台地。

而且蘇俄人不相信你們的話，必竟還會實驗，明白我的話吧？」

「諾斯，你想幹甚麼？三人去送死嗎？」

雷特梅因教授大聲說着。

「有關那件事，你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的。」博士說着，就坐在椅子，摘下眼鏡擦擦，又繼續說着。

「想正面看到事實嗎？就是你，我想也該明白的。假使我們捆着手無所事事，我們也會絕望的。美國基地現在也無太空船飛來，我們的氧只能維持幾個星期。我們若是想回地球，只有搭乘蘇俄的太空船。」

博士看着黑特克，露出傷感的表情，「很可惜的，那是事實。假使巴勒特與兩位年輕人想去的話，我們也沒有阻止的權利。」

「可是——。」雷特梅因教授說不下去了。「那也是一種該如何把握是好的問題，而且發現了蘇俄的基地也不是舒服的事——。」

「不！我認為沒有你所想的那樣嚴重，我是位數學家，而且任何時候都能看到星星的。」巴勒特上校說着。「我們已經下定決心，愈早動身愈好，在實驗以前趕到的機會更多。

啊！你們準備吧！黑特克君，我們想帶充分的氧氣和食糧。」

三十分鐘很快地過去了，勒賓腦海裡混亂不堪。他非常地不相信今後三人能搭月面車到

月面的裡側，簡直有如惡夢一般的心情。

可是，這不是夢中所見的，也不是幻想的—是道道地地的事。想做的事有如山堆一般多。

黑特克與克萊博士，到處點檢月面車，奧拉夫遜、雷特梅因教授，查達斯博士三人，認眞地查看雷克斯與勒賓的太空服或盔形帽的無線電裝置或氧氣筒，有沒有不好的地方。

「那麼，爸爸，我去了。」雷克斯說着。

雷特梅因教授躊躇了一會：

「有想讓我知道的事嗎—現在一切都好了。那麼，祝福你們幸運。勒賓，就是現在還是認爲你不介入此事較好。」

「不！我知道了，請不用擔心。」勒賓沈着地回答。

雷特梅因教授默默不語，巴勒特上校、雷克斯、勒賓三人通過氣密室時回頭看着。個子高的教授，茫茫然地站在不管用的無線電裝置旁。

勒賓覺得教授很是可憐，可是已經沒有想像此事的空兒。一通過氣密室，來到陽光閃閃照爍的外頭。

太陽已高高在上，布拉特台地的美國基地正是白晝時間，但是黑影子拖得長長的。

黑特克準備了强力的月面車。那月面車已經有好幾次在凹凸不平的月面上旅行。

月面車像大的、粗胖的貨車也裝上車輪般的履帶。到目前爲止很少發揮過它的强力。在月球上安設了强力的引擎，該會走得很快的。

那月面用的貨車在地球首次完成時，美國新聞大書特書，勒賓也知道的。他也知道月面車途中沒有燃料補給也能走數哩遠。

黑特克通過月面車的氣密室，進入車內。

「這次像是一種賭注。縱使在實驗前各位抵達莫斯科海，蘇俄人也不一定會聽從你們的勸告

「若是熱心的話就該去嚐嚐。」

上校唐突地說着，「黑特克，已經刻不容緩了，引擎、食糧、飲料、燃料等都點檢了嗎？」

「當然。此外連空氣、地圖和六分儀也都點檢了。還未完成的是這次旅行之無謀。」黑特克說着。

「那當然知道的，那麼，全部完畢了吧！」

勒賓說著，巴勒上校點了頭，「啊！出發！」

月面車裡，氣壓保持正常，三人穿着太空服在車內。可是車內狹窄，雷克斯與勒賓必須緊靠着身體擠在駕駛座後面。

巴勒特上校知道月面車的操縱，打開引擎開關，立即響起笨重的聲響，月面車向西走着。很快地，美國基地或太空船的出發點在地平線對邊消失了。月面車一直往前進。

勒賓突然跟雷克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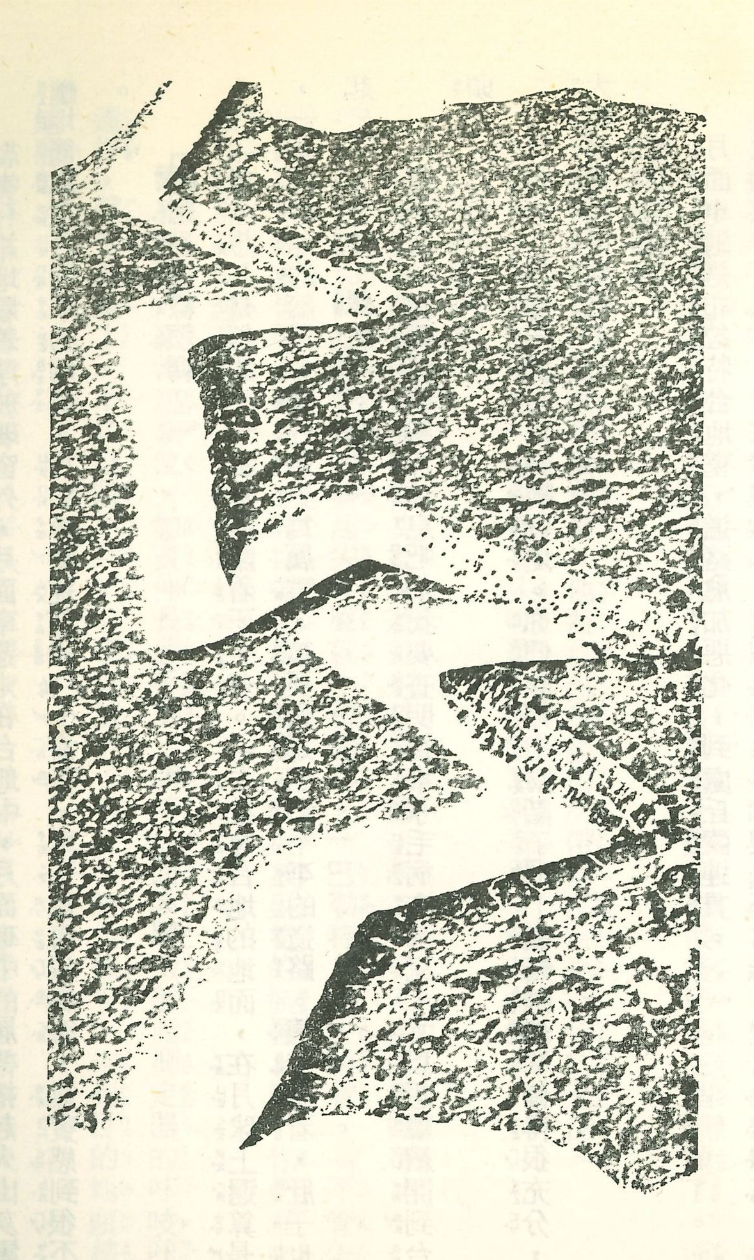
「如何通過這廣大的布拉特台地呢？月面車確實具有優異的性能。不過大概不能攀登一萬呎高的台地壁吧！」

「那沒有必要。布拉特台地也沒有那麼高深，而且月球上每個台地也不像是個井，像個盤子。並且台地壁到處是裂縫，通過裂縫就行了，我擔心這個，倒擔心塵雲。

巴勒特上校在這麼遠的地方有塵雲嗎？」

巴勒特上校回頭看着，

「要是到的話就會明白的。那兒左側有放射能測定器，一旦有放射能，就會咔吱咔吱地響，放射能測定器不響當中就可放心了。」



勒賓仔細地看着厚玻璃窗外，月面車還走在台地中，月面車中的履帶捲起火山灰雲，朦朧地籠罩在月面車的兩側。月面車時速超過三十海哩，車子震得很厲害，勒賓感到很不舒服。

「路總是這樣壞嗎？」

「嗯，想必是壞的。」雷克斯露着牙笑着。「布拉特台地的地面，在月球上還算是好的，一過這台地的牆壁，到外頭更爲厲害，必要通過凹凸不平的道路。儘管想着，肚子也奇怪起來了，上校，休息一下吧！」

「還不行。你們以後輪流休息吧！我要查明這車子毛病在那兒，所以想繼續開到台地外頭。」

再過十五分鐘，就可以到牆壁處。你們該停止講話了吧！氧氣雖然準備得很充分，但是大概都需用得到吧！」

雷克斯說着。

月面車通過布拉特台地壁，道路愈加惡化，到處丘陵連貫。

月面車進行緩慢，勒賓頭痛得很。月面車爲了避開洞穴或山丘，經常改變路線，也曾駛

在裂縫裡。

速度緩慢起來，約二十五海哩以下，勒賓看着手錶，出發後已過三個鐘頭了。還須走九十七個鐘頭。

勒賓發覺自己簡直傷痕纍纍。他將自己身體用皮帶繫在雷克斯旁的座位。

突然，咔吱咔吱……地響起了尖叫聲，勒賓感到駭異，浮起身體。

「是甚麼呢？」

「是放射能測定器。」雷克斯望着放射能測定器，說：「必定接近塵雲了。」

「放射能測定器不連續響起尖叫聲就不用擔心。」巴勒特上校快說着。「不管怎樣，我們面對了危險也不改變初衷。因爲這部車子設置了防止放射能的裝置。啊！你們誰來這兒，替代我開車，讓我休息一下。」

雷克斯到月面車駕駛位，勒賓伸長着手脚，閉着眼睛傾聽放射能測定器的咔吱咔吱聲。還好，聲音遠離了，不久就聽不到了。勒賓放下了心。不過他想着，未到目的地頭總是無法適應的。

月面車偶然停止不進，巴勒特讓它停止的，他迅卽穿上太空服，手拿六分儀。

「希望看看路線是否無誤，不須擔心的。想必是正確的方向吧！爲了謹愼起見，好好調查是對的。」

那種確認只須幾分鐘而已，而且現在也由雷克斯駕駛，巴勒特上校忙碌地計算着。

月面車在惡戰苦鬥中前進。勒賓身體各個關節疼痛，昏昏沈沈打盹着。

不久，月面車又停了，駕駛席的雷克斯回頭說着：

「輪流開兩個鐘頭好嗎？」

「好—的。」勒賓說後，轉向巴勒特上校，

「我可以吧？」

「當然可以。我可以教你駕駛的操縱法，那，請坐在駕駛席上。」

勒賓依了巴勒特上校的話，坐在駕駛席，巴勒特上校教了他三十分鐘，還好，勒賓已有汽車駕駛的經驗，早就取得汽車駕駛執照，又曾經開過農場的貨車，勒賓記憶又好。

他立即知道月球地面到處有可讓路的地方，他想到了裂縫，便知道是危險的深穴想到洞穴就會有急傾斜的岩穴。

「你能幹得好的，那給你開吧！我要休息一會。盡可順着同方向前進，如覺得有可疑的

地方，就立即告訴我們。一個人輪流開兩個鐘頭。」

與其無所事事，不如做點事來得好些。勒賓坐在駕駛席，在堆積灰塵的地面，以適度的速度前進。

巴勒特上校打着討厭的鼾聲睡着，雷克斯也昏昏沈沈打盹兒。

勒賓緊張地開着月面車前進，腦中想着這個，那個等各種事物。

假使蘇俄人不聽我們的警告，結果會如何？進一層往壞想，我們抵達他們基地附近時，核子武器若是爆發，究竟會如何呢？

勒賓目視着計器盤的地圖，月面車必須通過名稱難聽的「死之湖」，前端有高原，再前端有名叫芬波爾特海平原，這些都必須通過的。

一旦通過那地方就進入月球的內側，也就看不到地球了。再前進數百哩的路程，就到達莫斯科海，事實上不通過洛莫諾索夫天台地附近也不錯的，不橫貫蘇俄山脈也沒關係的。不過，蘇俄人究竟會在那兒實驗呢？一點兒也不知道。

放射能測定器靜靜地不響，在月面開車並不很難，勒賓想着大概已經連續開了很長時間吧！

不久，換了巴勒特上校開車，勒賓回到原來的位置，而且放下了心，舒暢地伸着手腳。全身疼痛，無法立即入眠。不久也開始昏昏沈沈了。

任何人都不多說話。月面車引擎聲高，有必要的事想讓對方知道，必須大聲說。而且有如巴勒特上校所指摘的氧也是貴重的。

三人輪流，從三小時開到四小時，隨着時間的經過，勒賓注意了土地狀況的變化。現在，他們來到「死之湖」附近。月面車的震動雖然比以前好些，但看不到地面的影子；。

月球地域正接近正午時刻。

勒賓第四次或第五次輪到開車時，首次出現眞正困難的預兆了。放射能測定器開始咔吱咔吱咔吱……連續響着。接着響起咔、咔的激烈聲音，雷克斯與上校驚醒起來。雷克斯露出擔心的臉孔，「嚴重嗎？」地問着。

「嚴重噢。」

上校說着。「可是我們也不能折回去，進退維谷，怎麼做也不行。換我開車吧，再前進兩、三哩看看。」

巴勒特上校替代勒賓到駕駛席，而且開着月面車前進，咔咔的聲音，還不斷地響着……。

雷克斯抓着勒賓的手。

「這地帶一定被放射能侵犯了。因爲我們已經遠離了美國人的核子實驗場，這是千眞萬確的。這究竟該怎麼辦？」

勒賓默默不語，他專心地透過前面的觀測窗望着外頭。前方有幾個低丘，裂縫有如迷路般開展着。

「那裂縫旁的塵埃深厚嗎？表面上的灰像泥濘一般。」勒賓說。

「我不太明白。現在我想我們已經遠離了放射能。」巴勒特說。「月面車當然沒有絕對安全的保證。放射能是相當可怕的。與其中了放射能之毒，倒不如狠心死了來得好些。請繼續看着。」

上校加強引擎馬力，引擎響起了吼叫聲，但是仍以五十海哩的速度前進。來到荒野僻處，震動較前更甚。

雷克斯與勒賓在車內被震得受不了。可是上校堅持坐在駕駛位開着。不久，放射能測定

器聲音平息了。可是隔了一會兒，又開始響起更尖銳的聲音。勒賓顫抖着。

「注意！向左。」勒賓說着。

前進了幾公尺地面又開始搖動，有點被震上的感覺。堆積的塵埃有如雪崩一般離去，之後出現一個大窟窿，大窟窿開了一個黑口。

巴勒特上校不由得驚叫着，滑了個把手，速度減慢，月面車履帶碰到裂縫邊緣，響起吱—吱聲響，月面車大傾斜了。

引擎連續響着吼叫聲，勒賓看到正下方有個開口，不由得大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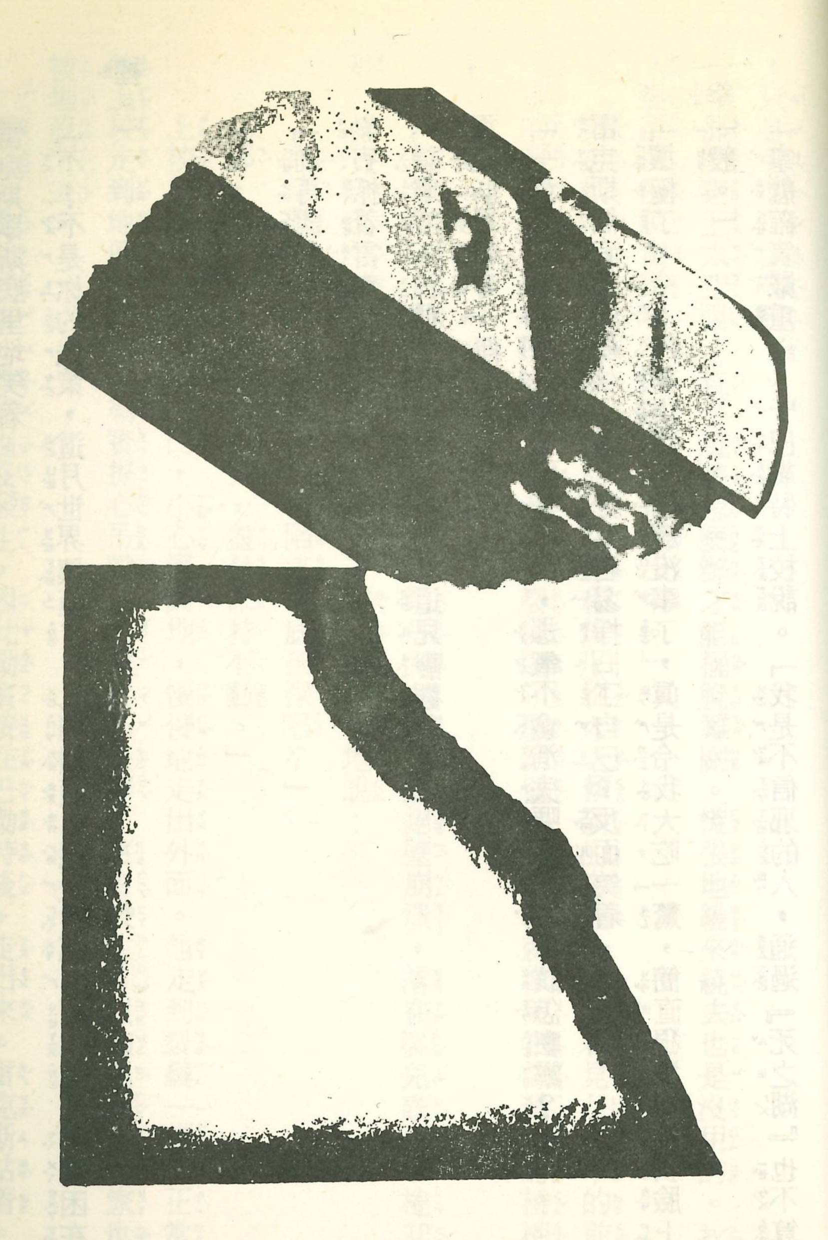
「請關掉引擎。」

聽到上校說甚麼的聲音，之後只有放射能測定器的咔吱咔吱的聲音。

月面車哆哆嗦嗦地發抖着，勒賓透過旁邊窗戶看着外面，發現月面車陷入大裂縫，約有一半深以上。

「萬事皆休了？想從這兒拔出來頂天爲難了—。」雷克斯露出蒼白的臉孔說着。巴勒特上校關掉引擎開關慢慢走出車內。

「好好檢查，這是我的失策。注意到時已來不及了。」



雷克斯歇斯底里地笑着。

「不！不是你的失策，這月世界壞極了，我們到頭來還是會萬事皆休的，被圍困在月球裡。」

冒險突進

「別再說那事了！」

勒賓抓着雷克斯的手。

「請肅靜，我們還沒死啦！我們在這兒靜觀吧！」

雷克斯扭轉身子掙開勒賓的手，

「一會兒，須要多久呢？要是不動，那氧不會消失嗎？如此，該怎麼辦？」

雷克斯簡直像中學生一般，好不容易掙回了自己，反而笑着。

「壞極了，令人畏縮得很。已經沒事了，真是令我大吃一驚，簡直狠狠地往我臉上打了一拳一般。」

「事態確實嚴重…。」巴勒特上校說。「我是不信邪的人，通過『死之湖』也不算甚麼

！只是名字不太好罷了。」

那麼穿上太空服，查一查該怎麼辦才能擺脫難關。慌張地繞來繞去也是沒用的。我們陷入裂縫，即使震動也不知道何時會拔出來。」

雷克斯與勒賓也都知道目前的狀態程度，從大大傾斜的窗兒，可以看見月面車的前部與後部的履帶陷在堅硬的地面。此其間，裂縫開了個窟窿，月面車就像架在裂縫上的橋樑橫貫着。

三人開始穿上太空服，開始輕輕搖動月面車，一部絕壁崩潰，落在裂兒底下，捲起朦朧塵雲，一時也不知道絕壁何時會崩潰，雷克斯發抖地說：

「再搖動一下，月面車也許會陷落，底部深吧？」

「那，請注意。我最先出去，盡量保持不動。」

上校扣開車子氣密室的門，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走出外面。他走到裂縫一端，正當巴勒特上校走到地面的瞬間，勒賓提心吊膽。若是岩石破碎，將會發生劇烈的地滑，大家也許會被埋沒下去。

不過，像這些事一點兒也沒發生，因此勒賓接在巴勒特後，走出來。雷克斯站着。

「我也出去嗎？」
「稍等一下好嗎？好好查查狀況，請回到駕駛座，如果情況良好，發動引擎，也許可以開出去……。」
上校爬到深深的裂縫邊，望着底部。勒賓也跟在後面，爬過去，陽光明亮地照着一部份裂縫壁，裂縫底黑漆漆一片。
「有手電筒嗎？」勒賓說。
巴勒特拿出綁在皮帶的强力手電筒。
「照裡面看看，我們在這兒像是不會崩潰似的，假使有崩潰的樣子，立即跳出來。」
上校按下手電筒鈕，勒賓看着裡頭，雖然能見到底，但不如想像得深，只不過是四公尺深。
「後面的履帶如果陷在洞裡就起不來了。現在沒有其他方法了嗎？若是開動了引擎，也許因震動而崩潰。」上校想着。「四周地面有多堅硬，查查看吧！你留在這兒。」
巴勒特上校慢慢地走近裂縫邊兒，悄悄地跳下洞底。若是地球，跳進四公尺多的洞穴，也許身體某處骨頭會折斷。可是在這月世界，重力非常輕，一點兒也沒有受到衝擊了。

勒賓大聲說着：
「沒有問題吧？」
「現在這手電筒混球，不管用。你下來嗎？」
「嘿！請等一下。立即下去，雷克斯，你沒事吧？」
「沒有問題的。請注意！」在耳機裡聽到了雷克斯聲音。
勒賓悄悄地接近裂縫邊緣，到目前爲止，閃閃發光的陽光一直照射，但突然間一下子漆黑一片，勒賓毛骨悚然。
裂縫中，就近在鼻前的地方也非常黑暗，勉强說有光線，那只是手電筒的一道光線而已。
「在那兒呢？」
「在這兒。」巴勒特上校說着，勒賓跳下裂縫底部。
「做任何事都需注意，那用你的手電筒照照這兒好嗎——你看，履帶下方的地方。」
勒賓依了巴勒特上校的話照着，還有兩人站在架在裂縫上有如橋樑一般的月面車的正下方。四周靜得可怕，到處看不見星星。

勒賓汗流浹背。雖是極其寒冷，但太空服抵制了寒氣。
如此立卽明白了月面車所陷落的狀態。

「大岩石破片若毀壞了履帶制動器，將會如何呢？」

上校仔細地查看。

「不怎麼樣的，卽使移動了岩石，也不會有多餘的煩惱。而且有鶴嘴鋤和鐵橇吧！那要拿起硬岩石也是不容易的，無論如何，穿上這極其笨重的太空服，將會有所了解吧！」

「更詳細地查查好些不是嗎？讓騎在肩膀吧！查查看履帶是否夾在岩石裡？」

勒賓將手電筒綁在皮帶上，騎在上校肩膀上。眞是謝謝，在月球上，勒賓似乎沒有重量似的。

勒賓開始查看夾着履帶的岩石，於是那岩石搖搖晃晃震動，像要陷入裂縫裡似的。

「啊！危險，崩潰了！」

勒賓大聲說着，將身體往後一倒，兩人倒下了，想着裂縫壁將會喳喳地滑下，漆黑的月面車搖晃震動。

勒賓將手電筒照着上面，屏住氣息叫着：

「雷克斯！開動引擎，打開開關！」

勒賓認爲月面車將會開動着。很快地爬着退出，不過，那時，一發覺令人駭異的是上校已經昏迷過去了。

勒賓拉着上校的手，大聲叫着：

「那，迅卽折回去！否則會被壓死的！」

可是，上校仍然動彈不得！勒賓大聲地說，喉嚨已嘶啞得說不出話來。後面的履帶，似乎滑落下去，月面車何時會落到他們身上，一點兒也不知道，只是不安定的動着。

那大的月面車若是落到他們兩人身上，那將會沒命的。勒賓拼命地抓着巴勒特，說：

「雷克斯！請開動引擎——。」

那是那可怕的瞬間，大約是十秒鐘的時間，月面車有如現在一般落下搖動着。勒賓露出要哭的樣子，用盡全力强行拉着上校身體。

灰塵濛濛地下來了，後面的履帶動了，月面車還在上方，不會很危險的……。

勒賓首次發覺到上校已被落下的岩石片擊中了。

勒賓拖着上校，好不容易遠離了危險區，不過月面車若是通過不了，怎麼做也無濟於事的。勒賓一手拿着手電筒照着對方，一手握緊拳頭。

「好好地幹！用力開動引擎！除此之外，別無生機。」

月面車前部的履帶落在堅硬的地面，還好，四周的岩石牢得很。

握緊月面車把手的雷克斯，逐漸地加强引擎力量，而且一點一點地——最初勒賓也不知道，月面車的引擎確實深入地面。

「好的，這情況！好好加油！」勒賓吼叫着。

最後，月面車前部的履帶深入堅硬的地面，後部的也慢慢起來，結果月面車脫離了裂縫。

勒賓放下了心，不由得搖搖晃晃跪在巴勒特身旁。

「幹得好！知道嗎？月面車能夠通過了。」

可是，巴勒特上校還昏迷不醒。勒賓用手電筒照着四周，月面車的履帶輾過岩石片或沙土堆積如山的裂縫底部。不過現在已經沒有沙土崩潰的掛慮了。

勒賓彎下身，將上校背了起來，而且開始攀登裂縫壁。好不容易爬到上面時，陽光過於

明亮，一瞬間眼花撩亂。

月面車停在二十公尺處。

「雷克斯，出來吧！上校受傷了。」

打開氣密室，雷克斯簡直像袋鼠一般跳出來。

「可用無線電聽聽經過吧！那把上校帶進裡面，脫下太空服否則無法着手的。」

兩個人將昏迷不醒的上校搬進車內，雷克斯進入放着盔形帽的駕駛座，開動引擎，月面車開始前進。

「這附近危險，若不盡速遠離此地，將會重蹈覆轍的。請脫下上校的太空服，到安全地方施救。」

勒賓脫下上校的盔形帽，接着剛要脫上太空服時，上校有了規則的呼吸，露出休克的蒼白臉孔。太陽穴地方受了大傷。必是被落下的岩石弄傷的。只受了這種傷，如果不戴盔形帽後果眞不敢設想，此次眞幸運，勒賓大聲說。

「即使停止月面車也沒關係了吧？」

雷克斯回頭說着：



「沒有問題了。放射能測定器聲音業已停止了。啊！上校惡化了，趕快準備繃帶。」

雷克斯蹲在上校旁：

「我聽聽你大聲叫吧！而且這事件不會再發生了。可是你們潛入月面車的正下方，連夢也沒想到。」

「嗯！那種話以後再說吧！找找看，那兒有急救箱。」

不一會，約過了二十多分鐘，巴勒特上校恢復了意識，可是身體弱得很，起不來。雷克斯與勒賓想着在這種狀態下無法好好前進，無可否認，月面車將會震動得很厲害。然而，上校大為生氣地說：

「現在已不能再浪費時間了，你們就把我當作圓木一般橫在這兒，你們輪流開車趕去。不一會兒，我想我也能開車了。剛才在有如地獄般的裂縫裡，發生怎樣的事情一點兒也不知道，你們那一個人救了我呢？」

「是勒賓。」

雷克斯說着，回到駕駛座，「你反對我把勒賓帶來月世界，記得嗎？」

雷克斯開動引擎，巴勒特上校，撫摸着鬍子，羞恥地說：

「帶來勒賓眞好。我們每個人常常做錯事情。……現在，我想都是我不好，我必須道歉。現在我必須告訴你們這次太空船建造是基於軍事目的的背景。儘管如此，我還是缺少說出來的勇氣。」

勒賓聳聳肩。

「剛才的事，請別放在心上。不管怎樣，還有很多事要做啦。」勒賓說着。

雷克斯與勒賓四小時輪流開車，不是輪到自己開車時，也是難以入眠。

勒賓心情不好起來，身體各個關節也感到怪怪的，想吃固體食品也感到難以入嚥，飲水受到限制，喉嚨乾渴愈來愈嚴重。

放射能測定器，偶爾咔吱咔吱地響，表示有放射能之所在。月面車漂亮地避開到處開口的危險裂縫……。

上校想再度開車，但其視力尚未完全復原。

雷克斯停下月面車，移動車內震動少的位置上的上校，使其橫躺着：

「我們能夠勝任的，只須查查路線，實在說我不太明白。」

上校指着月面車。

「我們現在正通過芬波爾海，已過了全體部路程以上。以後只剩下三、四百海哩就抵達目的地，能看得見地球嗎？」

勒賓透過觀測窗望着，一陣忙碌後，感到疲倦，幾乎忘記了注視天空。現在從觀測窗所看到的地球，形狀變了已爲四分之三的新月，低低地懸掛着。

「幾乎在地平線附近閃爍。」

「不能看到時就是我們在『月球內側』時。慢慢地黃昏降臨，天亮時無法抵達莫斯科海。」上校微弱地說着。

勒賓坐在駕駛座，再度開動月面車。雷克斯認眞地查着月面圖。

「假使蘇俄在莫斯科海的某個地方進行核子爆發的實驗，將是距離這兒幾百哩以內的地方。他們眞有實驗的決心嗎？

假使實驗的話，將是不得了的。可是只有十天可猶豫的時間，不過已經過了幾天了……。」

上校低聲說着：

「假使他們現在實驗的話，我們必會全軍覆沒。並且他們在何時實驗，我們一點兒也不

知道，只能順着這路程前進。除了必要之外，盡量不改變方向。過了一、兩個鐘頭才能確定路線，那時才能操縱六分儀。」

到目前爲止，搭乘月面車之旅已精疲力竭，艱苦得很，現在更倍加辛苦。勒賓繼續透過觀測窗望着，假使能夠看到前方塵雲飛揚，就能確定核子爆發的事，當然任何人也無法得救。

當然留在美國基地的雷特梅因教授等人也因準備的氧氣缺乏而全軍覆沒。

所有的蘇俄人無時無刻都準備着核子武器的實驗。

月面車的震動繼續不斷，而且不知道會延續多久。

在空中任何地方都無法找到地球的影兒，他們似乎到達了芬波爾特海境界周遭。

巴勒特上校，經常使用六分儀觀測着，將現在前進的路線寫入地圖裡。前方有廣濶的莫斯科海，洛莫諾索夫山脈橫貫在左側。

月面車一度面臨裂縫爲了避開該裂縫而改變路線。月面車經常通過堆積如山般多的塵雲處。

勒賓到目前爲止究竟握了多久的把手，甚至回數也都記不起來了。

這次辛苦的旅行，何時能結束呢？難以想像。勒賓對自己身體也失去了信心。

影子漸漸地加長，最後如果不點亮月面車的强力灯光就無法前進了。

「這兒是那裡呢？」

勒賓目視前方，自言自語說着。

「已經不遠了，再過一點點，好好加油！」

上校突然高聲地說着。

「啊！好好聽着！像是進入有放射能的地面。」

放射能測定器又咔吱咔吱地響着。雷克斯睜開眼睛，這正逢他休息時間，車子仍然不斷地震動着，好不容易昏昏沈沈着。

「又是裂縫了嗎？」

「不！我想我們已接近蘇俄基地。那麼，我來駕駛，已經沒事了。你們兩人休息。」

勒賓交給上校開車就坐在左側窗邊的位置。四周已是漆黑一片，太陽沈入地平線的彼方。當然到處看不見地球影兒，在月球這地方看地球，決對看不到的。

引擎響起吼叫聲，月面車前進再前進，放射能測定器不斷地咔吱咔吱地響着。突然聲音停止了。

他們必是抵達了莫斯科海的附近。可是莫斯科海寬廣得很，找遍了各處，就能發現到目標蘇俄基地嗎？在這找來找去之間，也許會核子爆發……。巴勒特上校說着。

「好的，若過了十分鐘，再好好檢查一遍。能夠測定星星，就能明白現在的正確位置，而且蘇俄人若在我們所預料的地方必定能發現到的——。」

那時，勒賓突然大聲說着：

「啊！在那兒！你看！」

雷克斯照話學話似地說着：

「在那兒？」

勒賓指着：

「那明亮，輾動——像螢火蟲一般，你看，看到了嗎？」

巴勒特上校，迅速地停下月面車，看着勒賓所說的方向。

「誠如勒賓所說的，發現得好，用無線電聽聽看吧。」

他開動引擎，將月面車開向看來像鬼火一般燈光的遠方。

雷克斯與勒賓掛上耳機，已沒有使用摩爾斯信號的必要。他們要是眞正接近蘇俄基地，

目前就能通話了。

「喂！喂！從英國探險隊到蘇俄基地。從英國探險隊到蘇俄基地。聽得到嗎？」

耳機嗡嗡響着，接着傳出清晰的聲音，那是外國鄉音相當重的英語。

「從蘇俄探險隊到英國探險隊，聽得很清楚。請接受我們的警告，距現在兩小時內將在這地域進行核子爆發的實驗。再說一遍，兩小時內將在這地域進行核子爆發的實驗。」

時間爭奪戰

巴勒特上校再度握緊把手，全速開動月面車。速度表已指在高時速七十公里，雷克斯與勒賓緊緊抱住坐墊。月面車震動得很，上校說：

「告訴對方，我們仍繼續前進與核子爆發實驗，將對他們生死有密切關係，大聲地說。」

勒賓向着麥克風說：

「蘇俄探險隊請讓我們知道指揮者的名字。其次是警告——核子爆發的實驗絕對停止。要是實驗，你們生命會有危險，再說一遍，你們生命會有危險。請回答。」

不過沒有得到回答，勒賓再度說着，還是沒有回答。前方能夠看到幾處明亮的地方，對方月面車似乎不只是一輛。

雷克斯將臉貼近觀測窗看着，能比勒賓看得更清楚。他刻不容緩地想知道對方的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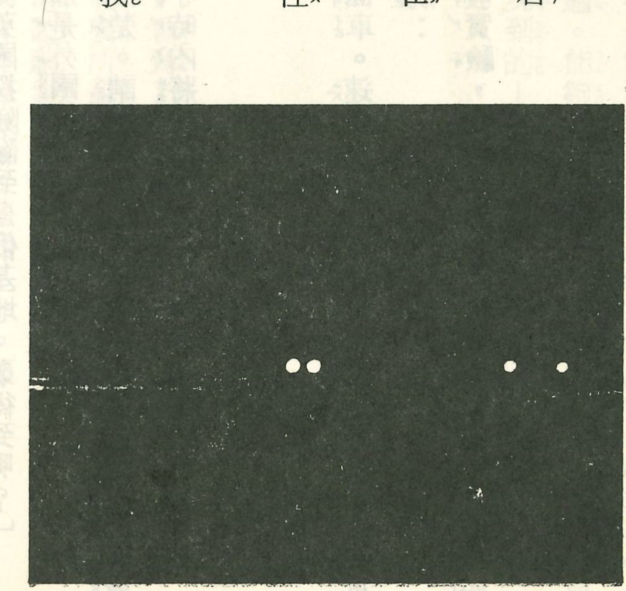
「距此一百五十公尺的前方有丘陵，現在能看到四點明亮的燈光，兩個亮光移到右側，另兩個停在原地。因爲左側有丘陵，所以請注意一下。喂！勒賓跟對方連絡看看吧？」

「那完全不行。」勒賓失望地說着。

「眞奇怪，他們應聽到我們的招呼聲，我想他們將不相信我們所說的話。」

上校拚命地操縱把手。

「像黑特克君所說，蘇俄人不樂於交際，



所以懷疑我們有所企圖似的，繼續發報吧！」

勒賓聽話似的繼續發報。月面車再度全速前進。雷克斯又報告着：

「現在亮光只有兩盞了。依我的想法，那亮光像是月面車的前、後燈光。月面車向左移動，啊！向右—啊！有裂縫—」

可是來不及了。勒賓邊即向前抱出，引擎嘎吱嘎吱地響，停止了。月面車大大傾斜，三人不由得大叫起來，雷克斯搖搖晃榥地站了起來，絕望似的。

「啊！履帶……請看……。」

勒賓握緊拳頭，履帶彎曲，月面車已半部陷入一個裂縫上。

巴勒特上校關掉引擎，來到窗邊，跟兩人在一起。

「該死！再過十分鐘就到對方所在了。勒賓跟他們連絡連絡—。讓無線電工作吧！否則他們到了地平線彼方就無從連絡了。」

勒賓調節麥克風，突然連絡着：

「我是英國探險隊，陷入困難狀態。救命，SOS！請回答！」

咔哩、咔哩……叭吱叭吱，叭吱外國調的英語再度聽到。

「我是蘇俄探險部。通話者是伊戈爾・塔雷斯君，不太了解，請再說一遍。」
「我是英國探險隊。我們陷入裂縫，車子動彈不得，等回答。」
沈默了一會，然後「明白了。請照灯光，立即去。」
「謝謝！你們要是說與我們毫不相干，怎麼做也無妨的，不愧是塔雷斯基君。」雷克斯攤開滿是汗水的手，說着。巴勒特上校也說：
「我也如此想法。塔雷斯基君，總是一向如此親切的。可是我們不知道你們是否相信我們。我想知道有誰留在他們基地。希望不是雷金君，否則我也不會相信他的。那事姑且不論，那麼兩人都穿上太空服，一穿就到外頭。這月面車已經不行了。」
三人迅即地穿好太空服，盡量拿必要的東西。在前方所能見到的亮光，漸漸地接近，勒賓按下裝在盔形帽的無線電裝置鈕，又傳出了蘇俄人的聲音。
「我是塔雷斯基，隊員一共幾位？請回答。」
勒賓立即回答：
「三位。巴勒特上校、雪克斯・雷特梅因與我勒賓・諾斯，請回答。」
「知道了。來我們基地。」

勒賓莞爾笑着，心裡想着，這是對方不懷疑我們的證明，勒賓接在雷克斯與上校後，通過氣密室，走到外頭。
幾小時前，極其黑暗的狀況，一轉亮如白晝。
勒賓從月面車跳下來，看着四周，下到漆黑月球地面查看算是第一次。漆黑的天空，滿天星光閃爍。在現在這地方完全看不到地球影兒。可是迎接幾千、幾萬閃爍的星星，勒賓說：
「好美噢！」
「嗯！可是，現在已不是欣賞的地方。我們要是不採取非常手段，蘇俄人兩小時內將會試爆核子武器。若是如此，這地帶將被含有放射能的塵雲籠罩。啊！是無線電連絡。喂、喂、我是巴勒特，我們明白嗎？」
接近蘇俄人所搭乘的東西，突然停止了。來到旁邊，知道他們所搭乘的東西是月面車。跟勒賓等人所搭乘的月面車比較，大小、形狀不同，可是走路用的屐帶是相同的。
車內設有氣密室，咻地開了門，巴勒特上校說「那麼，進去吧！」三人爬了進去。
巴勒特上校向着氣密室裡的麥克風說：

「全員進入氣密室，請指示。」

「我是塔雷斯基，立即上氣壓。」

氣壓表漸漸上昇，不久停了，三人脫下太空服。

巴勒特上校打開通往內部的門，三人進入車內。兩個人等着。一個已是白髮蒼蒼，上了年紀的人，戴着無邊眼睛。另一個人，個子高，英俊瀟洒的少年，年齡大概比雷克斯或勒賓大一或兩歲。

白髮人莞爾笑着，說：

「是伊戈爾．塔雷斯基。」「這位年輕伙伴是尼古萊斯．巴林斯基。各位，請多多指教。」

巴勒特上校與塔雷斯基博士握手，上校說：

「由衷感激。要是不來救我們，我們必死無疑。」

塔雷斯基點頭道：

「是吧！我們現在在月面危險地方，所以必須趕快回去。莫斯科海一端設有列寧基地，我帶你們到那兒。」

雷克斯似是高興地說：「謝謝。」然後轉向那少年

「再度相見多麼高興。你曾經來到我們所處的孤島上。從那時起就分別未見了。」

尼古萊斯．巴林斯基點頭道：

「我記得很清楚——。」他用流利的英語說着，「那時，我還小，你也是，可是我不太高興。

那時，家父在列寧基地，準備爆發的實驗，大約一星期前回到地球。我介紹了你，希望能看到你。」

於是巴勒特上校插嘴道：

「你們兩人好好聽着。我希望那實驗立即停止，縱使有任何事，也不能使核子武器爆發，明白吧？」

塔雷斯基博士駭異地望着巴勒特上校，長嘆一聲後，

「於是，仍如雷金所說的是千眞萬確的。他只是說是詭計。我失望得很，一語不發。」

上校緊張地快說着：

「出乎意料之外—究竟那是怎麼一回事？」

「那就告訴你吧！」

塔雷斯基博士沈靜地說，指着長椅，

「啊！請坐。不久前，我們知道你們在月球進行核子武器爆發實驗的計畫。關於此事，知道得很詳細，你們担心被蘇俄人攻擊。」

他用手阻止巴勒特上校，

「我們也一樣從事實驗的準備，而且我們也知道你們想讓我們實驗停止的努力，不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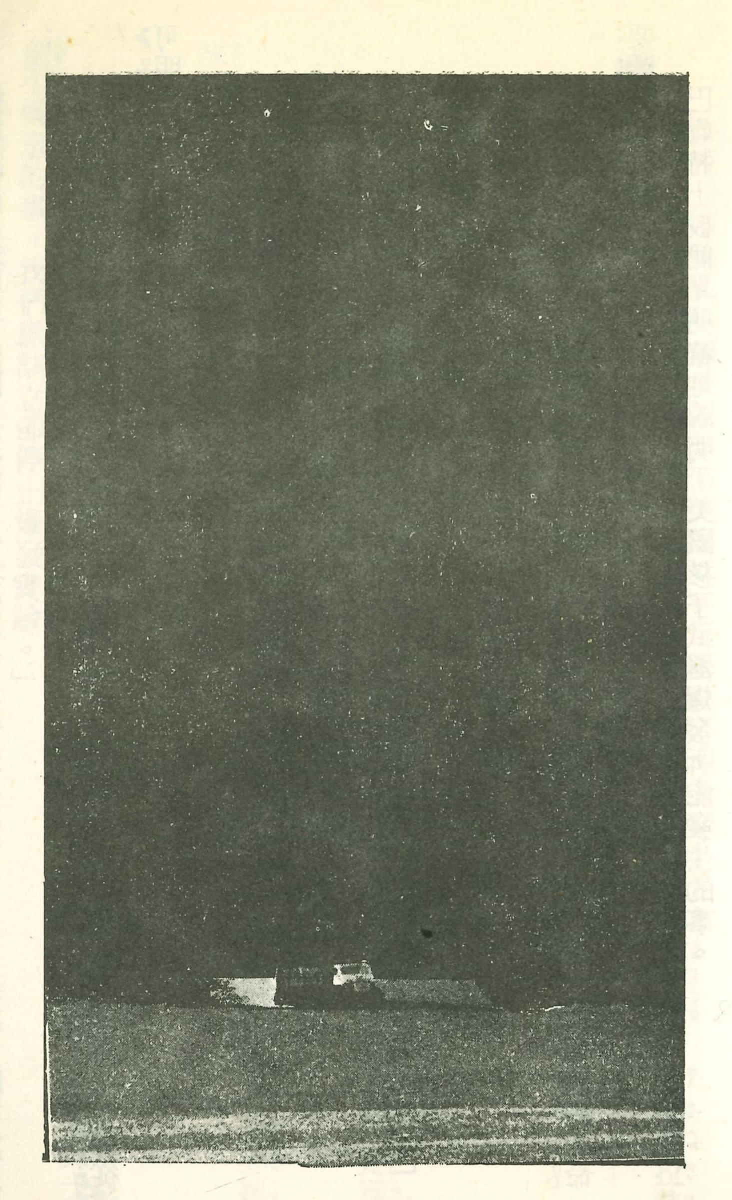
「不！錯了！」巴勒特上校大聲說着，「我們或是美國人決對不會干涉你們的事。」

「我們的核子爆發已經安設在實驗場所，這是我自己安設的。當然雷金和戈洛夫也參加。現在只等列寧基地一聲令下隨即爆發，該指令在兩小時內將可發出。」

雷克斯挺出來，說：

「不行。絕對不行。大家都會死的——。」

「請等一下。我們接到你們的無線電連絡，在兩輛月面車回基地途中，雷金如此說道：



『這是圈套，我回去基地，趕快着手準備。』

這樣說來，我們也想回去基地，但我們留下來幫助你們了。尼古萊斯．巴林斯基插嘴道：

「也許是眞的，假使你們有了生命的眞正危險，我想我們不會被留在這兒，僅從這點就可明白的？」

勒賓當然非常明白：

「結果如何呢？名叫雷金的人回到基地的話——。」

「從事核子爆彈的實驗。」塔雷斯基說，點頭繼續說道：

「可是不用害怕。因爲遠離了實驗場所，而且爆發後的結果應該令人滿足的。」

「絕對停止！」

巴勒特上校說着，咻地站了起來，

我如此地害怕它；塔雷斯基君，聽我們的話吧！假使你尊重你或你同事們的生命，絕對要聽我們的話。」

巴勒特上校簡單明瞭地說明了美國核子武器爆發所能發生的事。

首先，月面上捲起含有放射能的塵雲，然後自己從島上搭乘太空船，登陸布拉特台地，與地球無線電連絡萬般困難，越過幾千哩的月球荒野來到這兒……。

塔雷斯基博士靜靜地聽着，眼看着表情改變，長嘆了一聲。

「我該如何說是好呢？你們有那不說謊的證據嗎？」

巴勒特上校揮着雙手，

「你說怎樣的證據呢？在這月球內側，你們不能跟自己國家作無線電連絡不是嗎？可是只要有一次連絡，你們國人將會告訴你們他們看到帶有放射能的可怕塵雲。

我們在巴勒馬天文台出發前就接到這種報告爲了警告你們，冒死經歷這月世界難行的路來到這兒，不是嗎？僅從這點就可明白的！」

「我相信你們。」

巴林斯基突然說着，抓着塔雷斯基博士肩膀，「那是我父親所懼怕的事，雷金與戈洛夫完全不同意的事。我們應該立即停止爆發實驗。」

塔雷斯基躊躇了一會，

「不管怎樣，這是蘇俄最高會議的命令——。」

「那命令現在必須忘記。在這兒的人說了謊——當然不能如此——現在停止爆發實驗，對任何人也沒有損害不是嗎？在這之前，實驗還能做的。

我們不能再呼哧呼哧了，假使雷金比我們早回到基地，將會爆發核子武器的！」

勒賓聽了巴林斯基的話微弱地說着：

「核子武器一旦爆發，我們所有的人必會同歸於盡。縱使安設在幾百哩外的地方，我們還是在危險區域。一旦爆發，已經來不及了。」

塔雷斯基搖着頭，

「雷金快抵達基地了吧！好的！相信你們，呼叫雷金。」

巴勒特上校透過月面車的窗戶望着漆黑一片的月世界。

「如何呼叫呢？他所搭的月面車已經看不見了。要是隱沒了地平線，無線電就無從連絡了，必須趕去。」

巴林斯基再坐在駕駛位上，開動引擎，那聲音比勒賓想像得遠爲低沈。

「雷金慢慢地走，我想要追上他並不難，全速前進。」巴林斯基說，開始開動月面車，全速前進……。

塔雷斯基博士面對無線電裝置坐着。雷克斯與勒賓注視着看不見的前方月面車。

「到列寧基地還要多久？」雷克斯問着。

塔雷斯基看着月面圖

「約六十哩。不用擔心，我們必能追上雷金與戈洛夫。」

雖然說不用担心，但勒賓却擔心得很。

假使自己所搭乘的月面車陷入裂縫，怎麼辦呢？否則也許能追得上雷金的月面車，而且也想着說服雷金本人的事。他是位著名的科學家，勒賓早就知道了他的名字。他對歐洲人沒有好感。

勒賓想着，愈發擔心，只是熱心地盯着。

突然，駕駛席的巴林斯基回頭看，

「看到月面車了。距此一、二哩，呼叫吧！」

勒賓放下心來，他也看到月面車的亮光慢慢移動着。

勒賓放下了心，塔雷斯基面對麥克風清晰地說着，勒賓一面聽，一面想着若是學了俄語就好了，現在塔雷斯基的話，一句也聽不懂。

不過，塔雷斯基博士說了重大的事，可從其語調得知。勒賓對雷克斯露出複雜的笑容。

「辛苦了吧？」

於是雷克斯自言自語似地說着：

「就是現在，辛苦了，第一博士說甚麼呢？無法理解。在學校時，雖然想學俄語，但不行……喂喂，如何呢？」

塔雷斯基停了，開始對巴林斯基說話，表情露出擔心的樣子。

巴林斯基作了回答，塔雷斯基再向麥克風說着，他的語調令人感到很迫切的樣子。

「爲甚麼不相信我們的話呢？」

勒賓養成了習慣，不由得掛上耳機。於是生氣地說：

「請等一下，現在，稍微……。」巴林斯基用英語回答着。

「請來說明，你會說俄語嗎？」

塔雷斯基博士又向麥克風說着。與其說是說話，不如說是吼叫來得適當。博士叫着上校

上校生氣地搖着頭

「不會，對方雷金君，能說英語或德語嗎？」

「不會。再說一次看看吧。」

塔雷斯基博士又面對麥克風說着。

經過一段時間，掛着耳機的勒賓聽到雷金的聲音。當然聽不懂說話內容。

突然塔雷斯基博士從麥克風處站起來，臉色蒼白。

「明白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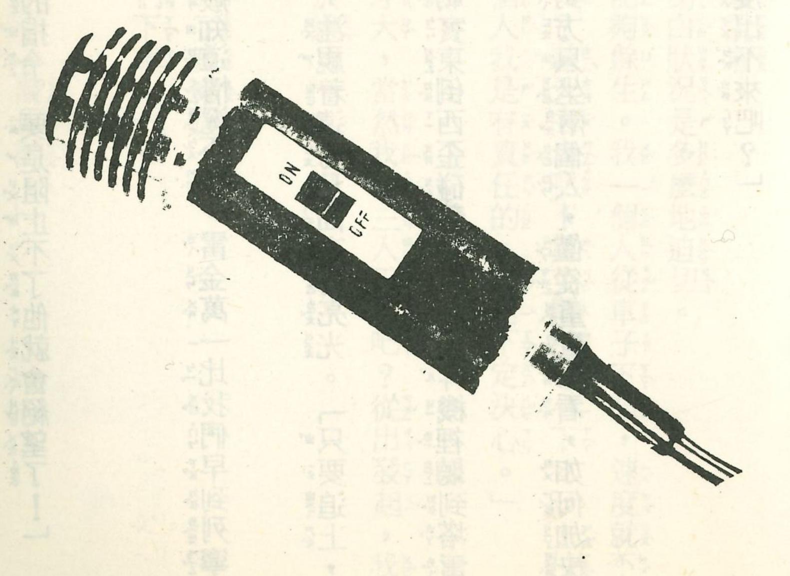
「不！一句也不懂。」

雷克斯吼叫似地說着。

「從這兒所看到的他的月面車漸漸離去，幹了這麼嚴重的事，好嗎？」

巴林斯基回答着：

「雷金與戈洛夫不相信我們。他們認爲這是美國人阻撓實驗的策略，並且認爲我們上了



當，背叛蘇俄的人。

雷金刻不容緩趕回基地，下達爆發核子武器的指令，要是阻止不了他就會絕望了！」

殊死戰

勒賓不由得「嘿！」叫了一聲，有如預料一般知道情況不妙。雷金萬一比我們早到列寧基地，不僅他自己就是我們都會喪命的。

「已經沒有追上他的方法嗎？」勒賓嘟喃着，注視着遠方月面車的亮光。「只要追上，一定可以說明白——。」

巴林斯基打開開關，那時，月面車躍起來，勒賓東倒西歪碰着計器盤，耳機裡聽到塔雷斯基的聲音。

「追不上的。我們這部月面車坐着五個人，對方只坐兩個人，僅從重量來看，如何加快速度也無法追得上的。」

巴勒特上校向前坐着：

「怎麼樣呢？對方兩個人，我們五個人，速度出不來吧？」

「不！那沒關係的……。」塔雷斯基博士沈着說着。

「不！大有關係的。塔雷斯基博士，我想你明白狀況是多麼地迫切。假使雷金爆發核子武器，我們當中也沒有人能夠餘生。我一個人從車子下來，速度就不同。現在我趕快下車。在氧氣未完時趕來救我如何？聽天由命吧！雷克斯稍等一下。」上校想對雷克斯說，但停住了。最後說：「對你們兩個人我是有責任的，我已下定決心。」

勒賓被引擎聲吵着，大聲叫着：

「關於那嚴重事，減輕我們三人追上的機會才大，當然我們三人下去吧？從出發起，我們就覺悟了。如果雷金搶先一步，最後仍會同歸於盡。」

勒賓心呯呯跳跳，身體冒出冷汗說着。

雷克斯點了頭凝視着塔雷斯基博士，巴勒特打了咳嗽後，

「這就決定了。塔雷斯基博士，請減速讓我們下車。」

塔雷斯基博士突然露出笑容：

「我一開始就不懷疑你們，這是千眞萬確的……。請原諒。」

「究竟，這怎麼說呢？」上校大聲說着，於是塔雷斯基

「就是你，我們月面車再多載你們三人，也不會減低速度的。當然，沒有下車的必要，那不急，請注視前方的灯光。」

勒賓看着雷克斯的臉，吃吃地笑着

「那就放心了。我本來覺悟必須步行到列寧基地。博士，雷金的月面車還有多遠呢？」

塔雷斯基博士坐在操縱裝置的旁邊，再戴上眼鏡。

「兩、三哩遠不是嗎？全速開動引擎，請注意！」

接着博士用俄語說着，巴林斯基回答。博士再度回到無線電裝置的地方。月面車登上難行的路，巴林斯基拚命地操縱把手，月面車後面跳着，左右動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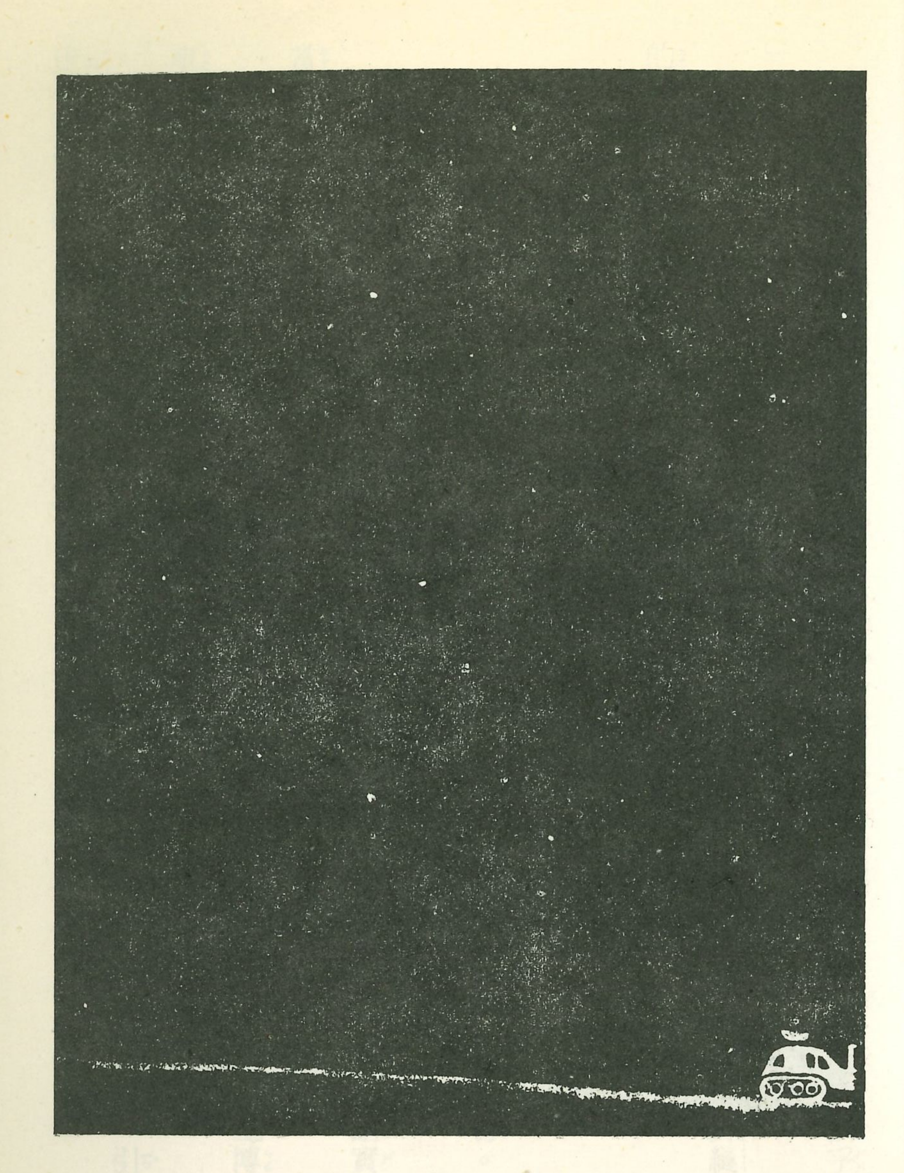
雷克斯與勒賓緊坐在位置上。上校坐在巴林斯基旁邊，用皮帶緊緊繫着。此其間，遠方星星點點的對方亮光發覺到似乎愈來愈遠。

一會兒，塔雷斯基博士摘下耳機，深深歎息着。

「這已無效了。一直沒有回答我們的話。」

雷克斯跟坐在駕駛席旁邊的上校打個招呼。

「情況如何呢？」



「盡量趕吧！剛才亮光還時現時失，現在完全看不到亮光了。博士，這路似乎太壞了？」

「這是到莫斯科海的路。莫斯科海前不遠處，路就相當好了，必須避開的裂縫也有平坦的地方。列寧基地在山麓，立即可知道了。」

「是挖山在裡面的嗎？」

塔雷斯基搖頭，

「不！不！我們使用相當堅硬的塑膠材料做成的，一共建了三個圓形建築物。」

「火箭船如何呢？放在圓形建築物裡面嗎？」雷克斯問着。

「不！火箭船放在屋外。因此核子一旦爆發將會被破壞。無可否認是放在距實驗場所相當近的地方。我們認爲火箭船將會安全是錯誤的了。」

那時，巴林斯基越過肩膀回頭說了甚麼。是用俄語說的，似乎希望塔雷斯基博士到月面車駕駛席的鄰座。

巴勒特上校勉勉强强地摘下皮帶，退到後面的位置。月面車震動更爲厲害，引擎吼叫聲比勒賓搭乘的美製月面車更爲刺耳。

走在黑暗中，無時無刻均如臨深淵，在月面更爲危險。履帶何時會陷入裂縫，一點兒也不知道。

萬一碰到了那種裂縫就擱了十分鐘，雷金抵達了基地。實際上，想追到雷金的希望已是渺茫得很。

雖然極其接近，但追了一個鐘頭，還落後一哩遠。不久，一小時半……而且快到兩個鐘頭了，距離尚未縮短。

巴林斯基以最快速度開動月面車，握緊把手的雙手，必是緊得很。

勒賓越過塔雷斯基肩膀伸着頭，繼續盯着前方。對方月面車亮光，確實看到了，可是相當遠。

那時，勒賓的眼睛轉向月面車的右側，勒賓不由得大叫着。

「啊！他們做甚麼呢？」

於是，巴林斯基回答着：

「我們也到那裡。列寧基地就在前方，但不能直接進入，必須繞半圈才能進入。地面非常危險。」

「有裂縫嗎？」

「是的。」塔雷斯基博士說着。擔心地看着手錶，月面車前燈照着堆積在地面的灰塵。

「數個月前，我們在這兒白費一部月面車。然後幹一次糊塗事穿過這地方吧。唯恐不能安全突破。」

巴勒特上校插嘴道：

「那是眞的嗎？不過現在我們若是不能趕上雷金，危險也會降臨，只好聽天由命吧！不能抽抽搭搭了。」

巴林斯基盯着前方，用俄語快說了些甚麼。塔雷斯基博士回答着。勒賓一邊聽着，一邊像是了解俄語似的，故意生氣道：

「走那條路呢？現在是最好的路吧！突破裂縫多的地方呢？或是迂迴呢？—。」

「那—一時難以決定。假使陷入洞穴，萬事皆休。可是那是危險地方，要是不突破那地方，必不能趕上雷金。如此惟恐他比我們早到基地十分鐘，只須差那一點點時間，核子爆彈就會爆發。若能遙控操作就好了。雷金已經認爲我們大家是間諜，背叛者，所以會立卽幹的。」

「我們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費了。」上校說着，注視前方。雷金的月面車現在已在視界內消失了，有時能看到後燈，有時隱沒不見。

上校忍耐不住說道：

「如何才能下定決心呢？」

「決心已下，今後要突破危險區域。」

巴林斯基吼叫着，說：

塔雷斯基也點頭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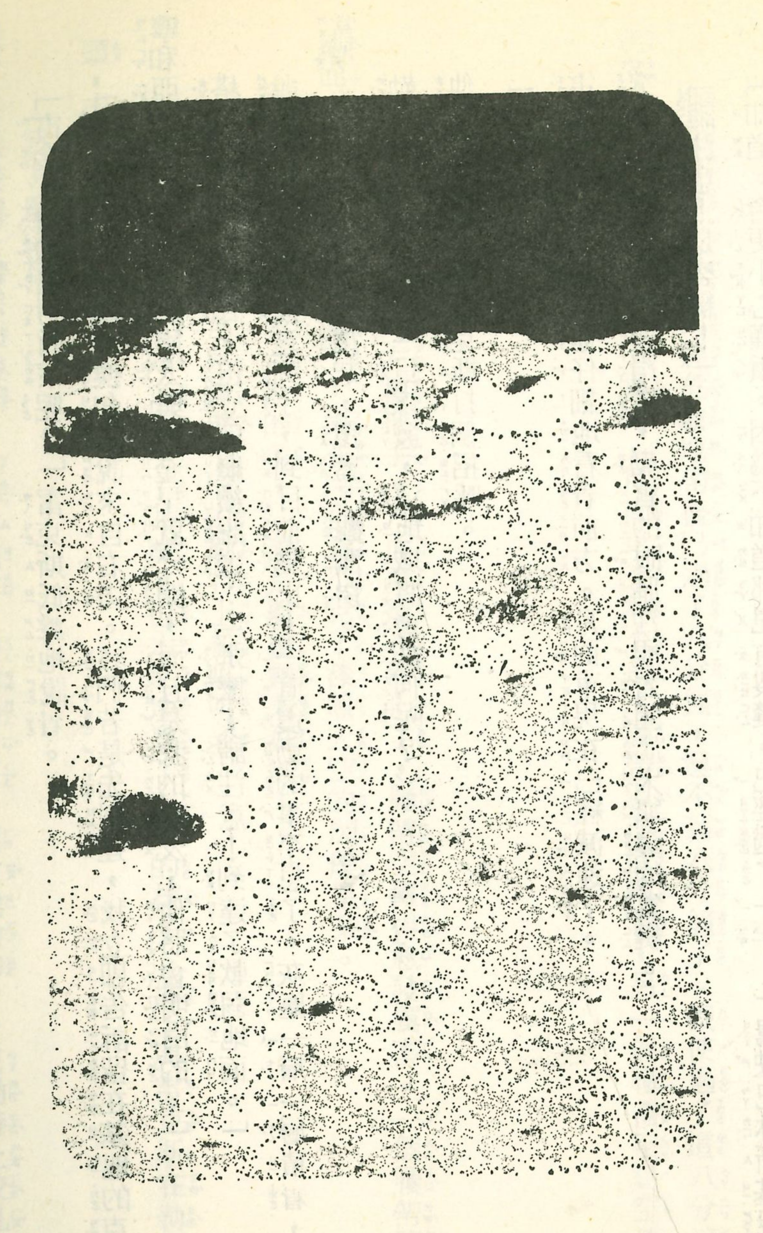
「我也同意。那麼向列寧基地直線前進吧！現在只能祈禱不要碰上困難，那麼，去吧！」

巴林斯基旋轉把手，月面車轉向左方，塵雲飛揚。

塔雷斯基博士，攤開月面圖。

「我們現在在這地點。而且沿着這路線直線前進基地，這兒是危險地帶。」他用指頭指着輪子。

「我們再過兩、三分鐘就抵達危險地帶。突破那地方須費十五分鐘，假使漂亮突破，將



比雷金早到列寧基地。」

「雷金，會從那方向來呢？」雷克斯低聲地說着。

「從那方向來基地。換句話說來自右方。我們若是先到達，我立即告訴留在基地的克萊寧和亞歷山大洛夫。這兩人與雷金早就分開，而且是我的老友，他將會明白的。」

塔雷斯基博士停住，但立即繼續說道：「那麼，請注意！到達了軟弱地面。」

說了不久，勒賓注意到了，到目前爲止，一直震動的事平息了，灰塵一層一層積着，相當厚。塵雲不斷地濛濛捲起，覆蓋了觀測窗。

勒賓想着。（核子一旦爆發，這地域將會如何呢？）

他坐緊座位，跟雷克斯打個招呼。

「有洞穴嗎？」

雷克斯沒有回答，他仔細地看着前方。月面車現在已經減速了。

突然，月面車的履帶滑着，勒賓的眼睛注視着開了大窟窿的裂縫。

「請注意！是裂縫！」

「知道。會更小心謹慎。因爲不知道那兒有裂縫。已經過了一半！」駕駛巴林斯基說着

勒賓看着手錶，到達危險地帶後已過了八分鐘，還不到八分鐘了。假使過了這八分鐘就能突破這危險地帶。……那時，月面車突然不前，履帶似乎空轉着，另一個履帶確實空轉着。

上校拼命叫着：

「把手向左！」

巴林斯基拼命地向左轉把手。月面車幾乎停止了，履帶空轉得愈發厲害。一個履帶陷入地面，完全被塵雲包圍了，現在完全看不見了漆黑天空的閃爍星朵。

勒賓拼命地抓着雷克斯的手，「還是繼續轉着好些—。」

「快！快！移到那兒牆壁！」巴勒特上校吼叫着。

勒賓迷迷糊糊，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但本能地學了上校的樣子。博士與雷克斯在勒賓後頭，雷克斯喘兮兮地說：

「爲甚麼這樣—。」

「爲了轉移這邊的重量。巴林斯基君，請開動引擎，還有機會的！」巴勒特上校吼叫着

。

月面車平均在絕壁間左右搖動，勒賓使勁地靠在車內一方的壁上。

月面車再度慢慢地傾向一方，履帶落在堅硬地面響起聲響。

巴林斯基加強馬力，月面車遠離了地面裂縫。

塔雷斯基戰抖地說：

「真是聰明。我不願重蹈覆轍。」

駕駛席的巴林斯基對勒賓與雷克斯說：

「以後幾分鐘請你們看吧！因為尚未脫離危險地帶。」

雷克斯與勒賓聽從巴林斯基的話，熱心地注視着。他們兩人再度發覺到裂縫，就大聲喊注意。

不久，灰塵堆積深厚的地帶突然消失了，月面車又如平常一般碰碰地震動着。

塔雷斯基滿足地點頭，

「這些地面好多了。列寧基地就到了。能夠看到基地的亮光。」

巴勒特上校不在乎地說着：

「雷金與戈洛夫如何？比我們先到了吧？」

「他們從右方來了，我們先到了。」塔雷斯基說。

勒賓的神經還在緊張着。

不一會兒，就來到了蘇俄基地的附近，再過不到三十分鐘，勝負就決定了。

勒賓突然想到留在布拉特基地的雷特梅因教授和查達斯博士。

兩個人必定擔心得很，可是沒有讓他們知道經過情形的方法。

「啊！要是能夠用無線電連絡—。」勒賓想着。他眯起眼睛大聲說着。

「在那兒能夠看到亮光，是基地？或是雷金的月面車？」

雷克斯也大聲說着：

「看到三個亮光，兩個亮光會移動，另一個靜止不動。這是緊張萬分的比賽了。」

巴林斯基用俄語說着甚麼，像要歪下身來抓緊把手，這是拼命的角逐已是很明顯的了。

引擎的吼叫聲，達到最高潮。五個人都集中眼力目視着逐漸從右方而來的一對亮光。

「千鈞一髮，落後不到一哩……。能夠先到達嗎？巴林斯基君。」巴勒特上校不由得說着。

「拼拼看吧！現在只有聽天由命了。」

巴林斯基低聲地說，拼命地開動月面車。「唯有衝撞了，在他尚未進入建築物氣密室之際，必須阻止他。否則我們進不了建築物！」

雷克斯看着前方。

「基地有人嗎？」

「只有兩個人—克萊寧和亞歷山大洛夫。大家不趕快穿好太空服就要來不及了。」塔雷斯基博士說着。

有如博士所說，勒賓的月面車刻刻接近，現在已能看到列寧基地。那與在布拉特基地的美國探險隊基地大不相同。總而言之，頗像幻想科學小說的行星建築物。

塑膠做成的圓形建築物，建有緊鄰的兩間，另有一間小型建築物，個個都明亮閃爍。

「因爲是透明，內部亮光非常清晰。」勒賓說着。雷克斯點着頭。

現在雷金的月面車也看到了，一時想起比對方早到達的事。

塔雷斯基博士用麥克風打招呼，巴勒特上校回頭

「雖然能夠停止雷金，但是他一來會說我們是間諜，背叛者，但是無論如何，總得要制

服他。」

大約落後五百碼……。閃閃發光的圓形建築物，已近在鼻前了，雷金的月面車，已能看到是對準建築物而來。

巴林斯基叫着，鼓起勇氣說：

「只有衝撞了！否則要先進入氣密室。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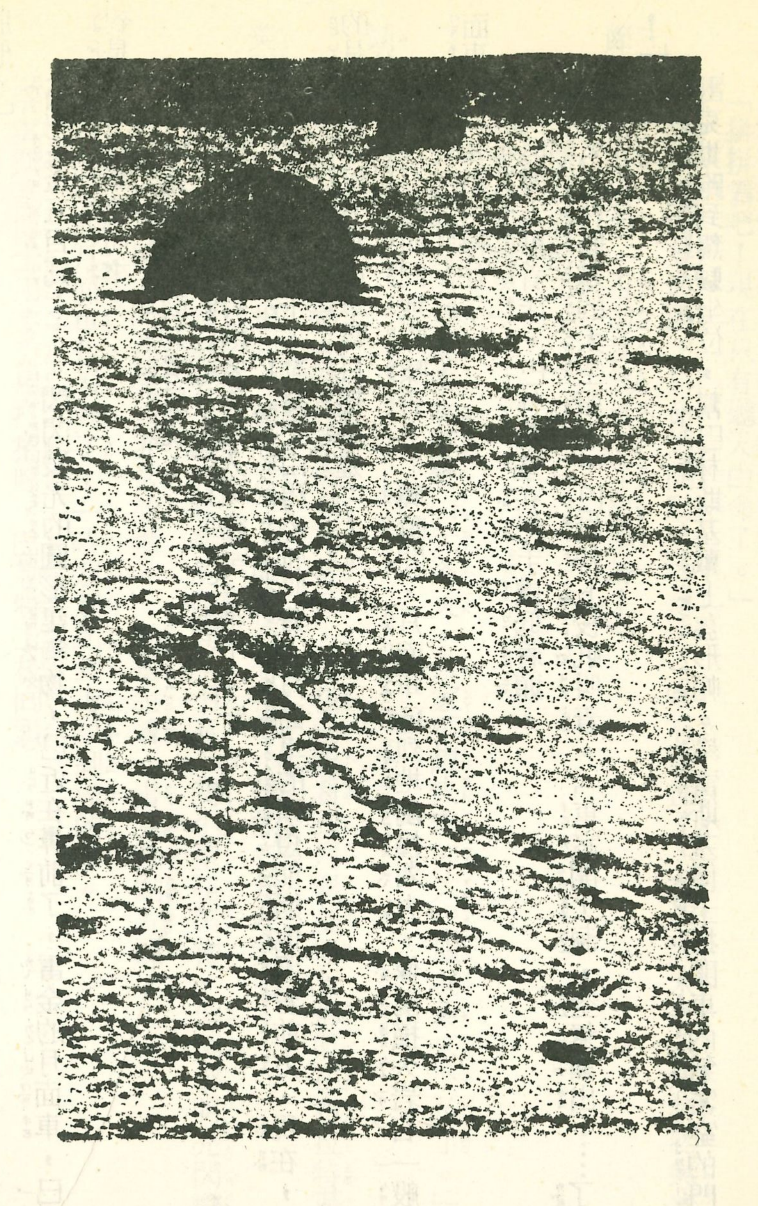
巴林斯基作好架子，勒賓不由得恐怖叫着，月面車的頭燈熊熊地照着前方，現在，勒賓的月面車以對方月面車爲目標突進……。

五個人不約而同地吆喝着——轉瞬間，月面車猛烈地衝撞對方，像衝撞大岩石一般，月面車大爲搖動，停住了。

上校與博士敲着床，巴林斯基在把手處低着頭。

「拿來巴林斯基的太空服！」巴勒特上校吼叫着。「車室開了洞，空氣漏出……了不得！」

雷克斯跑到駕駛坐位，幫巴林斯基戴上盔形帽。塔雷斯基博士打開車內氣密室的門，說：



「你們快出來！我身體輕不能跳躍。」

說後不久，勒賓已從半開的氣密室的外部門跳出來，巴勒特上校接着跳出來，兩人落到地面。

勒賓指着對方。

「啊！兩人在那兒！」

誠如勒賓所說，圓形建築物，約四、五碼前站有兩個人，而且是穿着太空服的男人，朝這建築物走來，勒賓與上校耳機的無線電裝置響起塔雷斯基博士的聲音，

「阻止那兩個人，要是他們進入建築物就來不及了！」

在建築物內之戰

勒賓用盡力氣地叫着，突進閃閃發光的圓形建築物。

「去追趕！雷克斯，來幫忙！現在正是緊要關頭了！」

勒賓躍起來，即使走路前去，在月世界不能像在地球一般走路，無可否認，由於重力輕，不習慣月生活。

一方面，雷金與戈洛夫，跟勒賓不同反而習慣於月生活。勒賓與雷克斯眼看着被拉遠了……。勒賓已經不顧死活三度試跳，可是一點兒也無法前進，只能往上跳而已。那時，對方蘇俄人已經抵達建築物，而且開始打開氣密室的門……。

勒賓的耳機聽到了吵雜聲，那是上校的聲音，也飛進塔雷斯基博士的俄語聲。可是沒有佇立聽的空兒。

他拼命地追着，可是追得上嗎？……。

最前的蘇俄人沒有進入氣密室，突然向左轉，向第二間建築物走去……。

勒賓拼命地繼續追着，建築物的氣密室已近在眼前數公尺處了。第二位蘇俄人將要進去氣密室的門將要關着，勒賓拼命擠着，亮光消失了，氣密室的門關上了。，勒賓死心塌地地跑去，已來不及停脚，撞上塑膠壁，轉瞬間想着，沒有碰壞太空服吧！究竟如何是好呢？勒賓在黑暗中，只有靠盔形帽的無線電裝置與外部連絡了。

勒賓不知道氣密室中的氣壓能夠維持多久，也不能脫下盔形帽。

他拿出手電筒；那時，撞到了某種東西，勒賓東倒西歪地，突然倒下。可是很快起來，點燃手電筒，不知道何時，通往內部的門關上了，在氣密室只有自己一人——。

勒賓立即想到，假使，現在在雷金後頭，進入室內，正與留下的其他蘇俄人面對面，那些人不相信他自己也是很明顯的了，必被認爲是間諜。

勒賓面對盔形帽的麥克風呼叫：

「塔雷斯基博士！現在我在氣密室，進入室內好嗎？」立即聽到塔雷斯基博士的答覆。

「稍等一下，我們立即去，打開外面的門。」

勒賓好不容易找到打開門的鈕，又點亮電燈，立即出來兩位穿太空服的人。

「啊！跟在我後頭而來的。」

此後，也許是一場格鬥，若是如此，若說有甚麼武器似的東西，只有手電筒了。

塔雷斯基博士打開了，室內的門開着，博士最先進來，大聲地用俄語說着，兩手如發瘋似的揮舞着。

勒賓接在博士後頭，發現列寧基地的圓形建築物比起在布拉特台地的美國基地寬廣得多，設備也整齊，內部長約三十呎，天花板也高。

床鋪放有各種裝置或機械類東西，右側置有幾個計器盤。勒賓轉瞬間掃視了那些機械，可是立即看到正在找自己的三個人。

三人中的兩位沒有戴上盔形帽，露出極具驚愕的表情，剩下的一個人——想必是雷金吧！——穿着太空服，戴着盔形帽。

塔雷斯基博士魯莽地挨近，快速地說了些甚麼？那時有位太空服的男人跑進來，那是雷克斯，雷克斯喘着氣說。

「勒賓，好好幹！」

「未必，以後的事吧！決不會相信我們的。啊！全部明白了那些人所說的話。」

塔雷斯基博士，回頭看着雷克斯與勒賓，摘下盔形帽，兩人也摘下盔形帽，顫抖着：

「請說一說吧！我會對同伴說明到目前爲止所發生的事，不過，戈洛夫你該會明白我不會說謊的，那就說了！」

戴盔形帽的男人，首次脫下盔形帽。勒賓認爲是最年輕的一位，看起來不到三十歲。那男人是跟雷金同搭一部月面車的戈洛夫，不是雷金！

勒賓開始說明。

「請聽我說。我是來自布拉特基地。美國人進行了核子武器的爆發實驗。結果含有放射能的塵雲捲起籠罩着，美國人死了，火箭船也被破壞了。

假使你們作了同樣實驗，同樣的結果也會降落到你們身上。這圓形建築物會被破壞，你們自己也會喪命。

萬一不能相信我們所說的話，就跟地球的貴國連絡，問問看月球的塵雲有多廣大，分半個月面含有放射能，可怕的塵雲籠罩着！」

一位蘇俄人使用拙笨的英語說着：

「我是蘇俄人科學會會員克萊寧，有關現在的事，你們有何證據嗎？」

勒賓生氣似地

「證據？爲了警告你們，我們從幾千哩外趕來這兒，不是嗎？塔雷斯基博士相信我們的，巴林斯基也相信的，請你立即停止爆發實驗，還來得及的！」

克萊寧舉起一手，用俄語說着，塔雷斯基博士點頭着，勒賓想是明白似的……。

那時，戈洛夫再度戴上盔形帽，迅速跑到門兒。勒賓拼命地撲奔過來。金屬鞋碰到勒賓臉部，感到目眩，雷克斯一撲過來，戈洛夫與雷克斯毆打着。雷克斯受到重重一擊，往後退着。

塔雷斯基博士，跑到氣密室門前，阻止出去。戈洛夫想要毆打博士。（現在一失就沒機

會了。）

勒賓握緊手電筒，戈洛夫將博士甩出去，弄開門，勒賓一起來，瞄定方向，用力將大型手電筒投向戈洛夫頭部，

咔西！

大型手電筒命中戈洛夫盔形帽響起輕微聲響，對方低下頭來，倒在塑膠床上。

勒賓哈哈地說着，拾起手電筒說：

「我毫無辦法才投出。否則我們大家將被幹掉——。」

「你幹的對。」克萊寧說，勒賓放下心，克萊寧繼續說：

「亞歷山大洛夫，他所說的是千眞萬確的，我們不能進行核子武器的實驗。」

他跪在昏迷過去的戈洛夫旁，

「我一次也沒有想到要爆發核子彈。因爲沒有任何益處。究竟，雷金去了那兒？」

塔雷斯基看着四周，而且用俄語回答。勒賓突然想起。

「我—我看到他進入另一間建築物……。那建築物還有其他的人嗎？」

那時，塔雷斯基博士臉色蒼白

「任何人也沒有。那建築物有引發核子武器爆發的遙控裝置，那必須趕快去，你受傷嗎？」

「沒有問題的。我想有其他的人抓住雷金，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雷克斯與三位蘇俄人跑到氣密室，勒賓也戴上盔形帽，裝上氧氣管，跟大家在一起。大家走到屋外，漆黑的天空，只有滿天星星閃爍。這時聽到上校的聲音。

「我在這兒。」

塔雷斯基博士走在前頭，來到第二間建築物的氣密室。上校等候着。

「雷金在裡面嗎？」

「嘿！在裡面，像發瘋似的吼叫着。請說

說看，他決對沒有聽到我們所說的話吧！請說。」

塔雷斯基博士開始說服，大家也聽到雷金的說話聲。博士又說着。克萊寧、亞歷山大洛夫也加以說服。另一方面，勒賓敲着塑膠壁。

塔雷斯基博士改變了說話聲調，那聲音已感嘶啞了，陷入絕望之境，他再說着：

「已經不行了。幾分鐘後，他將引爆……。停止的事已經辦不到了……。」

勒賓發瘋似地猛敲塑膠壁，踢着、敲着，頗令人焦急。只有一點點成功希望了—。可是，現在該如何是好？」

雷金在建築物裡面而且每個人不能進入建築物，否則他操作遙控，必定引爆核子武器。如止萬事皆休，含有大量放射能的塵雲將籠罩整個月面。

塵雲掀起大漩渦，建築物不用說必會染上放射能，火箭船遭到破壞必是沒錯的。

「要不做點甚麼……建築物裡面空氣空空好嗎？」

「那是可以的。不過，他穿着太空服，沒有空氣也無妨的。這建築物塑膠非常堅固，而且不費寶貴時間。……。」

「上校，再說服一遍好嗎？總須有人牽着手引導。」巴林斯基說。

「再說服沒用的—我想出一個妙策，是月面車！」勒賓大聲說。

「嘿？是月面車？怎麼做呢？讓月面車離去好嗎？」塔雷斯基駭異地說。

勒賓繼續大聲說：

「不！請看這兒。假使月面車碰撞這建築物牆壁，壞了怎麼辦呢？大家都知道塑膠是很硬的，要是正面碰撞月面車，我想會被碰壞的，可是有做做看的價值。」

巴勒特上校突然移動身體，

「我們沒有注意到此！如勒賓所說，如何？做做看吧！」塔雷斯基博士沒有自信地說。

「我—不太清楚那是良策？建築物也許被碰毀。內部的空氣往外溢出，雷金不是會死嗎？」

「可是，他不是穿着太空服嗎？」

雷克斯說着，走到衝撞的月面車。

「勒賓，來吧！現在就是試試看的時候！」

勒賓也跳出來，巴林斯基也跳出來。

「你們了不起。試試看吧！我駕駛，不過要開動月面車嗎？」

沒有答覆的時間。勒賓跑到巴林斯基處。巴林斯基、勒賓、雷克斯三人幾乎同時到達月面車處。

雷克斯點亮手電筒。

「哇！非常深入，可是硬得很，該怎麼說呢？」

巴林斯基立即坐上月面車，打開引擎，拉起履帶，摩擦着雷金駕駛的月面車的損壞履帶。

雙方都以最高速度起衝撞時，履帶一旦開動，金屬片如雨般飛落滿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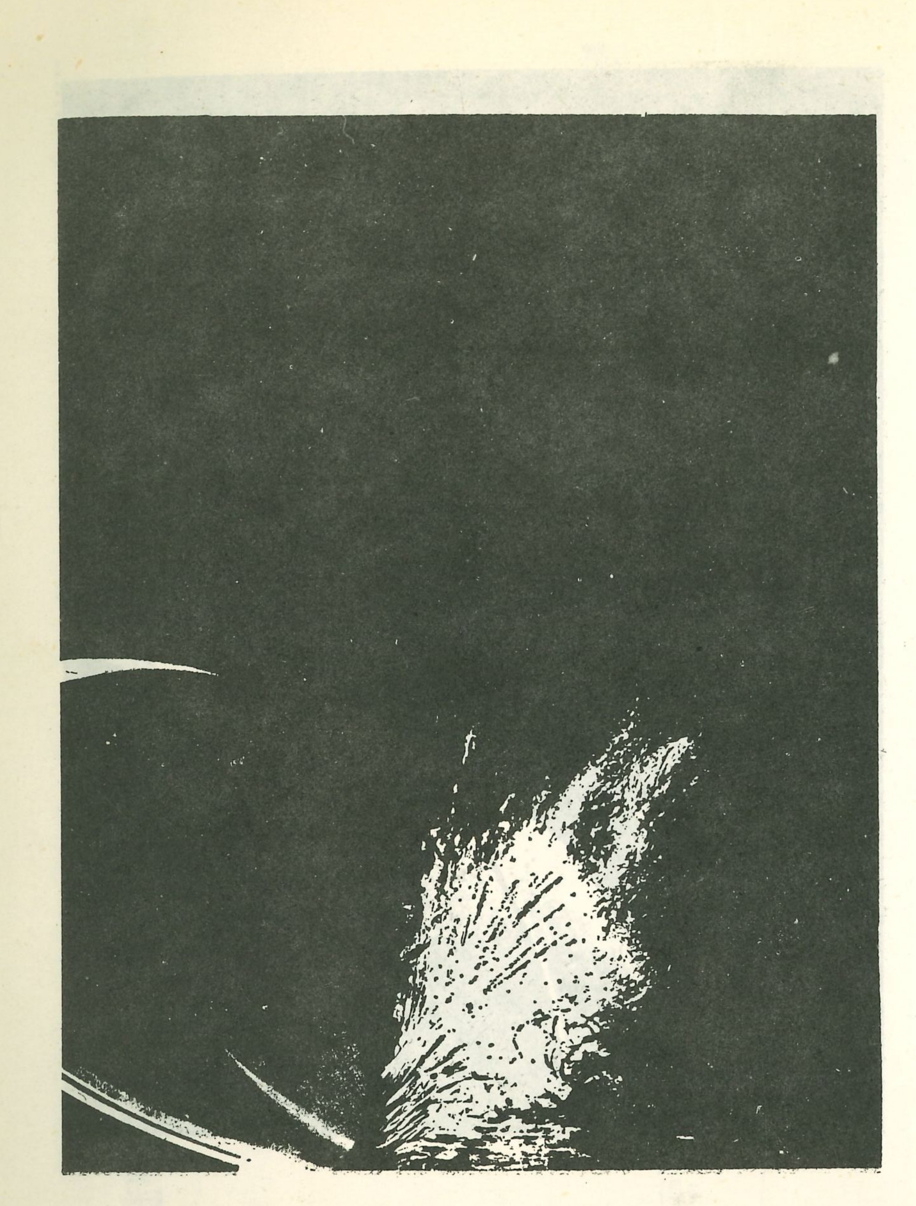
勒賓與雷克斯緊張屏息注視着，無可否認，已經沒有時間了，雷金何時會引爆核子武器，一點兒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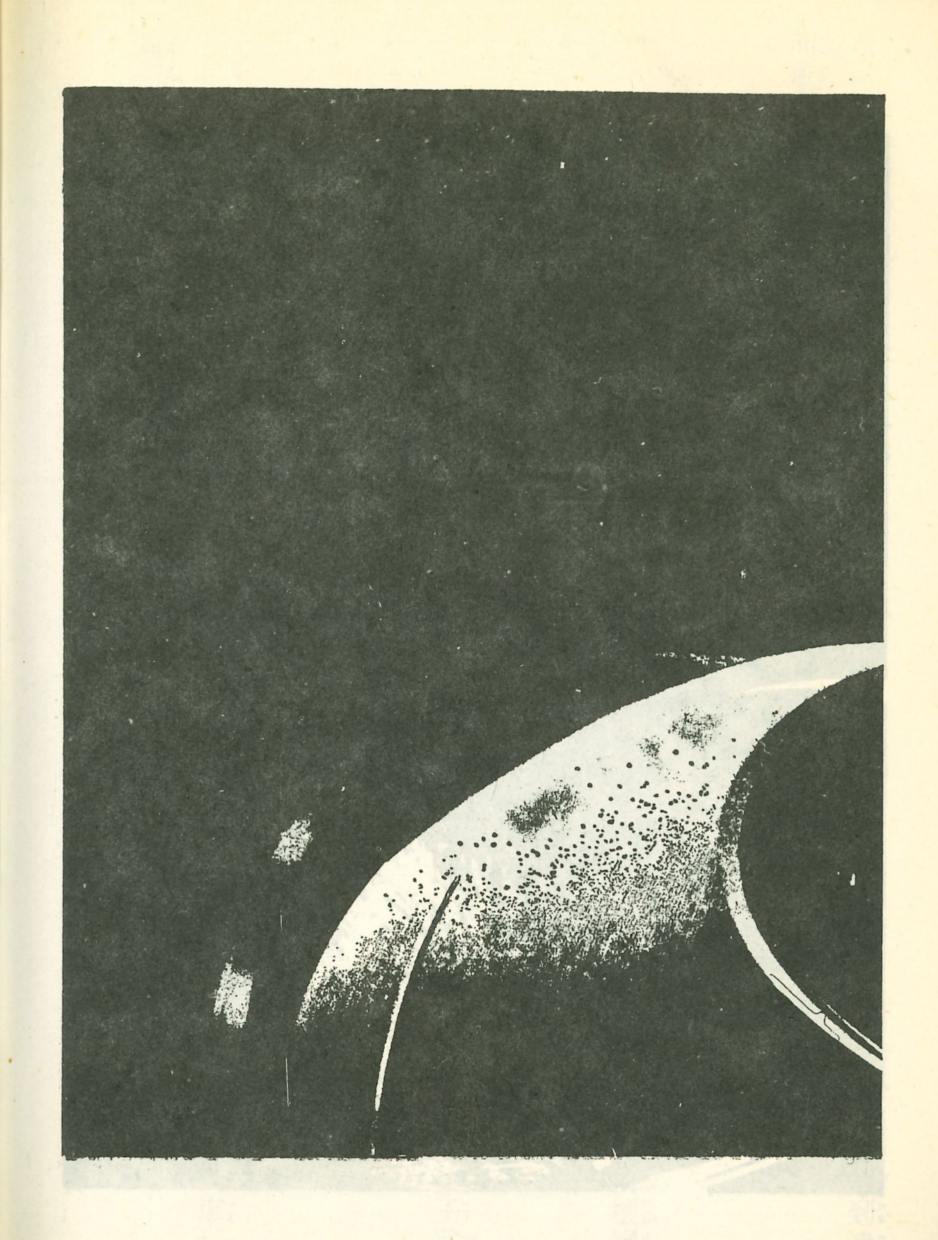
那時，兩部月面車慢慢離開，雷克斯高興地叫着。

「好棒！那麼，坐吧！」

月面車門打開着，兩位少年坐上去，將身體穩固在窗邊。巴林斯基慢慢繞着月面車對準圓形建築物目標前進。他向着麥克風，以勒賓所理解的英語說着：

「月面車做好攻擊建築物的準備。攻擊好嗎？」





於是聽到塔雷斯基博士聲音，

「撞破牆壁！我說雷金戴上盔形帽。請等候信號。」

雷克斯爲難地說：

「假使那男人幹了那種事，我們就沒機會了。不能等的，立即衝撞建築物，弄得亂七八糟！」

巴林斯基開動月面車，停在建築物三十公尺處，說：

「請稍等一會，雷金似乎說甚麼—聽到嗎？」

勒賓握緊雙手。

「因爲不懂俄語—他說甚麼呢？」

「不行。雷金再過一分鐘就準備完畢。」

巴林斯基加强馬力，開始響起劇音。

「啊！那麼！突進！」

月面車全速突進建築物，速度表已指着最高時速七十公里，目前已接近閃閃發光的牆壁……。

假使塑膠壁過於堅硬衝不破的話，怎麼辦呢？休克，三人必受重傷，如果衝破牆壁，建築物裡的滿滿空氣，一下子放出，也許會起大爆炸。

勒賓心臟蹦蹦跳跳，看着鄰座，雷克斯從盔形帽中靜靜地看着自己，以後一秒……。

極大的衝擊，建築物在令人眼花撩亂的閃光中消失了。月面車像是倒豎着，因爲是相當大的震動，勒賓被抛到別處。

月面車轉了一圈，巴林斯基從駕駛席上翻了跟斗，東倒西歪倒在床上。

雷克斯叫着，而勒賓也不和順地，接着他受到盔形帽側面的一擊，耳朵裡面，嗡嗡地叫着，眼前一片漆黑，甚麼也不知道。

勒賓感到有人用手友着肩膀，睜開眼睛，而且也想起來了現在這地方是在那兒？發生了甚麼事？

「沒有事了。」聽到雷克斯聲音，勒賓想起來。

被脫下太空服，被放在圓形建築物裡面，頭跳痛着。無法思想，「究竟——。」

「不用勉强。你是相當重的。我們非常擔心着。」

「我——頭痛。……。」

勒賓如此嘟喃着。那時，以前的事都能記住的。

「雷克斯！核子武器——。」

雷克斯吃吃地笑，勒賓現在好不容易注易到站在旁邊的人，雷克斯說着，

「我們幹得好。再慢三十秒鐘就完了！

我們以雷霆萬鈞之力衝撞建築物，將內部控制盤撞得亂七八糟。不！不只控制盤或裝置，就是建築物也完全毀了，可是這是沒辦法的了。」

勒賓好不容易能起來。

「雷金？雷金如何呢？」

「雷金在這兒。」

雷金以粗粗的低沈聲音說着。勒賓感到駭異，睜開大眼睛，雷金繼續說着。

「請原諒——我不會說英語，你實在幹得好……。」

勒賓只是瞪大眼睛——感到無比張慌失策，甚麼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究竟，怎麼一回事呢？」

於是塔雷斯基博士沈着地說：

「我來說明——。」

博士說着：

「因爲雷金英語說得不好所以不能對你說。你記得衝撞建築物嗎？」

「嘿！聲音極大。發生了像山般的火焰一次爆發的閃光。之後，有個東西碰到頭就昏迷不醒了。」

「沒有死，運氣眞好。」

巴勒特上校說着，「我懷疑你的勇氣。可是現在由衷佩服，像你所幹的，要不是有精神支持，就無法辦得到的……。塔雷斯基博士，請繼續說。」

博士聳聳肩說：

「縱使是故事，也很少有的。遙控裝置一切破壞的結果，核子武器就無從爆發了。幸運得很，雷金一點兒也沒受傷，他現在還是不相信我們。那時有來自地球無線電的連絡——。」

「怎樣通信呢？」

「你們突進建築物一小時後，火箭船飛來這月球內側的地域，是我們蘇俄的同伴發射來

的。

從那火箭才有無線電連絡，那是來警告我們要是核子武器爆發實驗，全體人員必死無疑。我們眞幸運—可是這是大家託了你的福。」

「明白了。」

勒賓慢慢地說，看着雷金。

「因此，知道了我們不是間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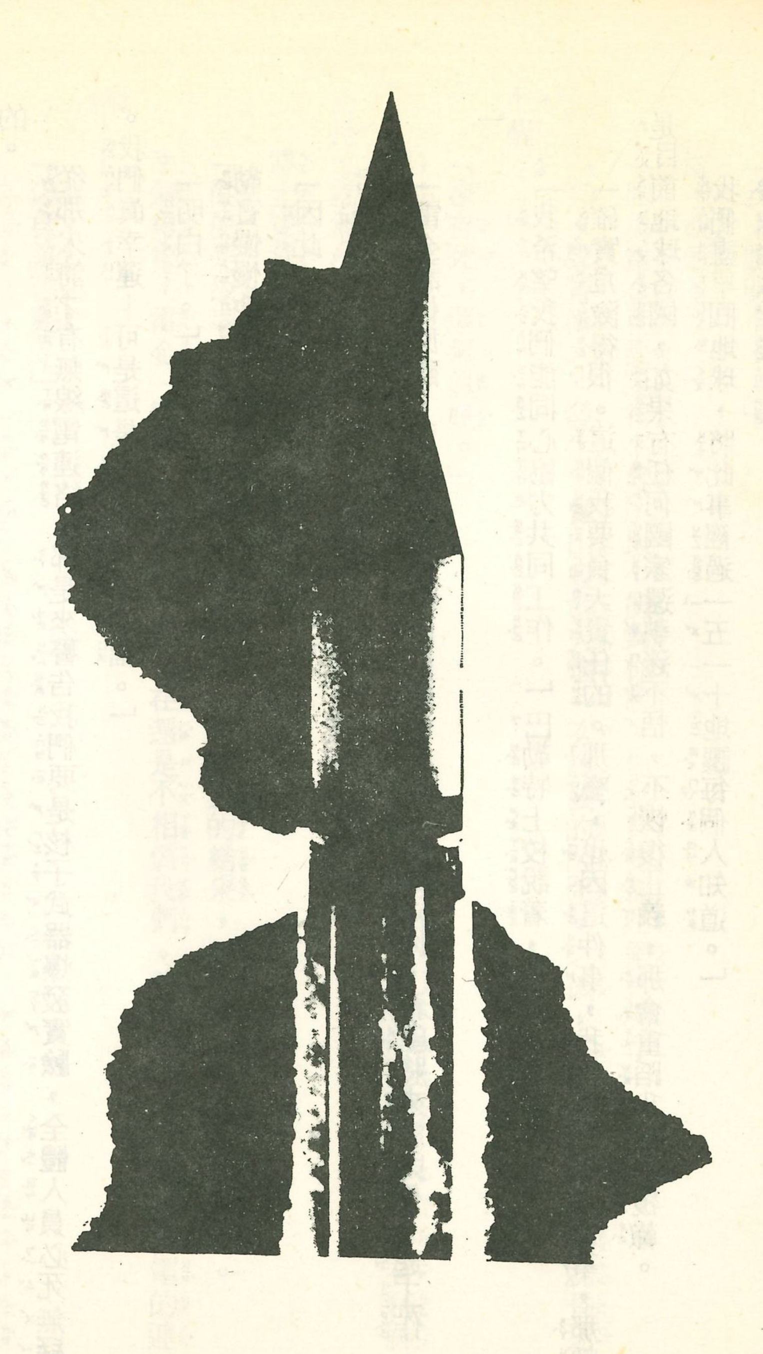
雷金用俄語說着，塔雷斯基博士譯爲英文，傳達給勒賓。

「雷金請你原諒，而且希望你忘記此事。他由衷地歡迎你，希望將來能與你一起工作。」

「我希望我們能同心協力共同工作。」巴勒特上校說着，他站了起來。

「確實危險得很。這個我要負大責任的。那麼，也因這件事，我們學會了一件事，那就是目前地球各國，如果有任何國家還執迷不悟，不恢復正義，那會重蹈我們的覆轍。我們盡早回地球，將此事經過一五一十地讓每個人知道。」

勒賓頭還疼痛地說：



「萬事皆好，那麼，今後怎麼辦呢？布拉特基地有五個人這兒增加到八人，一部火箭能載得了所有人嗎？此外就沒有了……。」

「不！有三部火箭船。」

塔雷斯基博士如平常一般沈着地說。「巴林斯基，現在到布拉特基地去，迎接剩下的人。所有人回地球，一點兒也不困難。我們蘇俄火箭船，不使用原子能馬達，性能非常好。一星期內，我們可踏上蘇俄領土。」

一星期以內，實際上回地球的出發準備，這個那個也須十天。到那時，太陽還沒升到莫斯科海。

巴林斯基開着月面車載回來美國基地的人，那些人停在列寧基地圓形建築物旁時，連平常非常冷靜的查達斯博士似是忘記了我。

查達斯博士好不容易開了口。

「不！是非常美好的旅行，事實上學到各種事物。」

大家整理準備，很快地勒賓等人坐進蘇俄一艘火箭船。那火箭船全部載着英國人。

駕駛是巴林斯基、塔雷斯基博士和雷金。

巴勒特上校自己要求希望搭乘第二艘火箭船，第一艘火箭船沒有人乘坐，他對雷特梅因教授說：

「雷特梅因君我們完成了既定的事吧！你明白我所說的意思嗎？」

雷特梅因教授點頭：

「明白了。可是如不深層地想想就不知道了。由於這件事，地球人也該更深一層想一想。」

雪克斯橫躺在火箭船的長椅，用皮帶綁着身體，對勒賓說：

「所有的人爲了核子武器實驗的競爭來到這月球，必須相互協力。我們眞的搭乘蘇俄火箭船回家，作夢也想不到的。而且死了十四位美國人，眞是可憐⋯⋯。

怎麼樣？情況？」

勒賓沒有回答，他透過觀測窗望着漆黑的世界，而且回味着所經歷的事。

他駕着愛機摩斯號，在那夏天早晨起飛後，發生了種種事情，而且從那天起只在短短的

兩星期內發生的。今後將有甚麼事等着我⋯⋯。

火箭船開始吼叫着，勒賓透過觀測窗，環視着月球的最後一面就躺在長椅上，準備着離陸時的休克。

就此跟月球告別了，這只是一時的事，再回來時已是很明顯的了，而且那時候已經不是一個人的事也是心裡有數的。⋯⋯⋯⋯。

（完）

解說 月球隱藏秘密的地球行星

月世界

在天空閃爍的星星中，我們最覺得親切的是月球了吧。古時候起就有詩或歌歌誦月球，童話如著名的作家小川未明著作『月夜與眼鏡』是部非常優秀的作品。

外國也有許多詩歌或音樂歌誦月球，人人皆知的安徒生就有「沒有畫的畫本」，描述三十三夜中所看到的月球故事。

古今中外的人對月球之所以如此親切，不外乎能用肉眼好好觀察月球之故。太陽過於刺眼，直接看眼睛會疼痛，而且在夜空閃爍的星星，樣子太小只能見到星星點點而已。

然而，月球圓缺或表面狀況即使不用望遠鏡也能觀察清楚。假使用強力望遠鏡眺望，肉眼能見到的八十公里遠的地方就能清晰可見。

Captives of the Moon

原書之封面

一六一〇年有名的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借用簡陋的望遠鏡首次描述月面的地圖，「有許多斑點或凹凸」的報告。同時月球沒有地球的薄明而判斷沒有空氣，眞是優異的觀察。

所謂薄明意指太陽西沈，空中一時尚有微亮的狀態。黎明前也有這種情況，因爲地球有濃厚的空氣層，所以陽光散亂，而有薄明的現象。

伽利略觀察月球判斷月球沒有大氣。

自此以來，天文學家們一直繼續觀察月球，繼續描繪月球地圖。因此，現在與其說月球表面像是非洲內地，不如再作更詳盡的地圖。

月球表面的地形如非洲內地一般附上名字約有七〇〇〇種之多，而且有被記錄的地形數目有十萬個。

使用望遠鏡看月面，知道有明亮處與黑暗處，那明亮處是山，黑暗處是低平地。月球表面能看到大小五萬個洞穴，被稱爲台地。台地因噴火造成隕石由空中落下所造成，人類幾次登陸月球調查，至今毫無定論。

使用望遠鏡首次觀察月球的伽利略，認爲台地是火山噴火口。

不過，後人認爲那是隕石碰撞後的痕跡。

可是相信火山造成學者大有人在，而且阿波羅八號或十號的太空人繞行月球時，觀察到有幾處是火山噴出的熔岩所流出的地形。

一九六八年夏天調查來自繞行月球四周的月無人探查權所發送的電波的美國航空太空局的人，注意到了奇妙的事情。

月無人探查機成爲火箭業已燃燒，繞行月球的人造衞星。不過，繞行月無人探查機的月球軌道，到處變化無窮。那是月球引力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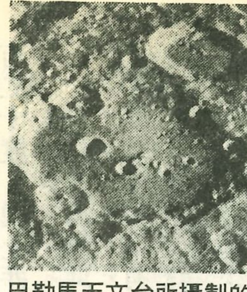
換句話說根據引力之不同而月球引力有强弱之分。月球引力强的部分比其他場合來得重之故。引力强的地方是『雨之海』，『寧靜海』和『危難海』。

那兒被認爲應該埋藏着由鐵和鎳所造成的鐵隕石。根據調查發表，月球台地如何造成的呢？到目前爲止有兩種學說—隕石說和火山說大爭論。

該爭論到阿波羅太空船數次登陸月球的現在，仍然尚無定論。

調查阿波羅太空人所帶回來的月球海岩石，而與隕石有了衝突，知道了那不只是可溶解的東西也是岩漿冷塊（在地下深處高溫，流動狀的造岩物質）

從那件事來看，月球初造成之初以來就沒有人主張是冷而可溶解的東西，怎麼也不能成立的想法。


巴勒馬天文台所攝製的月面相片

圖一九九頁，巴勒馬天文台所攝製的月面相片。

不可理解之謎

地球與月球之間距離約三十八萬公里，月球直徑三千四百七十六公里。地球直徑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六公里，所以月球直徑約爲地球直徑的四分之一。而且月球重量只有地球的百分之一。

如此月球引力小，月球表面只有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引力。

在地球六十公斤的人在月球只有十公斤，輕飄飄地。

台地最大的也有直徑二百公里以上的，很難與地球噴火口比較。

月球有許多高山而且高度大致可知道的，只要測定山影長度就可決定。

接近月球南極地方有座高聳的萊布尼茲山脈中的一座高峰，高達一萬公尺，比八千八百公尺埃佛勒斯（聖母峰）峰更高。

月世界白天連續兩個星期，之後同樣兩個星期是夜晚，高山通常陽光普照。月球上的高山不像地球的山一般，經常風雨交加。當然月球上沒有空氣，就沒有風也沒有雨。

不像地球的山一般有風化作用。月球的山總是如初造時一樣，沒有變化。而且月球山頂，像針般高聳，險峻地形為其一大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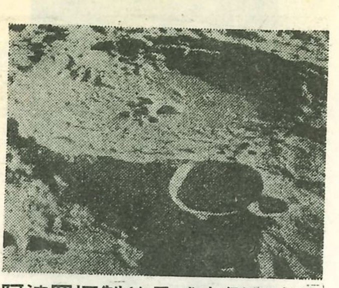
地球有空氣、有水，白天陽光雖然普照，但也有軟和感覺，一旦晚上，太陽雖已西沈，但還留有白晝的暖氣，晝、夜溫度分明。沒有空氣，沒有水的月世界，白天相當熱，高到攝氏一百二十度，晚上非常冷，冷到零下一百三十度。

月球上有幾處被叫做『晴海』、『寧靜海』、『雨海』、『暴風雨大洋』等地方，這些地方不是地球所謂有水的地方。

使用望遠鏡看時，明亮處是陸，黑暗處是海，黑暗處大部平坦低地形，非常廣大。

阿波羅十一號太空人降落月世界的海，攜回月球的石塊，根據石塊調查的結果，在有水地方完全看不見所發生的化學變化——氧化作用，所以月之海就被認為是無水的地方。

圖二〇一頁，阿波羅攝製的月球內側的台地。


阿波羅攝製的月球內側的台地

月球有北半球與南半球之分。但是南半球被稱陸者為多。可看到無數的台地。北半球以平坦的海為多。

南、北半球合起來約有十五個海，其中特別大的稱為大洋。

山脈方面，只要有十五座，有名的是亞貝寧山脈、阿爾卑斯山脈、萊布尼茲山脈。

有名的台地有布特雷麥奧斯、亞爾芬斯、卡達里納、基里爾斯、加仙茲、哥貝爾尼克斯等。

月球經常以同側向着地球，所以內側長期地披蓋着神秘的面紗。不過，一九五九年十月，蘇俄月球火箭路納三號首次攝影月球內側。

之後，美蘇太空火箭經常地成功照攝月球內側的相片。現在可以看到月球真正的形態。

結果，我們知道，月球內側很少有海的部份。在南半球表側有台地。而且大台地有幾處。其中之一蘇俄自己火箭先行登陸便取名為茲歐爾哥夫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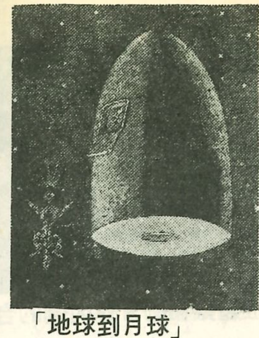
言歸正傳最先使用月面車的是阿波羅十五號，一九七二年四月所發射的阿波羅十六號太空船，使用月面車最為活躍。

不過，到目前為止的探險或調查，月球如何誕生，至今尚難解決。
那也其來有目的。人類住在這地球上好幾百萬年，可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說出地球如何誕生的正確說法。不過，科學家們為了解決這問題，今後也不會鬆弛的。

處理月世界有名的SF

美國著名作家愛迪加·亞蘭，被稱為推理小說之父，他也是位熱心幻想科學小說的人。

圖二〇二頁，「地球到月球」之畫（威爾奴）



「地球到月球」（威爾奴）

之後過了三十年，法國朱爾·威爾奴作家著作兩冊月世界旅行的書，一冊為『地球到月球』（一八六五年），另一冊『找尋月球』（一八六九年）。

我想SF在諸位中必有讀過的人，製造大砲，放入砲彈中，到月球去。可是，沒有製作長約三〇〇公尺的大砲，所以利用同長的豎坑

流入鐵塊，使其硬塊，替代砲身。

砲彈由三個人和狗搭乘，每秒以十一公里的速度發射。這逃離速度為了跳出地球的引力圈外是正確的，必要的，現在也還是正確的速度。

而且威爾奴因為砲彈離開引力圈外和沒有重力之故，描述三個人或狗輕飄起來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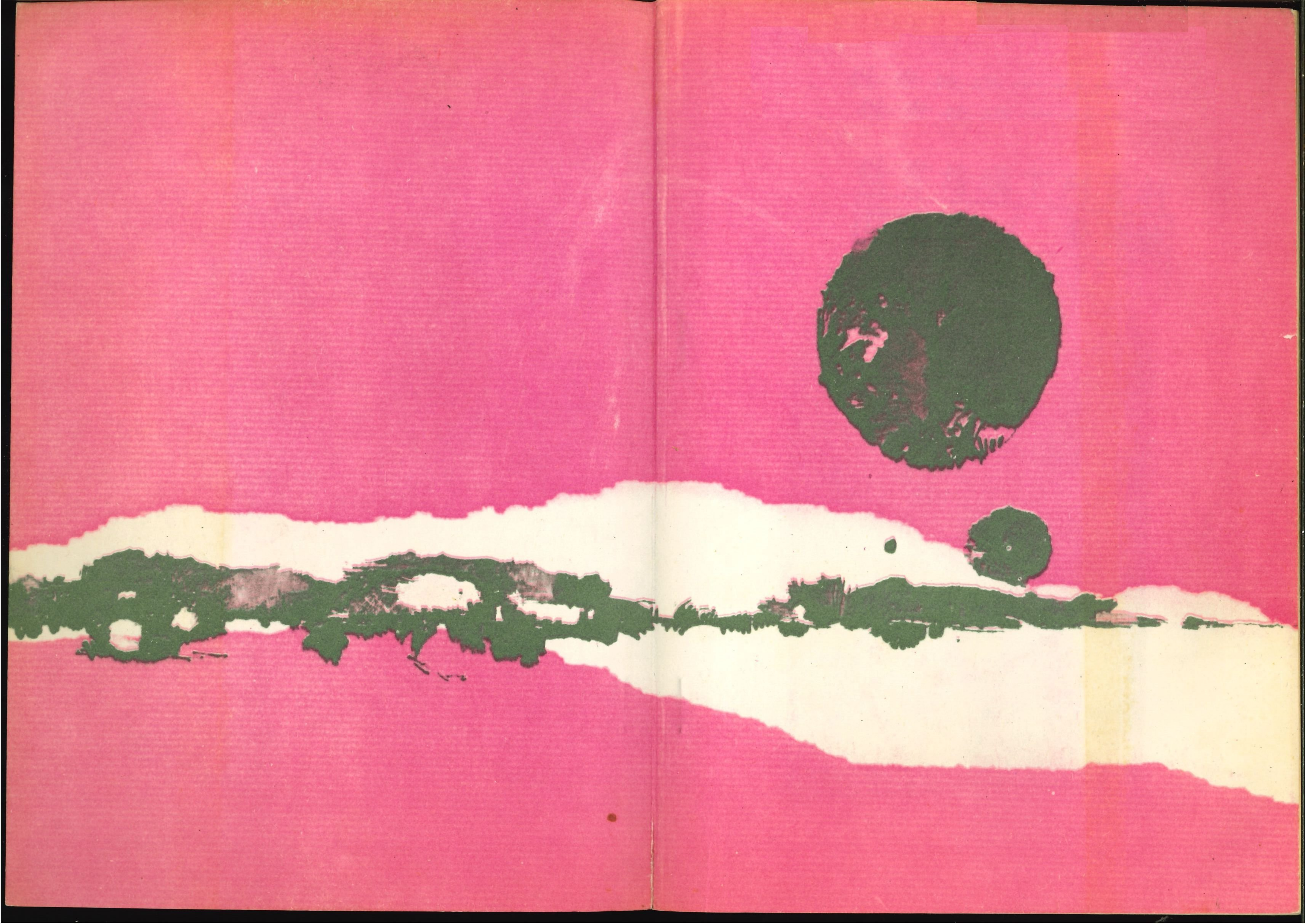
這是距今一百多年前所完成的書，其正確着實令人駭異。

之後過了三十年左右，這次英國著名作家威爾斯著作『月世界最初的人』之SF。

本篇作品與威爾斯作品不同，採用某位科學家所發明的反重力物質奔向月球的小說。

月球既有大氣植物就會茂盛，而且將有月球人之生物住在地底。統治該生物世界的是格蘭特路納，智慧頗高的生物。在直徑約二公尺多的腦裡，生有小眼珠和手腳。月球人接近昆蟲生物、職位分明為其特色。

此外，處理月世界的名作有美國康貝爾的『月球是地獄』、美國克拉克『乾渴的海』等。



20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

約翰・温達哈姆著／葉振聲譯

步行植物的目地是征服人類嗎？

夜空染上一層綠色，流星雨傾盆而降的翌日，世界上的人已失去視覺了。

在連續不斷的自殺、飢餓、傳染病、及混亂之中，食肉的齒裂植物，切斷鎖鏈，開始向人類攻擊——一篇描寫偶然擺脫失明的人們，在極限狀態裡苦鬥的科學奇幻小說之傑作。

